

**ИЗУЧЕНИЕ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2003

汉语
教学
与
研究

ИЗУЧЕНИЕ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Альманах
2003

Российская ассоциация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ей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СОДЕРЖАНИЕ

МЕТОДИКА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刘 丽	语言环境的某些因素对俄罗斯学生学习汉语的影响	3
Т. В. Михайлова.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употребления оборота 差一点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азговорном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9
Цзинь Тао.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е чтение как эффективный способ развития языковых навыков	13
Л. Г. Булыгина.	О роли конкурсов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и речевых навыков и повышении языковых знаний студентов ИСАА	18
Л. Д. Мусабеева.	Опыт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мультимедийных средств в обучении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в МГИМО	21
А.Б.Захарьин.	Методология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взъняня) в ИСАА при МГУ	26
Ю. В. Магдалинская.	Некотор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син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Германии	29

СЕМИНАР ПО 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ГРАММАТИКЕ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Тань Аошуан.	О фразовых модальных частицах (ответ коллеге Юй Сухуа)	47
Тань Аошуан.	Тест по фразовым модальным частицам	53
Тань Аошуан.	Значение, функция и условия употребления оператора LE	54
Тань Аошуан.	Тест на оператор LE	61
Тань Аошуан.	Еще раз на тему заголовков в китайской прессе	63

НЕМНОГО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Я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谭傲霜	中国历史简介	66
	Тест по истории Китая	70
	启发性问题	72

НАУЧНАЯ ТРИБУНА

И. Г. Жуламанова.	Кросс-культурные теории вежливости и стратегии речевого поведения	73
Тань Аошуан.	Локализация органов чувств в наивной картине мира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84
И. В. Войцехович.	Вариантность и синонимия фраз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единиц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89
В. Я. Кофман.	О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Муравей» в области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96

РЕЦЕНЗИИ НА ЛУЧШИЕ КУРСОВЫЕ РАБОТЫ

- О курсовой работе студентки IV курса А. В. Верижниковой*
Текстовый анализ драмы как разновидности речевого жанра на материале пьесы Лао Шэ «Возвращение» 98
- О курсовой работе студентки III курса Д. Г. Ступниковой*
«Субъект сознания в нарративе и эгоцентрические элементы языка (на материале китайского текста)» 99

ИЗ КУРСОВЫХ РАБОТ СТУДЕНТОВ

- О работе К. А. Буробиной* 100
Ксения Буробина Стратегии описания внешности персонажей и установка автора (на материале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прозы Лу Сяня) 101
- Дарья Ступникова Изменение субъекта сознания и его маркировка 114
- Екатерина Багдасарова Форма и содержание жанра *цзы* на примере творчества Ли Цинчжао 119

РЕЦЕНЗИИ

- С. А. Старостин Тань Аошун. Проблемы скрыт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 Синтаксис, семантика и прагматика языка изолирующего строя на примере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127
- М. В. Румянцева И. В. Войцехович и А. Ф. Кондрашевский.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перевод (начальный курс)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130

АНОНС

- А. М. Карапетьянц. О скором выходе в свет «Учебника практическ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Новый курс» 132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 А. С. Клинов. К вопросу 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правовой стороне тибетской проблемы 137
- Е. А. Антонова. Развитие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России и КНР 147

КИТАЙСКАЯ МУДРОСТЬ

- Афоризмы Конфуция (продолжение) 151

ИЗ КИТАЙСКОЙ ПОЭЗИИ

- Из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китайской поэзии
李清照 醉花阴 153
- Из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китайской поэзии
毛翰 陪你走过这个季节 154

ВПЕЧАТЛЕНИЯ О РОССИИ

- 艾達-露西亞——這就是俄羅斯! 155

КЛЮЧИ К ТЕСТАМ

- Ключ к тесту на модальные глаголы 164

МЕТОДИКА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北京语言大学驻莫大汉语教师 刘丽

语言环境的某些因素对俄罗斯学生学习汉语的影响

1. 引子

1. 1.

语言是实践的产物，语言的学习和应用都脱离不了一定的语言环境，最显著的例证就是幼儿学习母语的情况，这种学习是出于自然的生存需求，幼儿处在母语环境中，听觉每天受到大量的母语的刺激，随着人的成长，发音器官的成熟，必然产生与人交流的需要，语言能力也就此一天天增强。

成人学习外语的情况就不同了，他可能到实际的外语环境中去学习，也可能在自己的母语环境下学习，二者孰优孰劣，不能一概而论，对于不同的学习阶段，处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所产生的学习效果也有所不同。

1. 2.

在莫斯科任教近两年来，我不仅接触了俄罗斯学习汉语的俄国学生，同时也接触到一些来俄罗斯学习俄语的中国学生，另外还接触到几位来俄罗斯学习汉语的韩国学生。通过教学及与这些学生的交流，我感觉语言环境对学生学习外语有一些重要的影响！，在此谈一点个人的看法，愿与有兴趣的同仁交流。

来莫斯科大学工作以前，我已得知我的教学对象是一、二年级的学生，想到他们在俄语环境中学习汉语，不能像在中国留学的学生那样有机会经常使用汉语，所以估计他们的开口能力可能不行。但见到学生后，我不禁有些暗暗吃惊，因为他们的口语表达能力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有的俄国学生的语音、语调比不少在中国学习的学生还好，有些人的语感比较好，听起来比较舒服自然。经过分析了解，我发现有些情况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并非所有在国外学习汉语的语言环境就不如在中国学习汉语的语言环境。下面主要想探讨一下在俄罗斯学习汉语的语言环境对学生学习的影响。

2. 内部和外部语言环境现状对学生学习汉语的影响

2. 1.

这里以课堂内外为区别，我们把学生学习汉语的语言环境分为内部语言环境和外部语言环境两个方面。

在此，内部语言环境涉及到授课的教师、使用的教材（包括书面材料和音像资料）、课程的设置、共同学习者等；外部语言环境指的是学生所处的国家地区，即指在目的语国家和在非目的语国家学习这两种情况。

2. 2. 1.

首先谈谈语言环境的第一个要素——教师。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所创设的语言环境无疑是最关键的。就莫斯科的情况看，一般的大学都是由俄国老师（母语为俄语者）和中国老师（母语为汉语者）配合教学，其中语法、翻译等内容主要由俄国老师教授，口语、听力等内容则主要由中国老师教授！，这种配合好比是两条腿走路，自然比一条腿走路要强得多。尤其在初级阶段，主课使用母语讲授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因为与学生使用同种母语的已经亲身体验了学习这门外语的过程，所以教师非常清楚学生在学习这种外语时的难点，以及外语与自己母语的不可避免的某些差别，能够在关键之处与自己的母语进行对比，让学生更透彻地理解所学的外语，学生有各种不同的问题，也可以及时与老师沟通，得到老师有针对性的个别指导。

第二，在学习前，教师可以用母语比较详细地介绍一下汉语的语音、文字、语法等主要特点，让学生对汉语这种外语有一个总体的印象，消除一些深不可测的陌生感。

第三，因为学习外语的学生毕业后多数要从事翻译工作，所以教师可以更多地让学生进行翻译练习，并从中发现学生对所学的内容掌握得是否正确，从而有的放矢地进行指导。

第四，在教授发音部位、汉字、语法等难点时，用母语讲解可以减少误导，并且能够节省学习时间，提高学习效率。

与此同时，中国老师能够给学生提供纯正、自然的语言练习环境，纠正学生的发音及语句表达上的错误，给学生介绍中国人实际的交际语言、生活习俗、文化传统等，给学生创造一个真实的语言交际环境，更有针对性地学习地道的汉语。

2. 2. 2.

教材是学习语言的重要的工具，因而，它同样是学生学习外语的语言环境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在莫斯科，学校里使用的多是国内的《实用汉语课本》的俄文本，这套教材虽然内容有些过时，但语法体系完整，其中的语法注释都配有俄语的翻译，所以学生可以结合老师的讲解，在课外也可以自己学习、

研究。另外在莫大亚非学院的教材中，还增加了许多有针对性的练习，比如使用当地常用的一些词语，练习中增加了许多翻译的内容，以及在某些情景下如何表述的练习。

这种利用母语的优势编写的教材也是综合利用了两条腿走路的优势，一方面课文介绍的是中国文化、历史、文学等有关中国的内容，另一方面又在练习中用母语给出情景，使学生（特别是低年级的学生）一看便知题目的要求，然后再用汉语做出相应的反应，这也是符合人的思维习惯的。对于成人来讲，即使是学了很多年外语的人，仍然主要使用自己的母语进行思维，所以有人主张一开始就全部用外语教学，以培养学生用外语思维的能力，我觉得这样有时是事倍功半，反而增加了学习的负担。而巧妙地利用母语辅助外语学习则是一个很有效的途径。

除了教材以外，学生可以利用的读物还有当地华人出版的几种中文报纸，这些报纸的内容包含的范围也比较广，对于水平较高的学生提高阅读能力会有一些帮助，一般二年级的学生就可以开始阅读报纸了。

但总的来说，中文的书面材料还是不太多，很少在书店里见到中文书籍，有时有大型书展时，会有一些中文的图书出售。

有条件的人可以上网查看各种中文信息，或者通过卫星电视看到中国中央电视台的电视节目，但这并不普及，除非有专门的卫星装置才能收看。

2. 2. 3.

课程设置也是学生学好外语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同样为学生创设了一种语言学习环境。

在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学习汉语的学生，都有自己相关的专业，比如学习经济、历史、语言文学等。低年级的学生以学习汉语言为主，但同时有一些课程使用学生的母语学习有关中国的一些知识，如中国文学、中国地理、中国经济、中国历史等，不同专业的专业有不通的侧重点。

这些课程的设置，为学生提供了学习理解汉语的综合知识，创设了一种比较好的学习汉语言的氛围，客观地形成了良好的语言环境。学生在学习汉语言的同时，也了解了一些有关中国的文化知识，更利于学生理解汉语言中所包含的文化、历史、地理、经济等内容，这些知识都客观地为学好汉语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2. 2. 4.

除了上述的教师、教材、课程设置等内部语言环境因素会对学生学习外语有重要的影响外，在一起学习的学生，即共同学习者也构成了一个小的语言环境。这种语言环境对学生的外语学习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在莫斯科大学，学汉语的学生一般都是俄罗斯人，只有个别学生来自韩国、日本，所以学生之间一般很少会使用汉语进行交流，从这一方面来讲，这是个不太有利的学习环境；但有利的一面是，老师讲解起来

比较容易，尤其是俄语老师讲解语法，进行！翻译练习，都很方便，学生之间也可以经常有效地交流学习的体会。所以从另一方面看，这又成了俄国学生学习汉语的有利的语言环境。

但这种语言环境对于其中的外国人则是弊大于利，有利的是，有时他们可能会用汉语与同学交流（但初级阶段基本是使用俄语）；不利的是，有些外国人的俄语水平不够高，对老师用俄语讲解的内容似懂非懂，练习中出现的低级的错误也比较多，很难！跟上学习进度，一般认为韩国、日本学生懂汉字，在学习汉语时应该比俄国人占有优势，但这里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如果他们不能很好地理解课堂上老师所讲的内容，即使会写汉字也无济于事。

2. 3.

除了上述的内部语言环境外，前文提到了《外部语言环境》，这就是指学习者所处的地域，即指其处在目的语国家和非目的语国家学习外语时可能接触到的语言环境这两种情况。

学习汉语当然是在中国学习语言环境最好，这是无疑的。但正如前文所述，在初级阶段处在母语环境中学习似更为有利。当然这需要一定的条件作为前提，即要保证教师和教材的质量，如果教师发音不准，语言水平不够高，教材不合适，开始的语言基础打得不好，反而会出现相反的结果，比如有时在中国见到的一些外国进修生，汉语的发音很差，甚至影响与人的交际，而要改变这种情况又非常困难，倒不如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相对而言在中国正规的大学或语言学校学习，教学的质量是有所保证的。

在莫斯科的语言环境怎么样呢？我认为对学习汉语的俄罗斯学生来说，还是比较好的。特别是在莫大亚非学院，每年都有几位中国老师在此任教，语言环境相对会更好一些。

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在俄罗斯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多了，据一些教学汉语的俄国人讲，过去他们能接触到的多是一些经商做买卖的人，素质相对来说不够高，而现在在俄罗斯留学、进修的中国留学生就有数千甚至上万之多，其中不乏博士、硕士等高级人才，这样相对于学汉语的俄罗斯学生的数量来说，就有非常好的语言环境，一般中国人都比较热情友好，也愿意结交懂汉语的俄罗斯朋友，彼此在语言学习上也可以互相帮助，因此俄罗斯学生说，交中国朋友还是比较容易的，从莫大学生会组织的外语俱乐部也可以看到，想来练习俄语的中国学生总是大大多于练习汉语的俄罗斯学生，所以客观上给学习汉语的俄罗斯学生提供了良好的语言实践环境。

另外，在俄罗斯学汉语的俄罗斯学生，学完一年以后就有可能找到打工的机会，比如在俄罗斯有不少华人公司需要临时的翻译，每年都有大批的中国旅游团、贸易代表团来访，还有不少中国的商品展览会在莫斯科举行，需要找翻译或导游，因此许多学生就可以利用他们熟悉当地

情况，又能说一些汉语的条件，找机会当导游、当翻译，这样不仅得到了相应的报酬，更是语言实践的好机会，有的学生通过这样的锻炼，原来不流畅的口语变得流畅多了，甚至不太标准的语音、语调也有了改观。相对而言，在这里打工的机会可能比在中国还多，因为在中国他们不如中国人了解中国的情况，不占地利的优势，另外在中国又有大量学习俄语的人才与之竞争，而在这里的优势则比较明显。

此外，有些学校还有专门的语言俱乐部，练习外语口语，莫大的语言俱乐部总是吸引了许多想练习口语的俄外学生，有不少学汉语的俄罗斯学生在那里找到了可以互帮互学的中国朋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莫斯科汉语教学中心在中国大使馆的帮助下，每年都组织一次全莫斯科的大型汉语表演，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练习汉语的机会，学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积极准备排练节目，以话剧、小品、独白、朗诵、歌唱等各种形式练习汉语口语！。这两年莫大亚非学院一、二年级学生表演的话剧《雷雨》片断、《黄河大合唱》等节目，都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显然，这些汉语实践对参加表演者汉语水平的提高是很有好处的，因为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表演，而且由此可以激发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不少学生家长、朋友来观！看演出，学生自己表演取得了好成绩，会有很大的成就感；另外他们看到别人有那么出色的表演，也会激发自己今后更努力地学习汉语。

总而言之，在莫斯科练习汉语口语的语言环境应该说是比较好的。

3. 结语

3. 1.

实践证明，要充分掌握一种语言，除了在书本上、课堂里学习必要的语言知识外，实际的应用则是更为重要的，或者说是必不可少的。

语言的应用离不开语言环境这个重要的背景，无论在哪里学习哪种外语，都需要充分地利用语言环境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上文只是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莫斯科学生学习汉语的语言环境的一些方面，由此也可以看到语言环境对学习外语的重要作用，然而语言环境涉及的因素也是比较复杂的，限于本人观察研究有限，有学多问题还没有涉及到，比如学习者对环境的利用问题，如何弥补语言环境的缺陷，也就是如何主动地去创设有利的语言环境等问题都很值得探讨。这里再简单谈一些浅见，希望得到与会专家、同仁的帮助指教。

3. 2.

关于学习者对语言环境的利用的问题，我感到有两点比较突出，一个是初学者在哪种语言环境中学习外语效果更佳的问题。根据前文所述，我觉得有条件的话，还是在母语环境中学习外语比较好。初学者由于语言水平太低，在目的语环境中，听不懂电视、看不懂报纸，无法与人交流，甚至连课堂上老师的讲解也是似懂非懂。这样，学生即使是处

在外语环境中，也无法充分利用该地语言环境的资源，最大的优势就是常有大量的目的语的语言信息在刺激着人的感官，语感会比在母语环境下学习强得多，但学习的成本也高了许多，效果却不一定更好。在这里学习俄语的一些中国学生就面临这样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认为初级阶段在母语环境中学习外语比较好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某种外语后，再到外语环境中学习，则会使语言水平提高得更快。

3. 3.

对语言环境的利用的程度也与学习者的性格有关。那些天生喜欢交际的人，会自如地运用自己身边的语言环境，想方设法练习所学到的语言知识；而比较内向胆小的人，则时常怯于开口。因此教师应鼓励学生大胆地开口练习，帮助他们战胜畏惧出错的！心理。无论如何，良好的语言环境以及适当地运用这个条件，都会有助于外语的学习，而且这种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

3. 4.

在中国学习汉语的语言环境的确很优越，北京语言大学的初级水平汉语教学课程中还专门开设了语言实践课，利用文艺表演（小品、相声、笑话、故事等）、采访、参观、等形式为学生提供尽可能多的语言实践机会。深受学生的欢迎。

但对初级水平的学习者来说，要用汉语来理解课文中的许多文化现象还确非易事，这也是让汉语教师头疼的事。因为面对初级水平的学生，很难用所学的外语来让其充分地理解语言中所包含的复杂的文化等各方面的知识，有时教师要想法设法让学生理解一些问题，可能解释了半天，学生还是莫名其妙或似懂非懂。因此国内的初级汉语教学不妨在课程设置时，安排一些较大型的中国知识讲座，用学生的母语多介绍一些有关中国文化的知识，这样就能给外国留学生（特别是初学者）提供一个较好的理解汉语的语言学习环境，有利于促进学生的汉语学习。

3. 5.

综上所述，自然的语言环境及如何创设有利于汉语学习的语言环境，都包含许多综合的复杂的因素，这其中的各个因素对一种外语的学习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所以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也应更多地关注这个问题，以期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这里谈到的只是本人这两年在俄罗斯教学的一点体会，在此提出一些不太成熟的看法与大家交流，诚恳地希望得到与会专家、同仁的批评指正。

2003年5月于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УПОТРЕБЛЕНИЯ ОБОРОТА 差一点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АЗГОВОРНОМ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1. В процессе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употребление оборота 差一点 (差点儿) нужно оговаривать особо. Руководствуясь только словарной статьей, иностранцы не всегда правильно понимают смысл фразы. К примеру, в 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ом словаре (КРС) переводится как «几乎 чуть не; чуть-чуть не; едва не». Далее даются примеры, иллюстрирующие правила употребления 差一点

1. 我差点儿摔倒 я чуть не упал
2. 他差点儿没赶上火车 он чуть (чуть-чуть) не опоздал на поезд

2. Фраза с 差一点 принадлежит к разговорному или, во всяком случае, ярко эмоционально окрашенному стилю. Она всегда содержит оценку произошедшей ситуации.

Принцип понимания предложения с оборотом 差一点 сводится к следующим правилам (см. табл. 1) :

$$\begin{array}{lcl} \text{差一点} + V = & \begin{array}{l} \text{А)} \\ \text{Б)} \end{array} & \left| \begin{array}{l} \\ \text{не } V \end{array} \right. \end{array}$$

I.

- II. 差一点+ 没 + V = А) не V, если V — гл. неконтролируемого действия
Б) V, если V — глаголы контролируемого действия

Таблица 1

	差一点 + V	差一点 + 没 + V
А Предикаты неконтролируемого действия	IA 差一点忘了 «не забыл»	IIA 差一点没忘 «не забыл»
Б Предикаты контролируемого действия	IB 差一点赶上火车 «не успел»	PIB 差一点没赶上火车 «успел»

Правило I четко соблюдается, и, наверное, не стоило бы обращать особого внимания на оборот 差一点, считая его просто одним из отри-

цательных слов наряду с 不 и 没, если бы не правило II. Когда после 差一点 идет отрицание, единых механических правил понимания и перевода фразы с 差一点 нет. Для ее правильного употребления мы не можем обойтись без 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го анализа. Рассмотрим подробнее различные варианты употребления оборота с 差一点.

IA. В случае IA 差一点, как правило, переводится н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как «чуть не»:

1. 差点儿忘了 [я] чуть не забыл (中级口语)
2. 我差一点上当 меня чуть не обманули
3. 物理差一点得 3 分 по физике чуть было не получил тройку [видимо, получил 4] (虚词)

Чаще всего оборот 差一点 вводится для описания ситуации, которая (IA, ПА)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ся говорящим как нежелательная — как неприятность, до реализации которой оставалось совсем немного, однако ее удалось избежать. Общее значение высказывания —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е, чуть было не произошло...»

Для передачи такого смысла во фразе с 差一点 обычно задействованы предикаты неконтролируемого действия «упасть в обморок», «умереть», «получить двойку», «опоздать». Это предикаты с семантикой отрицательной оценки — или постоянной, заложенной в значении глагола, или временной, являющейся отрицательной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говорящего и проявляющейся только в данной ситуации (пример 7). Неконтролируемым мы называем действие, совершенное без желания агенса. В семантику предиката неконтролируемого действия входит компонент «не прилагать усилия для достижения состояния V», «не стремиться к достижению результата V».

1. 去年 6 月印巴之间差一点爆发战争... (人民网 20/01/2003) в июне прошлого года между Пакистаном и Индией чуть было не разразилась война
2. 你总算来了, 客人差一点走了 наконец-то ты пришел, гость чуть было не ушел

ПА. После 差一点 возможно употребление отрицания 没, которое при предикатах неконтролируемого действия не влияет на смысл высказывания, однако делает его еще более экспрессивным.

Например (ПА):

1. 我差点没摔倒 я чуть не упал [не упал]
2. 打开灯, 我差点没晕过去 (人民网 01/03/2003) включив свет, я чуть не упал в обморок

3. 他 急得差一点没从椅子上蹦起来 (人民网 09/11/2000) от волнения он чуть не вскочил со стула [не вскочил]
4. 差一点没把杯子打碎了 чуть не разбил стакан

Наличие 差一点 подразумевает наличие крайней точки, до достижения которой почти доходит действие, поэтому предикат, описывающий ситуацию, также несет в себе значени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достижения предела, т. е. по 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му типу относится к предикатам достижения (см.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ю в Тань Аошунан, 2002). В китайских электронных средствах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наиболее частотными по употреблению в сочетании с 差一点 оказались предикаты «умирать» (死 или более разговорный 丢命), «пролить слезы» (掉泪), «терять сознание» (晕), которые составляют устойчивые сочетания, обозначающие, как правило, крайнюю степень эмоционального или физи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состояния человека.

1. 感动得差点没掉下眼泪 [глубоко] тронут до слез (букв. тронут [так, что] чуть слезы не выступили из глаз) (人民网 19/11/2001)

Из вышеизложенного вытекает, что оборот 差一点 встречается в ситуации, уже имевшей место, которая передается по русски глаголами прошедшего времени совершенного вида.

ИБ. Оборот с 差一点 употребляется также с предикатами, имеющими положительную семантику или хотя бы выступающими в качестве таковых в данном контексте (ИБ, ИБ). По мнению говорящего, к достижению действия, выраженного глаголом, нужно было стремиться и прилагать усилия для его выполнения (см. примеры 2, 8—12, 16—17). В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ость случаям IA, IIA здесь прослеживается попытка агенса установить контроль над ситуацией, и,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в ситуациях ИБ, ИБ используется предикат контролируемого действия. Китайские лингвисты называют его «желаемым» действием (虚词-1998, 现代-1996, с. 90—91, см. также Прядохин, 2000, с. 76—78).

Целью высказывания становится сообщение, что, к сожалению, близкая к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ю желаемая ситуация так и не смогла произойти (ИБ, примеры 8—12) или осуществилась, но ее реализация чуть не была сорвана (ИБ, примеры 2, 16—17).

При предикатах контролируемого действия (ИБ) в конструкции 差一点 + V более удачным переводом 差一点 является «чуть было не». Заметим, что как после «чуть не»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так и после 差一点 в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ся употребление глаголов неконтролируемого действия.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конвертация «чуть не» в «чуть было не» придает любому следующему после нее глаголу оттенок произвольности действия. Аналогичную роль в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выполняет, по-видимому, 就, часто употребляющееся сразу после 差一点 в ситуации ИБ.оборот 差一点 подчеркивает, что ситуация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ся говорящим как престижная, как некое достижение.

1. 他差一点就考上大学 я чуть было не поступил в институт [не поступил]
2. 差一点得了个 5 分 я чуть было не получил пятерку [не получил] (虚词)
3. 我差一点 (就) 赶上火车 чуть было не успел на поезд [не успел] (虚词)

ИБ. Постановка после 差一点 отрицания соответствует правилам математической логики и отрицает ситуацию ИБ, меняя,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смысл высказывания на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ый.

Сравним ИБ:

1. 差一点没得上 5 分 букв. «чуть было не не получил 5 [получил]» (虚词)
2. 差一点没赶上火车 чуть не опоздал на поезд (букв. «чуть было не не догнал поезд [успел]»)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при употреблении оборота 差一点 с отрицанием смысл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зависит от характера предиката. При предикате неконтролируемого действия ситуация не осуществилась, при предикатах целевого, «желаемого» действия — ситуация реализовалась.

3. оборот 差一点 дает лингвистам уникальный языковой материал. При одной и той же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ой структуре и минимальной разнице в компонентах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полярно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ых значений ситуации зависит от типа предиката. Немаловажную роль в объяснении этого явления играет понятие нормы, актуальное для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Как пишет Тань Аошуан, «в наших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х о мире норма — это исходное, немаркирован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вещей» (Тань Аошуан, с. 600). Понятие соответствия норме или отклонения от нее скрыто в предикатах, употребляющихся в обороте с 差一点, однако проявляется это только при отрицании.

Литература:

1. КРС — 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Шанхай, 1997.
2. Прядохин — Прядохин, Прядохина. Краткий словарь трудностей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М., 2000.
3. Тань Аошуан. Проблемы скрыт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 Синтаксис, семантика и прагматика языка изолирующего строя. На примере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М., 2002.
4. 现代 — 现代汉语八百词. 北京, 1996.
5. 虚词 — 现代汉语虚词词典. 北京, 1998.
6. 中级口语. 北京, 1986.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Е ЧТЕНИЕ КАК ЭФФЕКТИВНЫЙ СПОСОБ РАЗВИТИЯ ЯЗЫКОВЫХ НАВЫКОВ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ь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го чтения в развитии языковых навыков при изучении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языка общепризнанна. Однако традиционно считают, что чтение вместе с говорением, аудированием и письмом должны быть параллельно развиваемыми навыками обучаемого, и чтение воспринимается обычно только как один из аспектов, направленный, главным образом, на развитие умения извлекать необходимую информацию из печатн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В подобной методике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е чтение начинают только после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у обучаемых определенных базовых знаний. По нашему мнению, чтение нельзя воспринимать только как один из рядовых аспектов; оно должно быть основой всего процесса обучения, и обучаемому необходимо начинать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е чтение как можно раньше. К такому выводу мы приходим исходя из следующих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й:

а) чтение само по себе увеличивает зрительный контакт с иероглифами, что улучшает их запоминание. Такой способ расширения словарного запаса имеет преимущество еще в том, что слова сразу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ся в реальной ситуации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и смысловая нагрузка их воспринимается более адекватно;

б) для студентов, обучающихся вне языковой сферы, чтение иноязычных текстов является главным источником получения полного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 об изучаемом языке. При чтении повторяются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е конструкции с новым лексическим наполнением, что позволяет еще глубже проникать в их суть. Кроме того, массовое чтение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примеры для подражания при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высказывания и способствует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ю «языкового чутья», т. е. фактически укрепляют нормы мышления на данном языке.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через чтение обучаемый получает некую все более расширяющуюся базу знаний, которая является пока пассивной, поскольку она еще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полностью использована для передачи собственных мыслей. Но на основе этой базы другие аспекты,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способны создать единый сплоченный цикл. Новые слова и конструкции укрепляются через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наконец, высказываются обучаемым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 для передачи собственных мыслей. В итоге пассивная база знаний постепенно превращается в активную.

Исходя из такой позиции автором разрабатываются три учебных пособия, обеспечивающие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е чтение материалами возрастающей сложности. При отборе и адаптировании материалов автор также следует следующим принципам: во-первых это актуальность с языков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лексический и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й состав текстов для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 что должно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ть их включению в собственный лексикон обучаемых; во-вторых, через чтение обучаемые должны получить информацию не только о культуре, традициях, и истории Китая, но и 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что является немаловажным для их работы с носителями языка в будущем.

Первое изданное пособие «Чтение по-китайски. Домашнее чтение на начальном этапе обуч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Изд-во Дальневост. ун-та. 1998. 92 с.» предлагается для чтения после оформления начального словарного запаса в размере до 100 иероглифов. Пособие, рассчитанное на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в течение первых 2 семестров обучения, включает 36 текстов — от адаптированных автором текстов до несложны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китай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Второе пособие разработано для чтения на следующем этапе, когда у обучаемого словарный запас возрастает до 1000 иероглифов. Главные тексты подобраны из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китайских журналов, в частности, «读者 READERS», «世界博览 WORLD VISION», в пособие также включены рассказы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китай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в полном или сокращенном виде. Следуя за каждым главным текстом, прилагаются краткие сведени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с целью ознакомить обучаемых с публицистическим жанром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Третье пособие для чтения на заключительном этапе обучения составляется из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преимущественно из современных «толстых» журналов, таких как «人民文学», «小说月报», «儿童文学»; в пособие также включены и несложные для восприятия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известных писателей 老舍, 鲁迅, 巴金 и др.

Как отмечалось выше,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е чтение должно образовать у обучаемых некую пассивную базу знаний. Аудиторная работа, включая различные формы упражнений и контроля, должна быть направлена на активизацию этих знаний, что в конечном итоге, должно выразиться в формировании навыков передачи собственных мыслей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Одна из главных трудностей для обучаемого на начальном этапе изучения языка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запоминании иероглифов, поэтому в первом пособии предусмотрено:

- введение новых слов на базе уже хорошо знакомых иероглифов, что позволяет расширять словарный запас без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ого запоминания иероглифов;
- ввод большинства новых иероглифов за счет «старых», имеющих большую степень сходства по основным ключам, при этом на занятии обучаемым предлагается составить список этих «иероглифов-родственников», что позволяет улучшить их различение и запоминание;
- включение в каждый текст небольшого количества совсем незнакомых иероглифов и повтор большинства из них в следующих текстах.

Другая задача начального этапа обучения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укреплении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х норм. Для этой цели предлагается упражнение «заполнение пробелов», которое концентрирует внимание на ключевых элементах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Важным принципом развития навыков чтения является, на наш взгляд, исключение внутреннего перевода на родной язык. В связи с этим выполнение переводов не рекомендуется как способ контроля понимания текста. Для этой цели предлагаются такие упражнения как определение соответствия высказывания содержанию текста, ответ на вопросы и задание различных вопросов к каждому предложению. Последние 2 вида упражнений так же хорошо способствуют развитию устной речи.

На этом этапе очень желательно чтение вслух.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оно укрепляет и развивает фонетические навыки,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по интонациям и паузам чтения можно достаточно легко судить о степени понимания текста, что позволяет более эффективно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аудиторное время занятий.

Средний этап освоения языка должен быть этапом интенсивного расширения словарного запаса у обучаемого и роль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го чтения на этом этапе особенно важна. Специфика иероглифического строя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такова, что на этом этапе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езнакомые иероглифы встречаются все реже, а новые слова, главным образом, являются новыми комбинациями уже знакомых иероглифов. Понимание различных аспектов значений этих иероглифов при этом углубляется и расширяется. Эту специфику, безусловно, следует учитывать и активно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в процессе обучения. В связи с этим достаточно большая часть аудиторной и контрольной работы направлена на укрепление и расширение лексической базы. Формы этой работы могут быть самыми разнообразными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содержания и жанра текстов; перечислим некоторые из них.

1. *Создание словарных сетей.* Ядрами сетей являются особо «плодотворные» для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я иероглифы. Такая работа часто в начале выполняется обучаемым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 а на занятиях происходит взаимный обмен, что позволяет эффективно наполнять эти сети.

2. *Поиск синонимической связи.* В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как правило, избегают повторного употребления одного и того же слова или оборота и в текстах часто встречаются различные выражения с идентичным смысловым наполнением. Вместе с такими материалами можно выдавать список слов или выражений, уже знакомых обучаемым, и их задача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поиске синонимов без помощи словаря.

3. *Запоминание устойчивой комбинации слов.* Комбинирующие слова разделяются на две колонки и после чтения текста обучаемым предлагается снова их соединить.

4. *Сравнение лексики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стиля и разговорной речи.* В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ным фактом является существенное различие выражений одинакового значения для официально-публицистического жанра и разговорной речи. Как отмечалось выше, второе пособие содержит тексты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При чтении этих текстов обучаемым выдается список уже хорошо знакомых разговорных выражений и они должны найти в тексте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им более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выражения без обращения к словарю, то есть на основе прогнозирования общего содержания текста. Или же наоборот — выделить в тексте эти выражения и попробовать сформулировать их иначе. После такого рода упражнений обучаемые могут передавать полученную из текста информацию с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 уже привычных разговорных выражений, что является хорошей тренировкой устной речи.

Работа над лексикой неотделима от работы над укреплением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х знаний, в частности, касающихся различной комбинации глагольных форм или глаголов с результативными элементами (РЭ) разного рода. Часто обучаемые, легко воспринимая значения этих форм при чтении, редко употребляют их в собственной речи, что мешает им точно выразить различные оттенки мысли. Поэтому уместны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е упражнения для концентрирования внимания на этих формах: после чтения одного или нескольких текстов целесообразно предложить найти все выражения одной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ой формы, например, глаголы с различными РЭ, классифицировать их по принципу наличия общего глагола или одного и того же РЭ, еще раз уточнить их значения. После этого можно выполнить письменную контрольную работу с заданием выбрать или внести нужный глагол или РЭ в конкретное высказывание. Также можно

предложить устно описать некую ситуацию, в которой употребление этих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х форм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На заключительном этапе обучения наше внимание еще больше направлено на развитие навыков устной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 Чтение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является эффективным средством достижения этой цели: после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го первичного чтения на занятиях обсуждаются не до конца понятые места текста. Следует предложить обучаемому выразить ту же мысль по иному, что, зачастую, сводится к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ю хорошо знакомых и более простых разговорных средств. Затем обучаемому предлагается разделить сюжет на несколько фрагментов по изменению ситуационной обстановки или по временному порядку развития событий. Для каждого фрагмента надо найти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 какие лица присутствуют, каковы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ними, в какое время и в какой обстановке развиваются события и, наконец, ч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Давая ответы на эти вопросы, обучаемый уже не чувствует себя растерянным перед задачей пересказа и постепенно приобретает навыки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и логично передавать свои мысли доступными средствами, то есть эффективно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ту базу, которая у них сформировалась после второго этапа обучения.

Представленный в настоящей работе методический подход к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му чтению как эффективному способу изуч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апробирован автором в течение двух с половиной лет на различных этапах обучения во Владивостокском институт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ДВГУ. Естественно, результаты во многом зависят от самих обучаемых. Но результаты апробации позволяют однозначно утверждать, что обучаемые реально почувствовали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освоения за достаточно короткий период все более усложняющегося материала, что придавало им уверенность и стимул в этой нелегкой работе — овладении китайским языком.

О РОЛИ КОНКУРСОВ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И РЕЧЕВЫХ НАВЫКОВ И ПОВЫШЕНИИ ЯЗЫКОВЫХ ЗНАНИЙ СТУДЕНТОВ ИСАА

Ежегодные конкурсы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проводимые Московским центром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с каждым годом привлекают к себе все больший интерес студентов-китаистов, желающих принять в них участие. Растет число участников и победителей конкурсов и среди студентов ИСАА при МГУ им. М. В. Ломоносова. Лучшие из них, как правило, удостоиваются первых и вторых призовых мест. В 1999 году, например, в итоге спецконкурса, проведенного Посольством КНР в честь 50-летия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НР, студентка ИСАА Ступникова Даша была удостоена гран-при и поощрена поездкой в КНР. В число неизменных призеров многих конкурсов входят Лена Кузнецова и Маша Осташева (в жанре «сяншэн»), Алина Вережникова и Даша Ступникова (в жанре скороговорок, диалогов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прозы), Левон Саркисян и Сергей Мельник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проза). Сергей Мельник во время стажировки в Пекине был приглашен для съемок полнометражного фильма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Лучшие работы наших студентов-призеров были записаны на пленку и переданы по радио «Голос России» для китайских радиослушателей. Среди них «Сказка о рыбаке и рыбке» А. С. Пушкина (музыкальная композиция) в исполнении студентов первых двух курсов, рассказ Чехова «Ванька» в исполнении студента Межвузовского факультета Станислава Савельева,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е Пушкина «К морю» (Павел Ксензов). Среди призеров последних конкурсов Ксения Бурбина, Сергей Кондрашевский, Марина Цебанова, Ольга Черникова (призер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конкурса в Шанхае в 2002 г.) и многие другие.

По общему признанию членов жюри конкурсов и других носителей языка, студенты ИСАА отличаются нормативным тонально-ритмическим говорением, в большинстве своем четкой дикцией, правильным интонированием и достаточно высоким уровне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выразительности, что обеспечивает полное понимание и восприятие китайским слушателям сценического текста. Отнюдь не умаляя достоинств победителей конкурсов из числа студентов других вузов, позволим отметить, что массовые достижения на ежегодных конкурсах наших студентов никак нельзя назвать случайными. Это — несомненный плод не только огромного совместного труда и интереса к сценическому творчеству со стороны студентов и педагогов-репетиторов, таких как Тань Аошун, Чжан Лина, Ло Мэй, Лю Ли и др., но и результат определенных методических приемов по постановке фонетики и устной речи в ИСАА. Подготовка к конкурсам практически стала неотъемлемой составной частью сам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обучения.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конкурсы

являются огромным стимулом для дальнейшего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я фонетических и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о-речевых навыков, языковых знаний студентов. Все это было бы невозможно без сложившейся школы и практики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фонетики в ИСАА. Тональное говорение вошло прочно в практику обучения со времен известного специалиста по китайской фонетике Т. П. Задоевко и стало неотъемлемым требованием на кафедре китайской филологии ИСАА на всех ступенях обучения. В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когда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ый метод обучения иностранному языку стал общепризнанным, мы стараемся по инициативе профессора кафедры Тань Аошуан вводить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ое обучение с первых дней занятий на первом курсе, что неразрывно связано с акцентированно-ритмическим и паузированным говорением.

В нашем выступлении в августе 1999 года на 6-м Всемирном конгрессе по преподаванию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мы изложили основополагающие принципы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китайской фонетики в ИСАА и отметили как один из ведущих принцип акцентированного говорения, базирующийся на выделении смысловых элементов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В практике обучения сложность состоит в сохранении и удержании под контролем основных мелодических параметров каждого слогового тона как в предударной, так и в постударной позиции. Метод акцентирования звучащей речи со смысловыми акцентами обеспечил новый — не механический, как прежде, а осмысленно-логический подход к произнесению всех речевых единиц с максимальным приближением к живой китайской речи. В этом и есть суть речевой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 — быть понятым сразу,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без переспросов.

Учебник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проф. Тань Аошуан, используемый нами в учебном процессе, дает в основном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е обоснование правил не только логического акцентирования, но и специфически китайских акцентов внутри фразы (определяющих и наречных компонентов, указательных местоимений, числительных, отрицательных частиц и др.). Очень важным является также правильное ритмомелодическое построение с обязательной паузировкой между синтагмами.

Однако, особенно на первых этапах обучения, неизбежной остается борьба с интерференцией родного языка, в частности, на уровне интонации фразы, в говорении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Задача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я в таких случаях — дать образцы не только нормативного произнесения фразы с необходимыми темпоральными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ми, но и четко пояснить *механизмы* акцентных выделений, ритмического деления на синтагмы, логической паузирования. В частности, очень важным моментом в природе смысловых акцентов китайского слога является «ударение» не за счет *силы*, а за счет *долготы* произнесения слога (пр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ем укорачивании постударных компонентов). В механизме акцентного выделения очень важную роль

также играют пред- и постударные паузы,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ее повышение общеригистрового уровня предупредной части и понижение регистра постударной части, именуемые «подъезжанием» к ударному слогу и «подвешиванием» постударной части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Одним из широко применяемых нами упражнений в этой области является произнесение одной и той же фразы с перенесением логического ударения на разные члены предложения (ср. «Мама вчера заболела», «Мама *вчера* заболела» и «Мама вчера *заболе-ла*»). Логическое ударение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связывается с вопросом собеседника (решение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ой задачи).

Достижение устойчивых, а не случайных интонационно-речевых навыков обеспечивается принципом *многократности* повторения с нормативным показом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я и своевременной коррекцией произнесения обучаемых по схеме: учитель — студент — снова учитель — вся группа. *Хоровое проговаривание* под строгим контролем да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быстрого запоминания звукомелодической структуры речевой единицы.

Все вышеперечисленные принципы мы стараемся переносить и на любой текст конкурсной программы с еще более массивной отработкой всех звуковых, интонационных и персонифицированных оттенков речи, прибавляя более сложные задачи выразительности речи. Можно с полным основанием утверждать, что подготовка к конкурсам является органичным продолжением нашей аудиторной работы по выработке навыков звучащей речи на всех уровнях.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 выход на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овый уровень осмысленно-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ого рече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Вместе с тем, значительно расширяется лексический запас, уровень понимания и даже уровень перевода с китайского на русский, что видно на примерах курсовых работ (Ступникова «Критерии восприятия сверхфразовых единиц в тексте на примере рассказа Лао Шэ «Горячие пирожки»» — конкурсная работа; Вережникова «Маркеры минимальных диалогических единиц» — работа тесно связана с конкурсными диалогами).

Участие в подготовке к конкурсу подводит студента к формированию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овой для него иноязычной звуковой системы, к выходу на более глубокое и осмысленное понимание текста благодаря правильной интонации и ритмике речи.

Сценическое творчество делает студента более раскованным и уверенным как в поведении, так и в языке, а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самовыражения на сцене приводит его к новому уровню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ых навыков, умению и желанию живого общения с носителем языка, усиливает его интерес к языку, к дальнейшей работе с языком, дает ему уверенность, что его речь не только будет понята носителем, но может вызвать у него симпатию и даже восхищение

ОПЫТ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МУЛЬТИМЕДИЙНЫХ СРЕДСТВ В ОБУЧЕНИИ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В МГИМО

Особый строй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диктует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особых видов работ при его обучении. Мультимедийные средства облегчают некоторые методические задачи в обучении иностранному языку и расширяют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охвата изучаемого материала. Так, упражнения, направленные на выработку и закрепление навыков аудирования, занимают значительн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учебного времени, в силу того, что огромную трудность для понимания на слух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фонетическая специфика китайской речи: наличие множества одинаково звучащих, но выражающих разные значения слогов-омофонов, а также тональная система и темп речи, который значительно выше среднего темпа речи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всего процесса обучения с начального этапа и до продвинутого, независимо от содержания и форм используемых аудиовизуальных средств, неизменно присутствуют такие виды работ как расшифровка и запись иероглифами услышанной речи,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е и синхронное проговаривание за диктором, озвучивание.

Эффективными вспомогательными средствами в обучении такому сложному языку, как китайский, служат оцифрованные учебные аудио- и видеоматериалы,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е фильмы, Интернет, спутниковое телевидение КНР, учебные мультимедийные программы.

На 1—2 курсах мы используем учебник «Практический курс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качестве основного учебного материала. Помимо этого в нашем распоряжении есть несколько коммерческих учебных программ китайск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которым отводится роль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х средств. Из них активно используется мультимедийная программа «Стандартный курс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выпущенный Пекински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ом, который состоит из 2 компакт-дисков, 6 книг 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х магнитофонных записей. Содержание текстов 60 уроков очень разнообразно, актуально и отражает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культуры, истории, общества Китая. Курс соответствует основному учебнику по тематике. Уроки представлены по принципу от простого к сложному, упражнения и различные тесты для самоконтроля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т уровню знаний студентов и подходят как для работы в аудитории, так и для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й работы. Ценность этого курса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еще и в том, что он да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осуществлять взаимосвязанное обучение различным видам речев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Презентация учебного материала осуществляется посредством видеокадров, мультипликации, кар-

тинок, звука и иероглифов, что стимулирует умственную и речевую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способствует выработке необходимого темпа работы. Это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повышает мотивацию обучения и интенсифицирует уч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Данный курс хорошо зарекомендовал себя на этапе повторения учебного материала и в качестве наглядного средства при подготовке к сдаче квалификационного экзамена по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По окончании изучения первой части стабильного учебника «Практический курс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то есть, когда уже пройден фонетический курс, накоплен определенный лексический запас, усвоен определенный объем грамматики, мы начинаем работу с мультимедийной программой «Прогулки по Пекину» в качестве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ого материала к учебнику «Практический курс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часть 2 для более наглядного знакомства с китайскими реалиями, образцами речевого поведения. Этот курс разработан на основе учебного видеокурса Пекин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языков, предназначенного для англоязычных студентов, изучающих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Ценность этого курса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доступности языковых средств разговорного стиля повседневного общения. Он состоит из 20 уроков, охватывающих широкий круг тем: приезд в Китай, знакомство, покупки, спорт, медицина и т. д. Включает в себя оцифрованную версию видеозаписи, фонограмму, сценарный лист, словарь и упражнения. Каждый урок состоит из основной части, представляющей определенную тему в форме диалога или полилога и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ой части в форме отдельных коротких сценок иллюстрирующих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определенных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х явлений.

В работе с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 этого учебного материала преследуются следующие цели:

- обучение восприятию естественной речи на основе экранного действия;
- развитие навыков аудирования;
- развитие навыков подготовленной и неподготовленной монологической и диалогической речи;
-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е темпа речи, а также произносительных и интонационных навыков;
- активизация и расширение лексического и иероглифического запаса;
- активизация и закрепление пройденного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ого материала.

Этот учебный материал рассчитан на 32 аудиторных часа. На один урок отводится в среднем 2—3 занятия по 45 мин.

Примерная схема работы над отдельным уроком

Занятие 1.

1. Первичный показ видеофрагмента основной части урока с установкой на общее понимание. Во время демонстрации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 не мешая восприятию студентами видеоматериала, дает пояснительный комментарий к зрительному ряду (экранному действию и фону).
2. Контроль понимания.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 задает вопросы из упражнений с целью контроля понимания студентами содержания предъявленного видеофрагмента, при этом, прибегая к помощи фонограммы, расшифровывает наиболее трудные фразы; на доске дает в иероглифической записи вычлененные из текста фрагмента новые слова и выражения в порядке развертывания экранного действия.
3. Второй показ видеофрагмента с установкой на узнавание и воспроизведение (вполголоса) вычлененных слов или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й.
4. Активизация в речи тренируемых языковых средств и речевых образцов. Студенты работают над озвучиванием видеофрагмента с опорой на текст.

Домашнее задание к занятию 2:

1. Расшифровать и записать в иероглифах текст видеурока с фонограммы, используя прилагаемый к данному фрагменту словарь.
2. Подготовиться к озвучиванию диалога или полилога во всех лицах с опорой на фонограмму.
3. Устно ответить на вопросы из задания к уроку.
4. Письменно перевести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из задания к уроку.

Занятие 2.

Озвучивание диалога или полилога.

1. Подготовленное озвучивание фрагмента с опорой на экран (ведется запись в полукабинах) при несколько приглушенном звуке. Студенты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проговаривают весь текст урока, стремясь к синхронности. При этом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 проводит контроль и коррекцию расшифрованного в иероглифической записи видеофрагмента.
2. Ролевое озвучивание с опорой на экран при чуть слышном звуке.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 распределяет роли между студентами.
3. Подведение итогов озвучивания (оценка работы каждого студента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фонетической правильности речи, наличия необходимого темпа).

4. Инсценировка фрагмента при выключенном экране.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 распределяет роли. При оценке этого вида работы учитывается умение воспроизвести мимику, жесты, движения и др.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е атрибуты диалога персонажей видеофильма.
5. Описательный комментарий фрагмента. При этом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 дает образец комментирования, которому предшествует постановка и обсуждение отдельных проблем.

При обучении комментированию следует,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иметь в виду смысловую адекватность комментария экранному действию и его языковую правильность. Следует также обучать студентов умению отбирать для комментирования наиболее существенную информацию.

При работе с жанровыми сценками мы используем наряду с описательным комментарием еще и оценочный комментарий, дающий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контроля понимания студентами содержания.

В процессе обучения разговорному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на 3 курсе апробирована оцифрованная версия аудиокурса «Китайский разговорный язык. Средняя ступень обучения». Данный аудиокурс подготовлен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ями Пекин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 адресован англоговорящим студентам, изучающим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Содержание текстов-диалогов отличается новизной, живостью и доступностью. Нами используются отдельные уроки, представляющие интерес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тематики и лексической насыщенности. Тексты в форме диалогов, начитанные носителями языка, упражнения, комментарии с примерами, даю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эффективно и взаимосвязанно обучать аудированию и говорению.

На продвинутом этапе обучения для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я навыков устной речи мы используем игровые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е фильмы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КНР. Большое значение имеет первый этап работы с кинофильмом, который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отбор из многих просматриваемых фильмов таких, которые бы отвечали дидактическим требованиям, представлял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ую ценность и не были слишком трудны для восприятия.

Один и тот же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фильм может быть использован для многих видов учебной работы.

На старших курсах нами активно используется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фильм известн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режиссера Чжан Имоу «Мои отец и мать». Этот фильм получил признание зрителей не только в Китае, но и завоевал главный приз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кинофестивале в Берлине. Используя его в качестве учебного материала и решая многие методические задачи, следует отметить и глубину эмоционального воздействия этого фильма на обучающихся. В первый раз он предъявляется по частям, а не целиком, так как в

самом начале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я перед главным героем встает задача, которую ему предстоит решать по ходу развития сюжета. Желание студентов узнать, как сложатся события в следующих фрагментах фильма повышает мотивацию обучения. Второй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фильм «Моя прекрасная мама» демонстрируется весь. Перед показом студентам предлагается ряд вопросов, на которые предстоит ответить по окончании фильма.

После просмотра фильма идет этап расшифровки и записи иероглифами отдельных фрагментов.

Принципы отбора фрагментов фильма для отработки:

1. время звучания фрагмента не должно превышать 5 минут;
2. произношение героев фильма должно быть нормативным;
3. фрагмент не должен быть насыщен репликами, понятными лишь в конкретной ситуации;
4. количество незнакомой лексики не должно превышать 10%.

Дальнейш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аудиторной и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й работы студентов зависит от вида речев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которую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ть. В аудитории с помощью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я осуществляется корректировка, чтение и перевод сценарного листа.

Многократное проговаривание, озвучивание и устный перевод монологов, диалогов отдельных фрагментов кинофильма происходит в мультимедийном классе, оснащенный проектором, экраном, компьютером и лингафонным оборудованием.

Для развития и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я у студентов переводческих умений и навыков нами используются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е программы спутникового телевидения КНР. Так, в привязке с тематикой основного учебника по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тематике для 3 курса, по аспекту аудирования нами подобраны и обработаны несколько блоков телевизионных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х программ.

Достаточно эффективен дл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переводческих навыков просмотр в мультимедийном классе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х программ спутникового телевидения КНР в реальном времени.

При поиске и отборе языковых ресурсов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ями нашей кафедры активно используется Интернет.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спутникового телевидения КНР и Интернета обеспечивает актуальность, информативность и привлекательность языкового материала, предоставля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виртуального пребывания в Китае.

МЕТОДОЛОГИЯ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ВЭНЬЯНЯ) В ИСАА ПРИ МГУ

Занимаясь составлением кафедральной библиотеки, я наткнулся на толстые пачки фотографий. На них — иероглифические тексты из учебной практики 70-х: отрывки из Шицзина, Шуцзина, Чжуанцзы. На уроках студенты по складам читали эти тексты, толковали и неизбежно вместе с педагогом додумывали то, чего не знали. Подобная экзотика и называлась — вэньян. Очевидно, пользы от подобных занятий было немного: не оттененны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м и культурным фоном фрагменты текстов, обильно окученные богатой молодой фантазией, являлись хорошей почвой для древа экзотики, столь пышного в те недалеко ушедшие советские времена, когда правда мифологизировалась, а миф преподносился как правда. Привыкшие к иллюзии и сказке люди сами становились иллюзионистами и сказочниками, называя себя учеными. Их и сейчас много — ориенталистов-беллетристов, писателей о Востоке, прорицателей и ведунов от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то время, когда всякий, переведший иероглифический ребус, считал себя ученым, когда могучие тома приблизительных и не знавших критики переводов назывались учеными трудами, а предметом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становились идеи и герои, а не тексты и факты, облечь преподавани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в форму строгого,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ого знания грамматики и этимологии, традиционной образности и ортодоксальной мысли, ввести студентов в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ую и историческую полемику вокруг текстов стало задачей поистине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Решение этой задачи стал не имеющий аналогов в мире труд А. М. Карапетянца и Тань Аошуан «Учебник классическ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вэньян». В 1975—1977 гг. возник первый вариант учебника, со временем у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ный. Прошло почти четверть века переделов и поисков, пока учебник не увидел свет в 2001 г., изданный в Москв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м «Муравей».

Впервые в мировой практике перед учащимися предстал учебник, вобравший в себя столь много, несущий такой потенциал творчества, критическое осмысление тысячелетних текстовых традиций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понимание архаики.

Преподавание начинается с «Краткого очерка особенностей грамматики вэньяня», в котором учащимся предлагается ознакомиться с ос-

новными служебными словами и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ими конструкциями классиче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 Учитывается то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о, что письменный язык Китая, несмотря на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письменной традиции, менялся со временем, консервируя одни формы и отвергая другие. Отразить грамматику всех памятников трехтысячелетней письменной традиции не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ся возможным. В этих условиях упор в очерке делается на грамматику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го классическ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III—V веков до н. э., на котором написаны наиболее важные для традиции памятники, такие как Лунь Юй и Мэнцзы. Именно эти основные для всей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й философии тексты конфуцианского Четверокнижия, давшие наибольше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крылатых фраз и пословиц,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читаются и разбираются студентами. Они сопровождаются подробным историко-философским комментарием, в котором анализируетс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фон и основные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категории.

Наряду с базовыми текстами Луньюя и Мэнцзы, разбираются фрагменты и отдельные изречения из других ранн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китай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Шицзин, Шуцзин, И-цзин, Цзоцжуань, Чжоули, Сюньцзы, Чжуньюн, Дасюэ, Мо-цзы, Гунсунь Лунцзы, Даодэцзин и др. Основной текст урока и отдельные фразы, примерно треть которых суть крылатые выражения и пословицы, студенты переводят письменно при подготовке к уроку, пользуясь сводом слов в начале урока и комментарием к тексту. На аудиторных занятиях разобравшие текст и изречения студенты обсуждают свои переводы с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ем и задают вопросы.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 новым для методики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китай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 явились серии упражнений в формате *multiplied choice* после текста, где студентам предлагается ответить на вызывающие разногласия и сомнения вопросы по грамматике и лексике. Именно эти упражнения как нельзя лучше настраивают на углубленное изучение памятников, заставляют задуматься над спорным и,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на самых ранних стадиях обучения вводят учащихся в научный дискурс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толка.

Следующие группы упражнений предлагает учащимся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анализ китайских переводов прочитанных фрагментов, статей толковых словарей, разнородных фразеологизмов (от четырехзначных афоризмов (чэньюев) до пословиц и крылатых фраз), структуры биномиальных сочетаний и синонимов.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уже в процессе обучения студенты не просто знакомятся с классическими текстами, но учатся творчески решать прикладные задачи, которые встанут перед будущим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ем текста:

- у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иблизительных производных значений иероглифа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этимологией знака;
- точный, а не описательный, перевод текста на родной язык с учетом передачи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их связей между элементами, отождествление иероглифических знаков с теми или иными частями речи, подбор постоянных лексических соответствий, расшифровка скрытого смысла биномиальных сочетаний, смыслового и структурного параллелизма, законов просодики, — словом, все то, мимо чего проходят описательные,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 не выверенные переводы XX века;
- понимание статей толковых словарей, быстрое распознавание структуры словарной статьи, правильное определение ближайшего значения с учетом временной принадлежности цитируемого источника, его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направленности и жанра, критическое осмысление ценности словарного примера;
- критическая оценка переводов и комментариев европейских и китайских переводчиков-комментаторов;
- объяснение культурных реалий, традиционной образности и выведение культурных парадигм, вроде «под небесным (тянь) понимается природное, а не божественное»;
- обсуждение основных культурных концептов и их параллелей в других культурах мира.

В последнем цикле упражнений студентам предлагается творческая задача подбора русских эквивалентов вэньянизмов, наиболее часто встречающихся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На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х примерах показывается, к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вэньянь не увядает, а продолжает жить своей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жизнью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азговорном языке.

С появлением курса классическ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А. М. Карапетянца и Тань Аошуан преподавание классическ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впервые стало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о не на экстенсивное чтение и приблизительный перевод архаичных текстов, не на подготовку студента-дилетанта, борзописца и краснослова, пишущего про «женскую тему» и «простые человеческие чувства», про «лирические мотивы» и «авторское начало», а на воспитание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я-профессионала, обладающего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им,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и прикладным, с другой, знанием китай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й традиции.

НЕКОТОР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СИН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ГЕРМАНИИ

Прежде чем говорить о роли и месте синологи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Германии, особенностях син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немецкой высшей школе, хотелось бы представить в целом уровень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в этой стране, составной частью которой является синология. Интерес в этой связи могут представить выводы и оценки, прозвучавшие на одном из заседаний Немец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проходившего на тему: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в Германии на пороге XXI века: итог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Изначально был зафиксирован ряд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ых моментов, определяющих отношение Германии к азиатскому региону в преддверии будущего столетия.

Во-первых, в течение последних 20 лет наблюдается устойчивая тенденция усиления роли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мире. Он будет и впредь привлекать к себе пристальное внимание мирового сообщества, учитывая стремление последнего к транснациональному развитию.

Во-вторых, следует ожидать из Азии импульсов не только 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но и других областях жизне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например, в сфере культуры и науки.

В-третьих,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с азиатами перестало ограничиваться только двусторонними контактами в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рамках. Оно приняло глобальный характер.

В-четвертых, знания об Азии и проживающих там народах в сферах политики, экономики, культуры стали безусловным фактором для тех, кто по роду свое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связан с политикой, экономикой, наукой, средствами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проблемами развития общества.

В области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Германия располагает в настоящий момент достаточным научным и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ским потенциалом, чтобы быстро и качественно отреагировать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м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ми и корректировкой процесса обучения на исходящие из Азии проблемные задачи. Например, дать необходимую информацию по региону как персонально, так и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 во всех срезах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жизни.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ситуации задача состоит в том, чтобы развить этот потенциал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требованиями будущего, исходя из усиле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значения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Уровень качества имеющейся в Германии информации по азиатскому региону должен быть таким, чтобы она эффективно применялась на практике в Европе и Америке.

Высокие требования к востоковедческ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повышают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требования к предмету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и работающим в этой области ученым и специалистам. В частности, качество 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должно соответствовать мировому уровню и обладать высокой степенью конкурентоспособности. Процесс обучения в высшей школе — обеспечивать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с другими гуманитарными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ми дисциплинами, а также многогранной практикой. Для выхода на такой уровень следует, считают немецкие востоковеды, решить следующие задачи:

- определить мест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среди таких наук, как древняя история, культура и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 выяснить связь между классическими и современными методам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виду необходимой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в целом;
- установить связь между языковым базовым обучением и содержанием предметно-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ого обучения;
- определить,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отношени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 будь то классическое или современное — к устоявшимся, методически подкрепленным гуманитарным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м специальным дисциплинам.

Процесс решения этих задач строится с учетом некоторых факторов.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необходимое для ряда специальных дисциплин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ое обучение с ориентацией на Азию ставится на солидную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ую основу в кооперации с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м. С другой, сам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обучение в области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осуществляются с учетом различных специальных дисциплин. Именно за счет нахождения взаимопонимания между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м и специальными дисциплинами создается основа необходимого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За границей,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в США, уже достаточно давно 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х возникли центры, в котор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 и культур Азии проводятся в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многих дисциплин. При этом нередко они возглавляются авторитетными азиатскими учеными.

Представленные на заседании Общества в Берлине отдельные области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Германии выявили различную степень их готовности адекватно реагировать на проблемы XXI века,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истории их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и развития, их величины, числа работающих, связи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ориентации и т. п.

Без сомнения, самым крупным направлением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в Германии сейчас является синология. Уже в течение многих лет она преподается в достаточно большом количестве университетов. После 2-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синология расширила свое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ство в немецкой высшей школе (сегодня в 26 ВУЗах) и во многих случаях, с внедрением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методов обучения, отошла от чисто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ой направленности.

Подобный итог может подвести и японистика, где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10 лет удвоилось число профессоров, а количеств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ов с представленной в них японистикой достигло сейчас восемнадцати. В большей степени чем синология она отошла в процесс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и обучения от чисто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ой направленности. Во многом благодар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процессов обучения японистика повернулась в сторону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наук.

Кореанистика, представленная в четырех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х, является достаточно молодой частью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и имеет преимущественно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ую направленность. Созданные в начале 90-х годов центры по изучению 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ил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кафедры предлагают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выходящие за рамки отдельной страны,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обучения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Наука по изучению Юг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сложилась только после 2-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Однако с начала 80-х годов она получила быстрое развитие и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около 10 университетов (и 20 профессоров) предлагают в той или иной степени регулярную учебную программу. В то время, как существует достаточно прочная связь с некоторыми социальными науками (этнология, социология, религия), други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юриспруденция, аграрные науки и т. п.) в изучении Юг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представлены незначительно. В отличие от синологии, японистики и кореанистики эта область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занимается множеством стран и должна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 в качестве своего объекта как специфичные для каждой страны проблемы, так и общие для данного региона.

Индология, имеющая, как наука, давние традиции, сократила разрыв между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и ново-индологической филологией. Однако, класс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обучения явно преобладают над современными (из 19 учебных процессов только один являетс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индологией). Признается, что срочно требуется смещение акцентов при обработке и анализ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периодов, чтобы быть более готовым к осмыс-

лению практических проблем будущего. Считающаяся «многоязыковым» предметом индология особое значение придает языковой подготовке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в 20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х преподаются 9 языков), однако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 внимания уделяется образованию в сфере инди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науки по изучению Южной Азии представлены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х Берлина и Гайдельберга. В центре их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находится Индия — с нарастающим числом проектов, имеющих отношение к ее соседям. Работа ведется по многим направлениям специальных дисциплин (история, история искусств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наука, география, этнология, экономика, правовые науки).

Наука по изучению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только недавно сформировалась как предмет и располагает сейчас одной лишь кафедрой. Ее задача — содействовать формированию солидных языковых и 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их знаний по региону Средняя Азия.

Общим для перечисленных выше научных направлений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в Германии является их незначительное финансовое и персональное базовое оснащение. В различной степени для отдельных научных направлений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проявляется проблема раздробленности научных сил, занят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ми и обучением. Это ставит как вопрос о способности отдельных структур проводить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так и создания необходимых условий для процесса основного обучения, отвечающего современным требованиям.

Многие немецкие востоковеды едины в том, что от их науки требуется сейчас лучшая концептуальная и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ая подготовка для решения ряда актуальных задач. В частности, назрела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во всех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направлениях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азработать концепцию обучения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которая учитывала бы для каждого из них значение отдельных стран региона и дисциплинарные начала, а также связь классического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содержания. При этом, считают немецкие ученые, необходимо повернуть тематику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и процесс обучения в сторону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проблематики, обусловленной практикой, сохраняя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традиционные форм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Азии.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в целом стоит перед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ю более тесн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регионально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ых дисциплин, изучающих культуру отдельных стран и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я. Это давало бы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выпускника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ов на базе получаемых ими языковых и 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их знаний устанавливать межкультурные контакты. В этом смысле необходимо искать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кооперации с другими методиками и науками, изучающими различные культуры.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как наука обязана отвечать, анализируя реальные потребности 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жизни, на возникающие вопросы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ых опекунства и практики, рекомендация различных комбинаций специальных дисциплин,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рабочих бирж и т. п.) и при этом так организовать процесс обучения, чтобы обучающиеся смогли получить наилучшие шансы при поиске места работы. Полезно в этом смысле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о сотрудничать с торговыми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и союзами, например, с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им комитетом Союза немец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который уже заявил о готовности кооперации с институтами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На практике в Германии все более важными и востребованными на рынке труда становятся межкультурная компетенция и меж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мобильность, что пока еще не нашло, но должно найти отражение в содержании и процессе обучения востоковедов.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будет в этом смысле и далее развивать свою научную компетенцию, учитывать знания и опыт других стран (в частности, используя научный обмен), обеспечивать своим выпускникам солидную языковую подготовку (за счет углубления специальных языковых знаний). При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процессов обучения ученые и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и намерены ориентироваться как на требования практики, так и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качественные критерии (более короткие учебные процессы, создание завершения обучения наряду с существующей системой оценок с дипломом и званием магистра).

Поворот к практике в высшей школе Германии не ограничивается практикой как таковой, он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такж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ые на прикладную тематику. Некоторые немецкие востоковеды предлагают придерживаться в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х и обучении определенных стандартов качества, чтобы быть уверенным в способности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в Германии продуктивно реагировать на возникающие проблемы. Для этого, считают они, потребуется реализация некоторых мер. Например, необходимо обеспечить более высокий качественный уровень языковой подготовки в комбинации с учебными стажировками в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х странах. Знание языка является необходимой предпосылкой для проведения востоковедческой экспертизы, но далеко не единственной. Сверх этого, требуется привлечение актуальных специальных знаний.

Кроме того, обязательным элементом является развит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науч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Углубляющаяся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науки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особенно необходима для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важно развить кооперацию с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учеными (приглашение госте-

вых профессоров, участие в проектах, конференциях, дискуссиях), осуществлять обмен студентами и молодыми учеными,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уже имеющиеся кооперационные проекты высших школ и инициировать новые.

Обязательным элементом в этом смысле будет еще более активное участие востоковедов Германии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й дискуссии, например, посредством публикации статей в специальных журналах с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составом авторов, участия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научных форумах.

Сохранение и повышение качества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и обучения зависит не только от достаточного финансового и персонального оснащения институтов и кафедр. Необходимо создание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х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х рамочных условий. Для этого предлагаются различные формы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имеющегося научного потенциала.

Например, выбор дл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обучения нескольких имеющих отношение к региону тем при участии многих дисциплин, располагающих, во-первых, достаточными ресурсами дл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и способных провести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во-вторых, предлагающих полный курс основного обучения.

Кроме того, вовлечение более мелких институтов в процесс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озможен за счет конкретной специализации, предполагающей более полное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в учебных процессах различных дисциплин их языковой и 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ой компетенции, но с отказом от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основного курса обучения.

Предлагается и вариант постоянной или временной концентрации персональных ресурсов. Например, в ходе языковой подготовки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методом ротации интенсивных курсов во время каникул, в процессе обучения методом круговых (кольцевых) лекций, для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практиков различных сфер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С учетом возрастающего значения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в начале XXI века ставится вопрос о более четком определении профиля отдельных институтов (как центров компетенции) и усилении межуниверситетской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кооперации. Эти меры позволят обеспечить необходимое качеств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и обучения,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его возникающим задачам.

Интересна точка зрения, разделяемая многими востоковедами: в Германии настало время, считают они, ввести знания об Азии в объем обще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аждого из выпускников высшей школы. Практически сделать это можно вовлечением во все большей степени в сферу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проводимых в немецких ВУЗах,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востоковедов со знаниями культуры и стран Азии. Это отвечает и требованиям по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меж-

дисциплинар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занимающих, кстати, все большее место в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х работах высшей школы Германии.

II. Как было отмечено выше, самым крупным направлением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в Германии по праву считается синология. В этой связи, хотелось бы привести некоторые количественные данные, в определенной степени характеризующие организацию процесса обуч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в немецкоговорящих учебных заведениях. Данные получены на основе опроса, проведенного в 29 европейских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х с постоянным преподаванием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Из них 26 — в Германии, 2 — в Швейцари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ы Берна и Цюриха) и 1 — в Австри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Вены). Предмет «синология» представлен в 21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из которых 19 находятся в Германии. Общее число изучающих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в 29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х составляет 4915 человек, из которых 2855 (~ 58 %) изучает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или синологию в качестве основного профилирующего предмета.

Наиболее крупными ВУЗами с числом обучающихся 200 человек и более являются: Свобод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Берлина (608), Бохум (483), Фрайбург (200), Гамбург (241), Гайдельберг (323), Людвигсхафен (200), Мюнхен (665), и Вена (231).

Если посмотреть на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начинающих обучение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то можно заметить легкое смещение в пользу предложений по обучению квалифицированных как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е. Особенно учебные процессы в специализированных высших школах Бремена и Людвигсхафена, которые в состоянии принять только ограниченное число начинающих обучение студентов, регулярно регистрируют существенно больший спрос. В Пассау, где число начинающих достигло 58 человек, прирост превысил средний уровень. Среди ВУЗов, где число начинающих обучение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превысило 30 человек: Свобод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Берлина (44), Гумбольдт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Берлина (36), Эрланген-Нюрнберг (42), Фрайбург (41), Кельн (55—60), Людвигсхафен (40), Мюнхен (132), Пассау (58) и Вена (32).

К тому же заметно усилилась ориентация начинающих обучение на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получения специальн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со знанием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экономика). По мнению немецких синологов, это должно стать поводом для политиков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подумать о четкой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диверсификации и определении главных задач в области синологии как науки о Китае. К тому же,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подвергается критике целесообразность дальнейшего роста таких, как Свобод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Берлина (608 студентов-синологов, для 440 из которых это основная специализация), Мюнхен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665 и 474).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высказываются предостережения против

действий, которые могли бы отбросить назад традиционно сильную в Германии синологию, например, из-за замораживания подготовки переводчиков в Гумбольдтск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Берлина, идущей вопреки протестам экспертов.

Несколько слов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числа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ей, преподающих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на полной и неполной ставке, эпизодически или по договору.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с состоянием более чем десятилетней давности отмечается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е улучшение. В то время было занято 50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ей, а в зимнем семестре в высших школах работало в целом 87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ей, для 55 (63%) из которых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 родной. На довольно напряжен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дел с обучением и кадрами вяло отреагировали только во 2-й половине 80-х годов, когда с введением новых учебных процессов были созданы новые рабочие места. С момента проведения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м союзом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ей и ученых, занимающихся китайским языком, в 1983/84 первого опроса ощутимо возросло число мест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ей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Сегодня он стал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й частью син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реномированных, классически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ых институтах. Как и прежде, обращает на себя внимание повседневная практиче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почти всех син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нститутов,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которой изучение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большей мере заканчивается в течение первых четырех семестров базового обучения, а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ая программа в основном обучении с 5-го семестра ограничивается 2—4 часами в неделю или вычеркивается совсем.

Дальнейший прогресс в получении и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и знаний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рамках обучения по предмету «синология» сегодня возможно во время учебной практики в Китае,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го изучения или посещения интенсивных курсов Sinicum в Бохуме. Регулярно планируются 10 и более часов в неделю/в семестр для упражнений по современному языку в курсе основного обучения только в программе лекций шести следующих высших школ: Бонн, Гермерсхайм, Гамбург, Лейпциг, Людвигсхафен и Трир — однако и здесь частично в форме факультативных занятий.

Однозначно более интенсивными за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стали занятия по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в процессе базового обучения. В ряде университетов была, например, введена пропедевтика в течение 1—2 семестров. К ним относятся Гумбольдт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16 часов в неделю/в семестр), Гайдельберг (20 часов) и Тюбинген (20 часов). В некоторых институтах ведутся интенсивные курсы, которые частично проходят в свободное от лекций время как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е занятия. Ввиду недостатка персонала их не всегда уда-

ется проводить в необходимом объеме. Другие институты расширили палитру языковых занятий в рамках нормального базового обучения. Среди мест, где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имеется 10 и более часов в неделю по современному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в 1-ом, а большей частью также еще во 2-м семестре): Бонн, Бремен, Дюссельдорф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е занятия), Гермерсхайм, Геттинген, Гамбург, Лейпциг, Кельн, Людвигсхафен и Вена. Другие институты довольствуются 8,6,5 и даже 4 часами в неделю. Среднее значение занятий по современному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для всех институтов составляет в 1-м семестре 9,6 и во 2-м — 7,8 часов в неделю.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учебн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используемых в базовом курсе обучения, во всех 29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х фаворитами являются тома 1,2 «Базового курса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Chiao Wei / Annete Sabban / Zhang Yu Shu или Chiao Wei / Heidi Brexendorf, Rheinbreitbach: Durr & Kessler, 1992 или 1989. В целом 11 университетов используют этот учебник, который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немецкую обработку «Practical Chinese Reader», т. т. 1—2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1981. В оригинальном виде это издание все еще используется в 10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х. Третьи тома обоих учебников применяются редко. Намного отстают старые учеб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Популярный в начале 80-х годов стандартный курс «Elementary Chinese Readers» (Beijing 1980) можно найти сегодня только в 3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х.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для немцев» (Jung — lang Chao / Philip Kunig / Annette Sabban или Jung — lang Chao / Gudrun Erler, Гамбург: Buske, 1976 или 1989) и John DeFrancis «Beginning» и «Intermediate Chinese»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используются только в одн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Небольшая часть ВУЗов применяет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о или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собственно подготовленные учеб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или другие учебник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 и зарубежные.

Большое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Базового курса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отсутствие выбора отражают скорее сдержанно десперативную ситуацию в области учебного материала для базового курса. Почти все институты хватаются либо за эту «соломинку», либо при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оперируют другими аналогичными материалами. Эти материалы полностью устарели методически или содержательно (состояние — 70-е годы), или просто не подходят для базового курса немецкоговорящих студентов. В течение последних лет содержание этих учебн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подверглось серьезной критике. Кроме Берна, пожалуй, нет ни од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где применялись бы мультимедийные и опирающиеся на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компьютеров учебные системы. Немецки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придерживаются мнения, что если в ближайшее время не будут найдены средства и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для подготовки современ-

ного учебного материала для базового курса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то есть опасения, что в ближайшем будущем тысячи студентов в Германии, Австрии и Швейцарии, изучающие синологию и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будут учиться по скучным и морализованным текстам, составленным по устаревшей методике.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немецкоговорящих высших школах бьют тревогу по поводу того, что содержание названных учебн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ни в коей мере не отражают изменившихся реалий кита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На эту тревогу немецких коллег стоит обратить внимание. По количеству обучающихся современному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ов, где э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Германия,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с другими странами, занимает достаточно высокое место наряду с Японией, США (около 10.000 в 486 высших школах), Францией и в последнее время с Ю. Кореей. С учетом этого, имеет смысл рассмотреть более подробно организацию процесса обучения предмету «синология» и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как важной его составляющей, на примере одного из немецких университетов — Свобод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Берлина. Этот выбор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ся не случайным. Кафедра синологии восточно-азиатского семинара (OAS) (по сути факультета) этого высшего учебного заведения относится к числу наиболее крупных и богатых традициями синологических кафедр в Германи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синологии как предмета началось здесь еще в XIX веке. В 1912 году в рамках философского факультета создается первая син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афедра в Германии.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о кафедра синологии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входит в состав факультета философии и социальных наук II. Ядро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ей кафедры составляют три профессора, три приват-доцента, советник системы высшей школы, пять научных сотрудников и четыре лектора.

Порядок обучения и сдачи экзаменов после его окончания на звание магистра определен советом факультета на основании закона о высших школах земли Берлин и ряда других нормативны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Он регулирует цель, содержание и построение основного и вспомогательного обучения по специальности «синология» на Восточно-азиатском семинаре факультета философии и социальных наук II Свобод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Берлина.

Предмет изучения «синология» понимается как регионально-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ая наука, изучающая общество Китая и его 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Предметом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обучения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синологии является общество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Китая, история его развития. Особое значения имеет при этом языковая подготовка. Совместно с другими науками (социология, экономика, политика, исто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синология изучает все аспекты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устройства Китая, при этом имеет место как дифференцированный подход к отдельным его областям, так и интегральный анализ.

Необходимой предпосылкой для начала обучения по специальности синология является хорошее знание англи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как языка научного.

Обучение по специальности синология как основной ставит целью подготовку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ученых и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в сфер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и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х и вне их, для средств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учреждений культуры, музеев, центров документации.

В случае если синология не является основной специальностью, то обучение на этой кафедре да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олучить языковое и 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по Китаю, а выбор профессии определяется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ми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ми дисциплинами. При этом рекомендуется следующий их перечень: экономика, социология, политология, история, общая и сравнитель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юриспруденция. Следует иметь в виду, что данный перечень действителен только для Свобод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Берлина. В случае если, например, речь идет о специальности филология, то студенты должны обратиться к предложениям обучения других син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нститутов.

Цели обучения

Обучение по специальности синология в конечном итоге да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выпускникам:

- понимать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взаимосвязи и процессы в Китае в их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развитии, системно и критически их анализировать;
- анализировать научные теории и методы синологии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их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значимости.

Целью обучения по специальности «синология» как основной является получени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и системных знаний об обществе Китая в соединении с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ой языковой подготовкой. Приобретение при этом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и материаловедческого инструментария позволяет выпускникам представлять и анализировать феномены кита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 случае, если синология является не основным предметом, то целью обучения по нему является достаточно хорошее знание проблем кита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со специализацией в одной из названных выше областей.

Содержание обучения

Обучение по специальности «синология» делится на несколько частей: предметно-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ую, языковую, научно-теоретическую и гносеологическую подготовку.

Предметно-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ая часть обучения охватывает следующие области знаний:

- экономика и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развитие;

- культура и общество;
-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развитие.

Развитие способов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социальн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в их взаимосвязи, как, например:

- фазы кита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 социальной истори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и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концепции и их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до конца XVIII века;
- кризис кита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и общества и проникновение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от начала XIX века до создания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 количественное и сектораль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КНР;
- развити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и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труда в КНР;
- социаль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и изменение структуры общест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Взаимосвязь между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ыми отношениям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делением общества, тип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форма и функц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как, например:

-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нституты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Китае;
- формы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господства в различных формациях общества Китая;
- измен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с XIX века на различн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уровнях.

Культура и общество.

Здесь рассмотрению подлежат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а такж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и наука как выражение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как обработка и критика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Кроме того, по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должны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ся темы из области философии и религии. Например:

- духов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реемственность и изменения, особенно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китай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 роль культуры в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х, особенно с середины XIX века;
- культура и политика в КНР.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Предметом этого раздела являетс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и культурное место Китая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системе государств XIX и XX веков с учетом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предпосылок. Например:

- отношения Китая с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 межпартийные и меж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Китая;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Китая с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 меж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Китая в области культуры 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Языковая подготовка во время языковой пропедевтики и основного курса направлена на развитие языковых навыков, которые в сочетании с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ми,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ми и эмпирическими базовыми знаниями создают предпосылки для углубленного обучения по основному профилю. Языковая подготовка делится на базовое обучение во время языковой пропедевтики, углубленное изучение языка во время основного курса и обучения по основному профилю. Изучается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и пред-современный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Научно-теоретическая и гнос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часть обучения ставит перед собой задачу развить у студентов проблемный подход к меняющимся условиям, понимание взаимосвяз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потребности в конкретных научных знаниях и развития науч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и обучения. Обучение в этой части в конечном счете даю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студентам найти подходы к постановке следующих проблем:

- соотношени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реальности и ее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го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 на примере одной из актуальных проблем кита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 сравнение и противопоставление различных подходов и разработанных в них методик для понимания того, насколько они охватывают взаимосвяз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социальных структур и процессов общества.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учения

Главными формами обучения являются:

- для языковой пропедевтики: интенсивный курс с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 лингафонных лабораторий;
- для базового обучения: вводный и базовый курсы, языковой курс;
- для основного курса: семинары, курсы чтения, проектный курс.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о к ним используются коллоквиумы и лекции.

В вводных курсах даетс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 развития кита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Они разработаны для четырех основных областей. В их ходе на примерах отрабатываются знания по одной из главных областей. У студентов развивается понимание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обществен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в Китае.

Занятия по языку осуществляются с помощью разработанных языковых курсов, в которых различные дидактические формы (упражнения, руководимая и контролируемая работа в маленьких группах, занятия с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ой поддержкой) интегрируются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содержания и сложности материала и цели обучения.

Во время основного обучения формой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го обучения являются семинары. Наряду с более высокой степенью специализации они отличаются тем, что для подготовки рефератов, докладов и работ студентами основного курса обучения должны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 обрабатываться текстовые оригиналь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Проектный курс (по различным темам) охватывает, как правило, многие постепенно углубляющиеся занятия, в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с другими кафедрами, позволяющие приобщать студентов к различным актуальным теориям и методикам. Проектный курс способствует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му и коллективному обучению студентов и подготовке дипломных работ. Он длится два семестра.

Основной курс обучения по специальности «синология»

Обучение по специальности «синология» длится, как правило, 11 семестров и завершается экзаменом на звание магистра (языковая пропедевтика и базовый курс длятся 6 семестров). Курс основного обучения длится 4 семестра плюс семестр подготовки и сдачи выпускного экзамена. На заключительной стадии обучения предусмотрена языковая стажировка в Китае или другой стране с китайским языком.

Языковая пропедевтика

Целью языковой пропедевтики является приобретение студентами основополагающих знаний по современному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как необходимой предпосылки для обучения по специальности «синология». На следующем за этим базовом курсе происходит углубленное изучение языка и расширени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знаний по Китаю.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студенты получаю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ривлекать для своей научной работы оригиналь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на языке. Основной упор в процессе обуч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на всех его этапах, восприятие на слух и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говорить на языке, делается на подготовке студентов иметь достаточную собственную ориентацию в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Содержанием обучения на этапе языковой пропедевтики является приобретение базовых знаний по китайской фонетике, грамматике, лексике и письму. Длится она два семестра и проводится как курс интенсивного обучения (в среднем 16 часов в неделю). По окончании

языковой пропедевтики каждый студент получает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 по результатам обучения на основании контроля, сопровождающего учебный процесс.

Базовый курс обучения

Предшествующий основному базовый курс обучения ставит задачу развить у студентов критический подход к состоянию, методологии, истории и функции синологии и, тем самым, привить навыки к научной работе. За счет углубления языковых знаний, приобретения основополагающих знаний по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у развитию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му состоянию кита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усвоения других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 теорий студенты готовятся к началу основного курса обучения. Составными частями базового курса обучения являются углубленная языковая подготовка, ориентационный курс, научно-познавательный и предметно-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ый курсы. На этом этапе обучения языку языковая пропедевтика сочетается с направленным углублением языковых знаний с учетом предмета и содержания основных областей изучения общества (политика, экономика). Упор делается на работу с оригинальными китайскими источниками. На данном отрезке обучения языковая подготовка длится 4 семестра по 10 часов в неделю. Уже в ходе базового курса обучения возможно участие в занятиях по «Введению в предсовременный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К основным темам ориентационного курса относятся: крит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синологии в Германии и за границей,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роцесса обучения исходя из анализа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потребностей в знаниях по 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информация о библиотеках, учебных и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х институтах. Ему отводятся 2 часа в неделю.

Научно-познавательный курс занимается изучением взаимосвязей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потребностей в научных знаниях по 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и организацией научн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и обучения. Кроме того, проводится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анализ и оценка различных подходов и методик для понимания того, насколько они охватывают взаимосвяз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социальных структур и процессов в обществе Китая. Ему тоже отводится 2 часа в неделю.

Предметно-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ый курс в основе имеет курс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имеющий следующую историческую разбивку: период до 1840 г., 1840—1911 гг., 1911—1949 гг., 1949 г. — по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Он длится 4 семестра (8 часов в неделю). Посещение его является обязательным.

В заключение базового курса обучения сдают устный экзамен длительностью 30 минут. Возможна сдача промежуточного экзамена.

И, наконец, основной курс обучения.

Его целью является углубление студентам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и системных знаний о китай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 включая расширение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и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го инструментария. С окончанием основного курса обучения студенты должны быть готовы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 заниматься науч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ю или работать в таких областях, как социология, экономика, политика, исто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Занятия строятся следующим образом.

Языковой курс «Введение в предсовременный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в объеме 6 часов в неделю (два раза по 3 часа).

Проектный курс (4 часа в неделю) и/или семинары (каждый — 2 часа в неделю) в двух из названных выше областей с общим объемом 12 часов в неделю. Предусмотрено два курса чт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каждый по 2 часа в неделю).

Языковой курс «Введение в японский язык для синологов» (2 часа в неделю).

Магистерский коллоквиум (2 часа в неделю): должен дать претендующим на звание магистра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редставить и обсудить тему письменной экзаменационной работы. Поскольку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е знакомство с китайской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ю и составление личного опыта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ой составной частью обучения студентов-синологов, то рекомендуется изыскивать средства для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их в Китай до или во время подготовки экзаменационной работы. Для этого существуют специальные стипендии, заключены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кооперационные соглашения с китайскими институтами, разработаны тематические планы экскурсионных поездок.

Языковая подготовка.

В процессе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и обучения по специальности «синология» языковая подготовка приобретает особую актуальность. Зн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является главной предпосылкой для успешного завершения процесса обучения и необходимое условие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го успеха на рынке труда.

Языковая подготовка, как уже указывалось выше, подразделяется в Свободн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на несколько этапов: начальный во время языковой пропедевтики, в базовом и основном обучении.

Приоритет отдается современному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но ведутся занятия и по предсовременному.

Занятия по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в пропедевтике (общий объем — 32 часа в неделю) проходят в группах в форме интенсивных курсов. Они рассчитаны на два семестра и обычно проводятся с понедельника по четверг с 9.30 до 13.00. Завершается пропедевтика тестом с выставлением оценки. Он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им из необходимых условий сдачи промежуточного экзамена. В учебном процессе используется учебник «Практический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1,2, «Коммерче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екин. Следующее за этим изучение языка в базовом курсе обучения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обучение в пропедевтике в форме курсов развития, специальных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х курсов и курсов для улучшения навыков владения языком, фразеологии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коллоквиум по переводу. В качестве учебного материала для 3-го и 4-го семестров используется, в частности, «Практическое прав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т. 3. «Коммерче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екин, 1986 г. и «About China / Huashuo Zhongguo», т. 1,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Пекин, 1985 г., учебные разработки кафедры.

В рамках основного обучения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предлагаются курсы чтения и перевода,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ые на содержание определенных правилами обучения областей (политика, экономика, история, социология). Они проводятся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и включают чтение текстов по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истории, политике, экономике, актуальным проблемам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Китая.

Первичная цель языковой подготовки состоит в привитии студентам навыков чтения и понимания текстов на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литературном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Они должны уметь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 работать с оригинальными источниками, воспринимать язык на слух,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 ориентироваться в китайскоговорящих странах.

Курс введения в предсовременный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язык в основе исходит из сравнения основополагающих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их структур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и старо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Чтение на древнекитайском литературном языке выдержек из текстов дополняется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им и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м анализом структур. На занятиях тренируется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вспомогательных китайски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в области синологии пред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Китая. Для практического закрепления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их знаний в упражнениях по чтению отрабатывается построение простых предложений на литературном языке (немецкий — китайский). Кроме того, предлагаются факультативные курсы, на которых читаются и разбираются тексты из области постклассического д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 времен Qing.

Как уже говорилось выше, при обучении по специальности «синология» обязательным является изучение япон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языковом

курсе «Японский язык для синологов». В нем наряду с особенностями японской системы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даются знания элементарн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форм и предложений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японского языка. Цель обучения состоит в привитии навыков работы с китайско-японскими словарями и справочными пособиями для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и пред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азделов синологии. Предусмотрен факультативный курс для расширения знаний грамматики и обучения чтению японских специальных текстов по синологической тематике.

Проектный курс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ой составной частью основного этапа обучения. Его задачей является вовлечение студентов в научную работу, привитие им навыков работы с различными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ми источниками. Как правило, они финансируются Немецким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м обществом (DFG). Работами по проектам в Свободн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ведет профессор Мехтхилд Лойтнер. Темы некоторых проектов:

- Коминтерн и Китай.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на основе вновь открытых источников из архивов КПСС, Коминтерна и Профинтерна. В основе этой работы лежит соглашение о кооперации, заключенное в 1992 г. Институтом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 Свободны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ом Берлина.
- Герман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IX столетии. Торговля и миссии во времена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Главные источники до последнего времени недоступ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1-го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госархива в Пекине.
- Положение женщин в Китае.
- Документы к истории герман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финансируемых фондом Фольксваген, подготовлены 6 томов документов, разделенных по периодам и охватывающих период с 1987 по 1993 гг.
- Детство в Китае.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синологическ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в Германии, будучи наукой с глубокими традициями, сегодня сталкивается с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ю серьезных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й как в области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учеб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так и оснащения этого процесса учебными материалами. И это, несомненно, должно подвигнуть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синологии других стран к размышлениям о том, в какой мере синологическ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их стран соответствует требованиям и вызовам эпохи.

СЕМИНАР ПО 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ГРАММАТИКЕ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ТАНЬ АОШУАН

О ФРАЗОВЫХ МОДАЛЬНЫХ ЧАСТИЦАХ (ОТВЕТ КОЛЛЕГЕ ЮЙ СУХУА)

Вы совершенно правы: фразовые модальные частицы (ФМЧ)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собой одну из самых запутанных и малоизученных областей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СКЯ). Все они утратили этимологические тоны и превратились в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е показатели. Но прежде чем подходить к их толкованию, я бы хотела отметить, что из упомянутых Вами частиц (*ta, ne, le, na, ba, a, ya*) *na* и *ya* нельзя считать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ыми единицами. Это слияния ФМЧ *a* с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ми окончаниями предшествующих слогов. Приведем примеры.

你的心怎么这么狠啊! = *na*;

«Какая же ты жестокая!»

是谁啊? = *ya*;

«Кто там?».

О частице *le* здесь мы говорить не будем, поскольку в последующем материале она рассмотрена довольно подробно. Эта частица, так же как и *na*, имеет нестандартные формы написания (呐, 呀, 啦 и т. д.), восходящие к 啊 и 了.

Кроме того, не все перечисленные Вами ФМЧ связаны с экспрессивностью, хотя и не исключена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их экспрессивной интонации в определенных контекстах.

Про такие ФМЧ важнее всего знать их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имеющее ФМЧ, как правило, расчленяется на две полярные области (ср. тема — рема, данное — новое, пресуппозиция и ассерция; последнее понятие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не реально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а его формально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на 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м уровне).

Для простоты понимания приведем сначала примеры, которые не связаны с ФМЧ, но имеют очень близкие по значению частицы.

别佳也去参加了那个生日晚会。

В 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м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и этого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из-за слова 也 находится пресуппозиция: Петя — это последний человек, который мог бы

пойти на этот день рождения. Остальная часть предложения — это ассерция (утверждение). Подробнее об этих понятиях см. «Типы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для толкового словаря. Язык: система и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е», 1988, с. 13, а также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ую семантику» И. М. Кобозевой, 2001 (с. 213—216) и 12-ю главу «Семантики» М. А. Кронгауза (с. 242—246). Но не все ФМЧ можно интерпретировать с помощью понятий пресуппозиции и импликации. Для некоторых из них проще указать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ое назначение.

Начнем с общего вопроса с 吗. Смысл такого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может быть весьма различным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содержащейся в нем пресуппозиции или знания говорящего. В предложении:

他是中国人吗? «Он в самом деле китаец?»

имеется пресуппозиция: он не имеет характерных для китайца внешних черт, может, он монгол или человек из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Этот эффект возникает из-за того, что связка 是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под ударением. В предложении

他是中国人吗? 不象! «Он разве китаец? Не похож!»

китаец противопоставляется любому восточному человеку. Предложение

你常来他家吗?

содержит пресуппозицию: вы по-видимому очень дружны, а предложение

小王会弹钢琴吗?

— никогда бы такого не подумал.

Существует вид предложений с 吗, в котором общий вопрос направлен на само знание собеседника. В нем содержится новое сообщение, похожее на частный вопрос:

你知道, 他住在我家吗?

Здесь пресуппозиция такова: спрашивающий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что собеседник не знает о месте жительства участника ситуации, а в ассерции оно сообщается.

ФМЧ 嘛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модальность: причина лежит на поверхности, удивительно, что собеседник ее не замечает:

俄文«你好»就是这么说的嘛, 你怎么还没学会。

这也不能怪他, 头一会唱嘛。

他自己要去嘛, 我有什么办法?

这种病嘛, 很容易治好, 多喝点热水。

ФМЧ 啊 употребляется, как правило, в восклицательном контексте, создавая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ый эффект восхищения или упрека.

«Какой прекрасный вечер!»

«До чего же ты бестолковый!»

1) Вежливое выражение предположения, распоряжения или совета:

他们已经来了吧。

两位小姐，来吧。

你是张小明吧？

你们现在很忙吧。

再吃点儿吧。

请大家到楼上看电影吧。

送给我这张照片，好不好？——好吧。

ФМЧ呢 обычно приписывается функция носителя аспектуального значения прогрессива. С такой постановкой вопроса трудно согласиться, хотя и нельзя отрицать, что некоторые типы пропозиций с таким фразовым *ne*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писывают ситуации, находящиеся в процессе своего протекания.

Вопрос, оформленный показателем *ne*, — это вопрос, требующи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об истинном положении дел или оспаривающий (ставящий под сомнение) мнение собеседника. В утвердительных предложениях акцентируется истинность пропозиции, а в риторических вопросах — ложность мнения собеседника. Сопоставим сначала частные вопросы с этой частицей и без нее.

«Как его зовут?» и

«Как же все-таки его зовут?».

«Где ты был?» и

(26) 你到哪儿去了呢 ?

«Куда же это ты ходил?»

(3a) 你问谁 ?

«Про кого ты спрашиваешь?» и

(36) 你问谁呢 ?

«Про кого же тогда ты спрашиваешь?»

Как видно, при наличии *не* спрашивающий не запрашивает неизвестную ему информацию. Вопрос задается, поскольку истинность известн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или наличие некоторой ситуации ставятся под сомнение. Говорящий считает, что «X», но имеется другое мнение («не-X»), и он спрашивает, какой элемент множества нужно подставить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высказывание соответствовало истинному положению дел.

В (1), например, полемичность возникает только тогда, когда спрашивающий убежден в своей правоте:

(1в) 他的名字不叫小龙，叫什么呢 ?

«Как же его звать, если не Сяо Лун?»

В ситуации допроса употребление *не*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требование к собеседнику подставить другой элемент множества, который соответствует истинному положению дел:

(2в) 你没回家，那你上哪儿去了呢 ?

«Если ты не возвращался домой, то где же ты был?»

Когда частный вопрос направлен на выяснение причины с модусом «упрек», наличие *не* подчеркивает раздраженность говорящего. Ср.:

(4a) 你怎么不记得了 ?

«Почему ты не помнишь?» и

(46) 你怎么不记得了呢 ?

«Как ты можешь не помнить [об этом]?»

Когда частица *не* оформляет общий вопрос, интерес к истине также сопровождается элементами упрека и раздражения. Ср.:

(5a) 他走了没有 ?

«Он уехал?» и

(56) 他走了没有呢 ?

«В конце концов, он уехал или нет?»

Значение противопоставления, свойственное частице *не*, может сохранять в себе элемент полемики даже во внутреннем диалоге. Вопрос, отражающий противоборство точек зрения, может задаваться говорящим самому себе:

(6) 我告诉他，还是不告诉他呢 ?

«Сказать об этом или не сказать, вот в чем вопрос!»

Частица *не* может просто играть эфатическую роль, противопоставляя истинность сообщаемого факта предполагаемому мнению слушающего на этот счет:

(7a) 小李还会作诗呢。

«А ведь Сяо Ли умеет еще и стихи писать!»

Ср. также следующий пример постановки под сомнение истинности пропозиции:

(76) 亏得你还是个大学生呢，连这个都不懂。

«Какой же ты студент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если даже этого не понимаешь?»

Теперь рассмотрим те употребления *ne*, которые в нормативных грамматиках обычно интерпретируются как выражение прогрессива. Подобная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я может показаться верной, если не учитывать presupпозиции таких употреблений, а только то, что сообщается в ассерциях. Ср. сообщения:

(8a) 他睡觉。

«Он спит» и

(8б) 他睡觉呢。

«Ведь он спит».

(8б) может быть уместно лишь в качестве аргумента побудительного высказывания со значением «отговор». Ср.:

(8в) 别吵，他睡觉呢。

«Не шумите, ведь он спит».

В presupпозиции (8в) содержится следующая информация: слушающий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что в момент речи названная ситуация «спать» не имеет места, а в ассерции сообщается об истинном положении дел: эта ситуация имеет место.

Противительное значение *ne* также очевидно в следующем примере:

(9) 外边下[着]雨呢。

«А ведь на улице идет дождь».

Но поскольку высказывания (8б) и (9) включены в диалогическую речь, а денотаты их предикатов «спать» и «идет дождь» характеризуют действие как процесс, высказывания в целом, как и (8a), где *ne* отсутствует, выражают значение прогрессива. Однако сравнение с примером

(7в) 小李会作诗呢。

«Ведь Сяо Ли умеет писать стихи»,

в котором глагольно-именное сочетание «писать стихи» оформлено модальным глаголом «уметь», позволяет убедиться, что, несмотря на наличие *ne* в конц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предикат не может получить процессуальное осмысление. Ср. последний пример с предложением:

(7г) 小李再作诗呢。

«Сяо Ли [сейчас] пишет стихи».

Подтверждением этого рассуждения может служить и тот факт, что предложение с фразовой частицей *ne*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ответом на общий вопрос. Например, фразой (8б) нельзя отвечать на вопрос:

(8г) 他在睡觉吗？

«Он спит?»,

а на вопрос:

(7д) 小李会作诗嘛？

«Сяо Ли умеет писать стихи?»

нельзя ответить посредством (7a).

Из этого можно заключить, что в утвердительном контексте показатель *ne* несет текстовую функцию введения в рассмотрение ситуации, сообщение новой, неизвестной адресату информации.

Однако в некоторых контекстах противительное значение частицы *ne* не настолько явно ощутимо, и это-то, очевидно, и послужило основанием для приписания ей роли показателя прогрессива. Рассмотрим следующий пример:

(10) 你再休息吗? «Ты сейчас отдыхаешь?»

没有, 我再复习课文呢, 你呢?

«Нет, в данный момент я повторяю уроки, а ты?»

Роль *ne* в подобных контекстах определяется тем, что в пресуппозиции такого высказывания имеется значение: «Я сейчас не отдыхаю», которому и противопоставляется сообщение в ассерции. Подобную модальность можно эксплицировать следующим образом: «В данный момент я занят другим делом, а не тем, которое ты предполагаешь». Здесь контекст сводится к минимуму и превращается в ни к чему не обязывающую фигуру речи.

В следующей ответной реплике:

(11) 我在家里。我正在看电视呢。

«Я дома и, [что бы ты думал,] сейчас смотрю телевизор». частица *ne* несет выделительную функцию, придавая сообщению значимость, провоцируя любопытство собеседника, сигнализируя о том, что дальше пойдет речь об увиденном по телевизору. Ср. также:

(12) 他们在跳舞吗? «Они танцуют?» —

他们没跳舞, 他们唱歌呢。 «Они не танцуют, а поют».

В этом примере противопоставление двух действий не оставляет сомнений в мотивированности употребления *ne*. Пресуппозиция, предполагаемая *ne*, также очевидна: «Ты думаешь, что они танцуют, а истин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дел иное: они сейчас заняты другим делом — они поют». Показатель *zai* в последнем сообщении опущен из-за данности ситуации «они сейчас чем-то заняты».

Все вышеприведенные случаи употребления показателя *ne* в утвердительном контексте подтверждают, что этот показатель маркирует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ую категорию «сообщение», которая вводит в рассмотрение новую ситуацию, при этом реализуется и собственное значение этой фразовой частицы. Если в таких употреблениях предложение с *ne* имеет синхронную точку отсчета, а предикат обозначает действие в своем протекании, такой предикат выражает значение прогрессива.

ТЕСТ ПО ФРАЗОВЫМ МОДАЛЬНЫМ ЧАСТИЦАМ

用语气助词和疑问词«了», «呢», «啊», «吧», «吗»填空。

1. 你的行李太多____, 一个人拿不来____?
2. 让他参加比赛行____? 他的病还没好____!
3. 春节我想去旅行, 决定不回国____。
4. 他的行李真不少, 一个人拿得了____?
5. 小张不喜欢音乐, 这张票就送给你____。
6. 大学队输了? 真没想到____!
7. 快考试____, 语法我还没好好地学习, 怎么会不着急____?
8. 你想去看画展,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儿告诉我____? 票已经没有了____。
9. 已经九点____, 他今天不会来____。
10. 这个灯罩是你作的____, 作得真好看!
11. 那边没有地方____, 就把车停在这里____。
12. 你们两位认识____, 不用介绍____。
13. 时间不早____, 你们别唱了____, 明天不是还要早起____?
14. 小王没出去, 他在屋里跟他女朋友听音乐____。
15. 他刚进城, 午饭前回来得了____?
16. 忙什么? 饭还没作好____。

ЗНАЧЕНИЕ, ФУНКЦИЯ И УСЛОВИЯ УПОТРЕБЛЕНИЯ ОПЕРАТОРА LE

Служебное слово LE названо оператором не случайно. Название «показатель» с мое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неуместно и приводит к заблуждениям.

Показатель — это некая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ая форма, выражающая определенную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ую категорию. У глагола, например, это может быть показатель вида, времени, лица, наклонения и т. д. Китайские же служебные слова не привязаны ни к одной из перечисленных категорий. Это не означает, однако, что LE не может выражать время, вид, таксис или наклонение. Все это — частные функции этого служебного слова, за которыми скрывается некое общее инвариант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позволяющее слову LE выступить в качестве оператора переключения состояния. Здесь приходится рассеять еще одно сложившееся заблуждение — признание за этим служебным словом значения нового состояния только в модальной функции. Приписание LE статуса оператора переключения состояния позволяет объяснить все частные, контекстно обусловленные функции LE.

Поскольку в синологии не совсем правомерно выделяются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е «лексическое» (词尾) и «фразовое» (句尾) LE, причем первому приписываются видовые или видовременные функции, а второму — модальные, необходимо сразу внести следующие уточнения.

Во-первых, не будучи употребленным в видовременном значении, LE всегда стоит в конц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и употребляется как модальная частица, кроме тех случаев, когда за ним следует другая фразовая частица, например: 够了吗? 够了吧 «Уже достаточно или наверно уже достаточно».

Во-вторых, обладая временной или видовременной функцией, оператор LE может занять позицию и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после глагола, и в конце фразы, после глагола или имени, входящего в глагольный предикат.

И, наконец, LE, как любой оператор языка типа китайского, обладает тем свойством, о котором мы уже говорили в применении к модальному глаголу 要. Кстати говоря, показатель YAO тоже можно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 как оператор. Этот оператор употребляется в диалогической речи тогда, когда ситуация вводится в рассмотрение и когда говорящий хочет подчеркнуть значимость сообщаем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Подробно об этом мы поговорим в одной из следующих публикаций.

В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е мы рассмотрим два аспекта. Первый из них — это частные контекстно обусловленные функции LE, а именно: а) LE как временной оператор; б) LE как модальный оператор; в) связь LE с сослагательностью; г) связь между позицией LE в предложении и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ым статусом речевого акта.

Второй аспект касается условий употребления оператора LE.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речь будет идти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о временной функции LE, а не о каких-либо других функциях, так как отсутствие здесь LE просто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отсутствие данного модального значения и не более того.

А. LE как временной оператор

Когда мы говорим про функцию LE как временного оператора, необходимо пояснить, что время здесь понимается в широком смысле. Это внешнее и внутреннее время. Внешнее время — это тот временной план, к которому отсылает говорящий (Г) в своем сообщении — а именно настоящее (Н), будущее (Б) или прошедшее (П) время. Эти понятия в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относительны, поскольку они не выражаются при помощи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х форм и могут определяться только по времени Г.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если время описываемой ситуации совпадает с моментом речи, значит время настоящее; если оно предшествует моменту речи — оно прошедшее, а если оно за нами следует, то это будущее. Каждый из этих случаев может быть маркирован, но может и не быть маркированным, или маркироваться по-разному. Все это, разумеется, справедливо только в том случае, если текст составлен в диалогическом режиме.

Под внутренним временем подразумевается способ локализации действия, обозначенного глаголом, на временной оси. Действие может занимать отрезок:

(1a) 小李在吃饭。

«Сяо Ли кушает.»

Ситуация здесь понимается как процесс, протекающий в момент речи

(1б) 小李吃完饭了。

«Сяо Ли кончил кушать.»

Здесь процесс достигает своего предела или результата. Но в предложении

(1в) 小李今天吃了午饭。

«Сяо Ли сегодня пообедал.»

говорится о факте совершения действия.

В предложении

(2a) 小李来了。

«Сяо Ли пришел.»

ситуация, обозначенная глаголом 来, может занять на оси времени только точку, причем это конечная точка процесса, которые не описывается самим глаголом. Так и в

(2б) 小李走了。

«Сяо Ли ушел.»

глагол 李, употребленный во втором значении «уходить», описывает лишь начальную точку некоторого действия.

У глаголов состояния, обозначаемые ими состояния можно представить занимающими отрезок на временной оси. Но состояние, в отличие от действия, не может развернуться как процесс, а просто длится во времени. Субъект состояния может входить в состояние, находиться в нем или выходить из него, как в примерах следующей группы:

(3а) 我饿了。 «Я проголодался».

(3б) 我很饿。 «Я очень голоден».

(3в) 我不饿了。 «Я больше не голоден.»

Соотношение действия или состояния с осью времени выражается категорией аспекта. Для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это категория вида. В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информация об аспекте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самом значении глагола или глагольного сочетания, включающего такие полноценные единицы как 来, 走 и 饿 из предыдущих примеров, в том числе когда они выступают как направительные или результативные морфемы в сочетаниях с другими глаголами.

Теперь обратимся к понятию временного оператора. Что подразумевается под названием «оператор переключения состояния»? Состояние здесь следует понимать как знание Г о мире или о текущем сознании слушающего, о его восприятии мира. Например, когда мы говорим:

(4а) 下雨了。 «Пошел дождь» («Идет дождь»)

это просто означает, что пошел дождь или идет дождь, но высказывание

(4б) 雨不下了。(不下雨了) «Дождь перестал.»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что до момента речи говорящему не было известно, что идет дождь, а вовсе не то, что Г только что почувствовал первые капли дождя, как в (4а). Значение LE в (4а) п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сознание Г и,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и слушающего переходит из одного состояния в другое. Это верно и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предложению (4б), только с точностью до обратного.

Но поскольку начало ситуации 下雨, как и начало ситуации 不下雨, (вернее наше знание о ней) предшествует моменту речи, мы вправе считать, что LE здесь выполняет функцию показателя прошедшего времени. Здесь осуществляется переход от состояния «не-Р» («Р» обозначает предикат или ситуацию в целом) к состоянию «Р» или наоборот, что соответствует инвариантному значению этого оператора.

Точно таким же образом LE может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ся как показатель будущего времени, если перед глаголом стоит какой-то другой показа-

тель,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щий о нереальности ситуации, например, 要, 快 или 就要, 马上.

- (5a) 要下雨了。 (5б) 雨快停了。
(5в) 他要走了。 (5г) 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Оператор LE сообщает о возможном переключении состояния в скором будущем. В таком контексте LE не выражает такое значение. Информация о том, что событие будет иметь место после момента речи, выражает модальный глагол 要 или наречия 快, 马上,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 или в сочетании с наречием 就.

Поскольку в течение длительного времени было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о мнение о функции LE как показателя завершённого вида (А. А. Драгунов) или прошедшего времени завершённого вида, приведем несколько пар предложений. Для каждой пары видов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одинаковы, а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внутри пар различаются наличием или отсутствием LE.

- (6a) 我买一双鞋。 (6б) 我买了一双鞋。
(7a) 小李来。 (7б) 小李来了。
(8a) 他吃午饭。 (8б) 他吃了午饭。
(9a) 你躺一会儿！ (9б) 你躺了一会儿？

И все же оператор LE несет и некоторые видовые функции, но не в том смысле, что он выражает завершенность, как это утверждают традиционные учебники. Речь идет о его функции как выразителя начинательного значения, указывающего на начало действи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или состояния.

- (10a) 小张哭了。 (10б) 奶奶睡了。 (10в) 我懂了。

Здесь значение начала процесса или вступление в состояние сопровождается значением прошедшего времени — процесс (состояние) началось прежде момента речи. Наличие LE здесь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означает, что данный процесс или состояние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в момент речи.

- (10a') 小张哭了。= 小张还在哭。
(10б') 奶奶睡了。= 奶奶还在睡。
(10в') 我懂了。= 我现在懂。

Кроме того, LE может выступать как показатель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сти действий, оформляя обозначение первой ситуации:

- (11a) 他吃了午饭出去。 (11б) 他吃了午饭出去了。

Это не является видовой функцией. Скорее это относится к категории таксиса, характеризующего времен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действиями в предикате или шире. Здесь LE п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ситуация 吃午饭 предшествует ситуации 出去.

Оператор LE может выражать значение «иметь место», участвовать в формировании видового значения фактивности без уточнения, достигло действие результата или нет. При этом его функция как показателя про-

шедшего времени сохраняется.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это значение всегда выражается категорией несовершенного вида.

(12a) 这本书我看了。[看了很久才看完。]

(12б) 这本书我看。[看了一半没看完。]

И, наконец, оператор LE может выступать как интенсификатор и ритмический «наполнитель»:

(13a) 等我一会儿，别走[了]！= 等我一会儿，别走啊！

(13б) 这牙膏不是我的，别扔[了]。= 这牙膏不是我的，可别扔。

Функция LE как модального оператора

Модальный оператор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временного тем, что оформляемое им высказывание не имеет отношения к событийному предикату, но переключение состояния всегда понимается как некое изменение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прежнему состоянию:

(14a) 现在已经是春天[了]。 (14б) 小王能跳舞[了]。

(14в) 别抽烟[了]。 (14г) 他不离开北京[了]。

Вышеприведенные примеры показывают, что LE вносит в исходную ситуацию значение изменения. В (14a-б) LE указывает, что было «не-Р», а теперь стало «Р», а в (14в-г) — наоборот. В примере (14г) человек хотел уехать, но теперь изменил свое решение (переход от «Р» к «не-Р»). В примере (14в) говорящий побуждает слушающего к изменению состояния перейти от курения к «некурению». Если убрать конечное LE, в предложениях будет просто говориться о каких-то положениях дел.

Такое же значение возникает при наличии в высказывании модальности «полемика».

(15a) 小王洗了澡[了]。 (15б) 今天下过雨[了]。

Без конечного LE эти предложения скорее воспринимаются как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Наличие LE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другой контекст: кто-то утверждает, что «не-Р» (小王没洗澡：今天没下雨). Такое противопоставление должно быть передано наличием конечного LE.

Когда показатель LE появляется в предложении, содержащем количественное или временное слово, возникает значение нормы. В конце такого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оператор LE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контекста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ет либо о достижении нормы,

(16a) 老王六十了，他今年退休。

(16б) 够了，再多我吃不了。

(16в) 三点了，三点半开会，我还要准备发言。

либо об отходе от нее.

(17a) 老王六十一了，不能继续工作。

(17б) 太多了，我吃不了(下)。

(17в) 三点了，火车两点五十五分开车，我们误点了。

С этим связаны и производные значения «и это долго», «и это много», «и это быстро»:

(18a) 我们走了四十分钟了，真远啊！

(18б) 他在北京住了两年了。

(18в) 我们已经学了五课了，不错吧。

(18г) 他们已经学了三年汉语了，还不会看报。

Отход от нормы может имплицировать оценку говорящим происходящего — «уже далеко» (18a), «надоело» (18б), «какие мы молодцы» (18в), «не в коня корм» (18г). Здесь подобные намеки очень прозрачны.

И, наконец, оператор LE в сочетании с частицей 就 выражает сослагательное наклонение: «если было бы P, то было бы Q»

(19a) 你早来的话，票就买到了。

(19б) 老张不生病的话，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В первом примере Q имеет отрицательное значение: 票没买到, но при условии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я P, Q имело бы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е значение.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состояние «не Q» переключилось бы в состояние Q, о чем и говорит наличие оператора LE. Во втором примере только меняются знаки условного и главного предложений.

Перечисленные модальные значения, выражаемые конечным фразовым LE, ставит этот оператор в один ряд с такими фразовыми частицами как 嘛, 吧, 呢, 啊. Наличие таких частиц придает высказыванию определенную модальность, поэтому когда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й знак опускается,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не деформируются, а просто лишаются привнесенного значения.

Последний вопрос, который мы обсудим в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е, это позиция LE в предложении в том случае, когда этот показатель функционирует как временной оператор.

Раньше уже говорилось, что LE в этой функции может занять позицию внутри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после глагола, либо в конц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после глагола или какой-то именной группы. Можно ли здесь говорить о каких-либо закономерностях? Видимо, важную роль здесь играют два фактора. Первый — это характер речевого акта, т. е.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ый тип, к которому относится данное высказывание. Второй фактор — семантика самого глагола, которая определя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остановки после него именной группы — числительного и счетного слова, являющимися полноценным объектом. Играет роль также, имеется ли

при глаголе передвижения типа 来 и 去 такой участник ситуации как конечная точка действия.

В общем случае мы различаем следующие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ые типы: сообщение, анонс, уточнение, разъяснение и подтверждение. Анонс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сообщения большим пафосом, большей неожиданностью для слушающего. Уточнение задается как вопрос, а разъяснение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ответ на него. Это может быть и общий, и частный вопрос. Подтверждение делается тогда, когда истинность положения ставится под сомнение. О принадлежности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к определенному речевому акту можно судить по акцентному выделению и по лексическому оформлению.

- | | |
|-------------------------|--------------------------------|
| (20a) 我们买了一辆新车。 | Сообщение. |
| (20б) 我们买新车了! 爸爸回来了! | Анонс. |
| (20в) 我们买新车了。 | Разъяснение. |
| (20г) 我们买了车。 | Разъяснение или подтверждение. |
| (21a) 小王去城外了。 | Сообщение. |
| (21б) 小王去城外了吗? | Уточнение. |
| (21в) 小王去城外了。 | Разъяснение или подтверждение. |
| (21г) 小王去了城外。 | Разъяснение или подтверждение. |
| (22a) 我丢东西了! | Анонс. |
| (22б) 你丢甚么东西了? | Уточнение. |
| (22в) 我丢了一件行李。 | Разъяснение или сообщение. |
| (23a) 我今天看电影了! | Анонс. |
| (23б) 我今天看了一个电影。 | Сообщение. |
| (23в) 你看了甚么电影? 你看甚么电影了? | Уточнение. |
| (23г) 我看了电影。 | Подтверждение. |
| (23д) 我看电影了。 | Разъяснение. |
| (24a) 吃午饭了! | Анонс. |
| (24б) 你吃了午饭吗? 你吃午饭了吗? | Уточнение. |
| (24в) 我吃了午饭。 | Подтверждение. |
| (24г) 吃了午饭。吃午饭了。 | Разъяснение. |
| (25a) 你今天洗澡了吗? | Уточнение 1. |
| 你洗了澡吗? | Уточнение 2. |
| 你洗完澡了嘛? | Уточнение 3. |
| (25б) 我今天洗了澡。 | Подтверждение. |
| (25в) 我洗了澡。我洗完澡了。 |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й ответ. |

Из приведенных примеров видно, что в анонсе LE всегда занимает позицию в конце фразы. У сообщений только наличие счетного слова препятствует такому оформлению. Речевой акт «подтверждение» тяготеет к оформлению LE внутри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после глагола.

ТЕСТ НА ОПЕРАТОР LE

I. Укажите буквами и цифрами после следующих предложений, какие в них реализованы функции оператора LE. Напоминаем, что он может выступать в качестве показателя:

- A1 — прошедшего времени;
- A2 — ближайшего будущего времени;
- A3 — начинательного видового значения;
- A4 —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сти действий;
- A5 — интенсификации или ритмического наполнителя;
- A6 — значения фактичности;
- B1 — перехода в другое состояние;
- B2 — изменение намерения, внутреннего состояния или положения дел;
- B3 — значения полемики (противопоставления мнения);
- B4 — достижения нормы;
- B5a — отклонения от нормы;
- B5b — оценки (укажите оценку и отношение говорящего);
- B — сослагательности

- 1. 可以了，今天你已经完成了任务。
- 2. 我做了一个蛋糕。
- 3. 那个男人喝醉了。
- 4. 老王比结婚前年轻了
- 5. 客人要到了，你也该走了。
- 6. 我的表快了两分钟了。
- 7. 可惜妈妈不在这儿，她看见了该多高兴。
- 8. 你不吃的话，就不会生病了。
- 9. 小王爱上了我妹妹。
- 10. 车上坐了五个人了。
- 11. 衣服我洗了，不知道洗得干净不干净。
- 12. 鞋太贵，不买了。
- 13. 快到下一站了，下车的请准备下车。
- 14. 谁说他没吃饭，他吃了饭了。
- 15. 鞋太贵了，不买了！
- 16a. 小张已经离开上海[了]。
- 16b. 茶很热拿好[了](啊)。

II. После следующих предложений укажите характер речевого акта и поставьте в них ударения. Напоминаем список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ых типов: 1 — анонс, 2 — сообщение, 3 — уточнение, 4 — разъяснение, 5 — подтверждение, 6 — коррекция.

1. 你昨天看比赛了？
2. 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
3. 小王离开北京了。
4. 小李昨天表演了一个节目。
5. 小张取出了两件行李。
6. 到站了！
7. 我又交了一个好朋友。
8. 小李抽起烟来了。
9. 他丢了甚么东西？
10. 我找到了那个钱包。
11. 小张取出了两件行李，[不是三件]。

ЕЩЕ РАЗ НА ТЕМУ ЗАГОЛОВКОВ В КИТАЙСКОЙ ПРЕССЕ

В первом выпуске нашего альманаха был помещен материал под названием «Как читать заголовки в китайской прессе». В этой заметке мы обращали внимание на те трудности, которые препятствуют быстрому восприятию заголовка. Особенно если встречаются новые слова, названия мест или читатель незнаком с некоторой 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ой информацией.

Одной из форм тренировки является искажение содержания подлинных заголовков и подстановка трактовок ложных, но не простых, а таких, которые могут подсказать, как все-таки следует понимать этот заголовок.

Ниже помещены десять заголовков, каждый из которых снабжен тремя трактовками, одна из которых является истинной (ответы см. в конце книги)

2002年报刊阅读水平考试(TST02PL)

(一) 深圳赛格大厦“炸弹”惊魂，万人紧急大疏散

(A) 香港深圳和赛格两个大楼被轰炸，冒出黑烟。

有近万人紧急离开大楼，受惊不小；

(B) 深圳与赛格大厦因有人置放炸弹，近万人被紧急疏散，受惊不小；

(C) 在深圳区的赛格大厦出现了骗人的炸弹事件，有人说是演习，
楼内近万人离楼，受惊不小；

(二) 背负19年女性身躯的屈辱岁月

(A) 一个19岁的女孩被强奸后，被迫做变性手术；

(B) 19年前，由于医生失误，变性手术把他变成女性；

(C) 19年前，变性手术把她变成男性；

(三) 超车不成竟鸣枪威胁

(A) 买超级轿车不成功，开枪威胁商店主人；

(B) 某警察车司机想超越前面的车，没有成功，就开枪威胁，
逼得对方停下；

(C) 超级车上无鸟无枪，说明车主没有去打鸟；

(四) 明年大学生就业更困难，北京研究生报考异常火爆，考生想赶上 “末班车”

(A) 今年北京各大学毕业生都想读研究生，大批报考，怕失去机会；

(B) 北京大学毕业生赶末班车报考，发生爆炸事件；

(C) 北京许多大学毕业生都想读研究生，为了挤车发生失火事件；

(五) 300尾中华鲟幼放归大海

(A) 300盒中华牌鲟鱼罐头被抛入海中；

(B) 尾是鱼的量词，鲟幼是小鲟鱼。300罐这种贵重的罐头鱼，
被海水冲掉；

(C) 为了繁殖更多名贵的中华鲟鱼，300条小鱼被放归大海；

(六) 香港性虐儿童案件成倍增长

(A) 香港儿童受到性虐待的案件大幅度增长；

(B) 香港儿童的性犯罪率增长一倍。

(C) 香港儿童性虐待的案件已增长数倍。

(七) 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国内美元黑市价格首次跌破官价

- (A) 人民币贬值后对政府压力加大，美元黑市价格首次达到最高峰；
- (B) 人民币不再贬值，对美元黑市价格产生很大压力；
- (C) 人民币不断升值，国内美元黑市价格首次被迫降到官价之下；

(八) 本·拉登——只不过是别人的挡剑牌。巴基斯坦总统披露详情

- (A) 本·拉登也是恐怖份子，但他后面还有很多的恐怖组织。

他的作用是使世人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

- (B) 本·拉登并不是真正的恐怖份子，而在为别的恐怖份子作替身；
- (C) 本·拉登只不过被别人利用，消灭他还会有更多的恐怖份子；

(九) 输血不慎导致一家三口染病——探访一个艾滋病家庭

这篇报道介绍

- (A) 一个家庭怎麼通过输血摆脱艾滋病；
- (B) 一家三口人在为别人输血时，使对方传染了艾滋病；
- (C) 在输血时不小心，一家三口人感染了艾滋病；

(十) “多道多助，失道寡助”——评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落选

- (A) 有道德的人会得到很多人的支持，没有道德的人则反之；
- (B) 道德越多，支持你的人就越多。

这是美国在人权委员会上被选的原因；

- (C) 有道德的国家就会得到支持，失去道德的国家就不会得到大量的支持。这就是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没有当选的原因；

中国历史简介

谭敏霜

学中国历史的人感到最伤脑筋的是，朝代太多，朝代的名称和先后次序不容易记，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更不知道有多少，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做了什么事，或者什么时代因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常常会弄得糊里糊涂。结果，虽然学了好几年，脑子里还是一笔糊涂账。其实，学中国历史只要懂得一些窍门儿，抓住几个关键问题，就能整理出一个系统来，一目了然。这样，学的时候不但不会感到困难，而且还越学越有兴趣。

以下，我们根据中国历史书上惯用的术语和叙述历史的传统方法，把中国历史整理出一个大纲来，并不对历史的发展作出任何评价。

I 兴盛衰亡和改朝换代

古时候，根据中国人的观念，国家的君主天子是奉行天命管理天下的，天子一定是个贤明能干的人。他建立自己的王朝以后，父传子，子传孙，一代代相传下去。

自然界的一切都有兴盛衰亡这几个过程，国家也是一样。一个国家在它兴盛的时候，它的君主一般来说是个贤君，到了它衰亡的时候，不是昏君就是暴君。那时候，就会有一个贤明能干的人出来革掉那个昏君或者暴君的命，代替他做天子，建立新的王朝，统治天下。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不过就是这样。

II 父子相传和理想的禅让制社会

三代
夏、商、周

任用贤者这个思想反映了中国人对理想社会的观念，就是传说里的禅让制社会。

传说，在远古的时代，贤明的君主到了年老的时候，并不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把它让给帮助自己管理国事的另一个贤明的人，比如说：尧曾经让位给舜，舜让位给禹，这种制度叫禅让制度。后来禹把王位传给儿子启，建立了夏朝。从此以后王位就父子相传了。中国人最早称华夏人，华夏这个词儿就是那个时候来的。

中国最早的三个朝代是夏、商、周，也叫三代。这三代在许多方面还带着原始社会的特点。相传夏朝亡在桀手里，商朝亡在纣手里，这两个人都是古时候的暴君。起来革他们的命的是商汤和周武王，商汤建立了商朝，武王建立了周朝。汤和武王都是贤君。武王用了一个贤明的丞相叫周公帮助他治理国家。他们建立和巩固了周王朝。

从考古学家出土的文物中，我们知道，中国有文字不早于夏朝，所以商以前的历史究竟可靠不可靠，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考证。

西周

三代中的周本来是黄河流域中西部的一个部族，后来它渐渐强大起来，打败了纣，统治天下，建都在中国西北部的镐（就是较早的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后来因为有外族侵犯，周朝把首都迁移到东部的洛邑（就是较晚的洛阳，河南省洛阳市），迁都以前叫西周，迁都以后叫东周。

III 内乱、外患和迁都

中国历史上，同一个朝代有时候分成东和西，南和北。这是因为首都从西部搬到东部，从北部搬到南部的缘故。西周和东周，西汉和东汉，西晋和东晋，北宋和南宋都是这样。

迁都的原因，一个是由于内乱，一个是由于外患。国家到了衰弱的时候，免不了发生内乱。有了内乱外族就会乘机而入，发生外患。

中国东面是大海，西面、北面和南面是外族居住的地方。古时候，中国人把这些外族叫做胡人或者夷人、蛮人等。特别是从西北和北方来的游牧民族他们不断地侵犯中国，使当时的统治者非常伤脑筋。国家在强大的时候，遇到外族入侵，或者派兵去讨伐他们，或者用移民的办法把他们同化，或者同他们建立友好的关系，或者建筑起长城来防御他们。国家在衰弱的时候，就顾不了边疆了，只好把国都搬到离边境比较远的安全地方。

IV 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

东周
春秋战国

分

周朝的王执政以后，把土地分封给许多有功的臣子，管他们叫诸侯。后来诸侯的势力越来越大。到了东周的时候，他们互相争霸，简直就不听周王的指挥了。因为后来有一部名叫《春秋》的书（相传是孔子写的）记录了这段时期的事情，历史上就把这个时期叫做“春秋时代”后来，诸侯闹得越来越不象话，连续不断地发动战争，一打就打了几百年，这就是历史学家所说的“战国时期”。战国时代比较大的诸侯国家有七个：齐、楚、燕、韩、赵、魏、秦。其中楚国和秦国最强盛，在七国中称霸。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像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他们到处游说，想说服当时的统治者，接受自己的政治思想。所以那个时期，中国的学术思想很发达。公元前246年，秦灭了六国，统一了天下，东周将近五百年的分裂局面才算结束。这以前的整个历史时期，习惯上叫先秦时期。

秦统一中国

和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可是他焚书坑儒，修建万里长城，引起了人民的不满。秦朝统治前后不过十几年，就爆发了农民起义。

楚汉之争

旧诸侯乘机起来灭了秦。可是起义军队互相之间又开始争权夺利，形成楚汉之争，最后，汉王刘邦打败了楚霸王项羽，建立了汉王朝。

西汉

首都在西部的长安。所以后来也叫西汉。汉朝是中国历史上强大的统一国家。“汉人”“汉语”就是从此而来的。汉朝到了武帝的时候，东争西战，打败了许多弱小民族，扩大了中国的领土面积，又派张骞

东汉

到西域各国搞好和这些邻国的关系。当时中国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西汉末年，国内混乱起来。首都就从西面的长安搬到东面的洛阳，叫东汉。因为西汉在前，东汉在后，历史上也叫前汉后汉。东汉时，佛教开始传到中国。东汉末年，宦官掌握了政权，国家大乱，爆发了农民起义，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

魏晋

合

那时也出现了道教。中国有一部著名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就是描写那个时候的事件。打开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句话就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用这句话来形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真是再恰当不过了。三国鼎立的局面继续了六十年，最后晋灭了魏统一了天下。统一不久，国内的政治又非常不稳定，这时候，匈奴各国强大起来，侵入中国，造成历史上所说的五胡乱华。结果，晋朝先形成西晋、东晋，然后，又改朝换代，分裂成南北朝。

V 南方和北方

中国文化的发源地本来在北方的黄河流域，所以许多大的历史事件也都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向西部或者向东部发展的。后来南方的楚国强大起来，历史舞台扩大了，许多历史事件就以长江为中心向南北方向发展和演变了。以上提到的楚汉之争，三国鼎立，都是具体的例子。

分

到了晋朝末年，中国就分成南北两部分叫南北朝。

南北朝

从此也出现了南方人、北方人，南方菜、北方菜的说法。南北朝时南方和北方都更换了好几个朝代，经过了将近170年。南北朝的时候，汉族的文化主要在南方继续发展。当时南朝的首都在金陵（南京）。北朝曾经由游牧民族统治。那时候，佛教在中国北方特别兴盛。合 第六世纪末，北方的隋统一了中国，隋炀帝即位以后，为了表现自己，大规模地开凿运河，把黄河、长江和其它几个大水道沟通起来。炀帝是个暴君。隋立国不到三十七年就被唐所代替。

隋唐和五代十国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句话虽然有道理，可是分和合在时间上的长短，就要看具体的情况了。担负起统一中国使命的朝代，不管是秦也好，隋也好，因为实行了暴政，结果寿命不长。秦之后的汉，隋之后的唐，相反的都是文化繁荣昌盛，有三、四百年历史的大朝代。这些朝代经过兴盛和衰亡的过程，然后才出现分裂的局面。分 唐以后，中国经历了五代十国的动乱时期。到了宋才统一起来。

VI 外族统治中国

首都以南北方向转移

北宋

合

宋朝的首都开始是在北方的汴京——开封。所以那时候叫北宋。北宋后来被东北的女真族所灭，女真定国号叫

金。建都中都（即现在的北京）。

南宋和金

分

宋朝迁都到南方的杭州叫南宋。北宋和南宋前后经历了三百多年，最后被蒙古人所灭，建立了元朝。合 元朝时中都改名叫大都，从此以后，中国的首都多半在这个北方的城市。

元、明、清

元朝是一个外族建立起来的王朝，虽然对汉人实行高压政策，可是在文化方面比汉人落后得多，所以只能接受同化。元朝建国不到一百年就瓦解了。元之后是明，明朝首都先定在金陵（南京），后来搬到北京。所以南京和北京都有明朝皇帝的坟墓——明陵。明朝继续了270年，终于又被北方的满族所灭。满人建立的清朝是唯一一个统治中国将近三百年的外族统治者的王朝。清朝后期，爆发了农民革命，农民革命的领袖建立了太平天国。国都在天京（南京）。它存在不过十六年就被消灭了。这以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不断侵入中国，想把它瓜分。受到西方民主思想影响的中国先进人物孙中山等人发动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首都搬到南京。直到一九四九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首都才迁回北京。

历代分合表

合		分	
小朝代	大朝代	小朝代	大朝代
	1. 夏—前 2140—1711		
	2. 商—前 1711—1066		
	3. 周—前 1066—770		
5. 秦—前 221—207			4. 东周（春秋战 国）—前 770—256
	7. 汉前公 206—220	6. 楚汉之争	
	9. 晋 265—420	8. 三过（魏、 蜀、吴） 220—280	
11. 隋 581—618		10. 南北朝 420—589	
	12. 唐 618—907		
	14. 北宋 960—1127	13. 五代十国 907—960	
16. 元 1280—1368			15a. 金 1115—1234
	17. 明 1368—1644		15b. 南宋 1127—1279
	18. 清 1644—1911		

ТЕСТ ПО ИСТОРИИ КИТАЯ

1. 填空

1. 一个国家在它兴盛的时候，它的君主一般来说是个____，到了衰亡时，不是____，就是____。
2. 武王用了一个鲜明的丞相，叫____，帮助他治理国家。它们建立和巩固了____王朝。
3. 不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把它传给一个贤明能干的人，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____制。
4. 据说禹的儿子篡夺帝位，建立了____朝，从此以后就开始实行父子相传的____制了。
5. 我们可以用____、____这句话来形容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的趋势。
6. 中国有名的古都____在今陕西省____市。
7. 春秋战国时代多著名的学者____、____、____、____等到处____，想说服当时的统治者接受自己的政治理想。
8. 中国历史上有些朝代分东西、前后，有写分南北，这主要是因为____和____而引起的。
9. 中国东面是____，西面、北面 and 南面是____居住的地方。古时候，中国人把他们叫做____人或____人。
10. 战国时期的七雄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和____。
11. 战国时____国和____国最强盛，在七国中____。
12.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是____，人们把他叫暴君，是因为他____，____引起人民的不满。
13. 史书上说的____指的是汉王____和楚霸王____之见的争夺。
14. 汉武帝派____出使西域，同西部邻国建立睦邻关系。
15. 佛教是在____时开始传入中国的。
16. 晋统一天下不久，匈奴各国侵入中国，造成历史上所说的____，结果晋朝分裂成____。
17. 三国时代的三个国家是北方的____、西方的____、南方的____。
18. 北宋和南宋前后经历了____多年，最后被____人所灭，建立了____朝。
19. 清朝末年爆发了农民革命，建立了____，国都在____，它存在不过____年就被消灭了。
20. 隋立国不到三十七年就被____所代替。

2。是(+)非(-)问题

- 1。 道教喝到家不是一回事。
- 2。 夏朝亡在纣手里，商朝亡在桀手里。
- 3。 中国有文字不早于周朝。
- 4。 习惯上说的先秦时期要指的是春秋战国时代。
- 5。 西汉早于东汉，所以叫后汉。
- 6。 元朝时蒙古人对汉人实行高压政策，把汉人同化了。
- 7。 北宋被东北的女真族所灭，女真改国号叫金。
- 8。 古时的镐就是现在的西安。过去的汴京就是开封。
- 9。 东汉末年宦官掌握了政权。
- 10。 秦始皇虽然是个暴君，但他大规模地开掘运河，把黄河、长江等大水道沟通起来。

3。选择问题

- 1。 南北朝时，南朝的首都在
<A>开封；金陵；<C>洛阳；<D>杭州。
- 2。 五代十国的动乱时期是在
<A>唐以后；南北朝时；<C>南宋以前；<D>明清之见。
- 3。 北宋的首都在
<A>中都；洛阳；<C>汴京；<D>金陵。
- 4。 南宋迁都到
<A>金陵；开封；<C>洛阳；<D>杭州。
- 5。 炀帝是哪个朝代的皇帝？
<A>隋；晋；<C>魏；<D>蜀。

4。回答问题

- 1。 请简单地说明一下，中国过去遇到外族入侵时一般是采取什么对策？
- 2。 中国历史上哪些朝代是由外族统治的？
- 3。 北京曾经是哪个诸侯国家和哪些朝代的首都？
- 4。 中国历史上哪些朝代是大朝代，哪些朝代是小朝代？
- 5。 南京曾经充当过哪些朝代的首都？

启发性问题

I-III

- 1。 请谈谈改朝换代和革命这两个观念。
- 2。 怎么用自然界的兴盛衰亡来解释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
- 3。 请讨论一下夏商周三代的君主：哪些是贤君，哪些是昏君或暴君？
- 4。 什么是禅让制？
- 5。 中国历史上什么时候开始实行父子相传的世袭制？
- 6。 «史前史»这个术语应如何解释？
- 7。 中国历史上有些朝代分东、系、前、后，有些分南、北，原因何在？

IV-VI

- 1。 请以具体历史事实为根据，谈谈分旧必合，合旧必分的说法。
- 2。 张骞是谁，他为什么要出使西域？
- 3。 五胡乱华和楚汉之争是怎么一回事？
- 4。 汉人和汉语的概念是从哪儿来的？
- 5。 西汉有什么迁都？
- 6。 佛教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
- 7。 道教是什么时候出现的？道教和道学是一回事吗？
- 8。 三国是哪三国，它的领袖是什么人？三国时期出现了哪些有名的人物？
- 9。 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有南北之分而无东西之分？东西之分实际上表现在哪方面的对立？
- 10。 谈谈秩 的 一国一滋观念。
- 11。 南宋在谁的手里？北宋呢？你知道，岳飞和文天祥这两个历史人物吗？
«莫须有»的罪名这种说法是从哪儿来的？
- 12。 元、明、清的首都在哪里？明陵在哪里？请列举中国历史上的古都，这些城市曾经做过哪些朝代的国都或京城？
- 13。 明怎么灭元？满清什么时候入关？太平天国是怎么一回事？
- 14。 中国历史上有哪些大朝代和小朝代，它们的特点是什么？请按先后次序列举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

И. Г. ЖУЛАМАНОВА

КРОСС-КУЛЬТУРНЫЕ ТЕОРИИ ВЕЖЛИВОСТИ И СТРАТЕГИИ РЕЧЕВОГО ПОВЕДЕНИЯ

Politeness theories analysis, as well as a set of discursive strategies related to the politeness phenomenon, and some conversational data on their spontaneous realization are presented in the article.

Вежливость как социо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е явление, а также как прагматическая категория пока не имеет единого определения. Наиболее узким пониманием является сведение вежливости к речевому этикету, от чего лингвисты уже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полностью отказались /1/. Наиболее широко вежливость понимается как уместность речевого и неречевого поведения коммуникантов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социальной приемлемости /2/, /3/. Особенно актуальна проблема уместности в рамках кросс-культурной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

В исследовании вежливости как социально-языковом явлении выделяется два подхода, и,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две группы теорий: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ые теории и социально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ые теории.

К первой группе теорий относятся Правила вежливости Р. Лакоффа и Принципы вежливости Г. Лича, основанные на Принципах кооперации Х. Грайса. В рамках этих теорий 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поведение, в том числе речевое поведение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ся как подчиняющееся прагматическим правилам, подобным правилам грамматики, управляющим языковыми структурами. А. Вежбицкой в связи с этим предложен термин — «иллокутивн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исчисляющая средства выражения прагматических значений в языке.

Р. Лакофф предложил два основных прагматических правила: «Выражайся ясно» и «Будь вежлив». Последнее включает такие правила, как: «Не навязывайся», «Предлагай варианты», «Будь дружелюбным». Каждое из правил вежливости вносит определенные 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ие эффекты в языковое общение. Так, правило «ненавязывания» позволяет говорящему дистанцироваться от собеседника, правило «вариативности» да-

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ть уважение к собеседнику, правило «дружелюбия» создает эффект друж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коммуникантами.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цели и ситуации общения доминирует либо правило «ясности», либо правила вежливости.

Г. Лич понимает вежливость как недостающее звено между Принципом кооперации,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и смыслом высказывания в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и с речевым актом, совершаемым говорящим, с другой. В Принципы вежливости им включаются: такт, щедрость, одобрение, скромность, согласие, сочувствие. По мнению Г. Лича, в разных культурах некоторые принципы признаются более важными, чем все остальные. Г. Лич различает абсолютную, нормативную вежливость, функционирующую в виде шкал вежливости, а также относительную вежливость, обычно привязанную к определенному контексту и ситуации.

Принципы вежливости, предложенные Р. Лакоффом и Г. Личем, являются основой феномена вежливости в языковом общении, но они описывают лишь абсолютную вежливость вне контекста общения. Ю. Пан /6/ соотносит такое описание вежливости с языковой компетенцией. В таком случае относительная вежливость, действующая в определенных социальных условиях, соотносима с порождением речи.

С наше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обыденное понимание вежливости, отраженное в постулате, не раскрывает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мотива вежливости с другими мотивами поведения человека.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оно описывает поведение говорящего только в этно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х рамках, в пределах правил, принимаемых людьми одной социальной общности о правилах общения. Такой подход не учитывает тот факт, что в разных социальных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общностях такие правила могут различаться.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если считать вышеуказанные принципы абсолютным понятием, то постулат вежливости неуниверсален, например, в молодежных и криминальных субкультурах следует считать его либо отсутствующим, либо ограничивающим свое действие.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в каждой социальной группе, а также этнокультурной общности,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в определенных стереотипных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ых ситуациях имеются свои принципы. То есть, если признать универсальным принцип вежливости, то относительный характер будут носить принципы Г. П. Грайса, Г. Лича, Р. Лакоффа. Так, правило «Не навязывайся» неверно в ситуации приема и угощения гостей для русской и казахской культур, а также, по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ам информантов, даже для некоторых социальных групп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и немецкой культур.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феномена вежливости в разных языках и культурах в основном сосредоточены на сопоставлении языковых средств реализации тех или иных речевых актов. Такими средствами являются определенные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ие структуры и лексические единицы, служащие,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показателями совершения конкретного речевого акта,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демонстрирующие соотношение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х составляющих данного акта — социальной дистанции между коммуникантами,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й власти одного коммуниканта над другим, уровня навязчивости речевого акта. Социо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ая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я таких языковых средств разработана в Теории вежливости П. Браун и С. Левинсона /4/. Она также оказалась весьма успешной попыткой формализовать социальный контекст и включить его в рамки теории вежливости.

Ядерным понятием теории является «Акт, содержащий угрозу лицу» («Face Threatening Act x») (FTA x)), или, угрожающий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ый акт. Это понятие основано на двух допущениях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социально-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х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 участников общения: все члены общества имеют «лицо», которое понимается как публично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о самом себе, включающее: (а) негативный образ, включающий право на личн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и его неприкосновенность и право на свободу от навязывания чужой воли; (б) позитивный, то есть положительный образ, непременно включающий желание оценки этого образа по достоинству и одобрения его со стороны окружающих. В процессе общения коммуниканты могут совершать речевые и неречевые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ые акты, угрожающие своему «лицу» и «лицу» собеседника. Тяжесть угрозы, содержащейся в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ом акте, измеряется суммой трех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х переменных: социальной дистанции между коммуникантами,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й власти говорящего над слушающим и абсолютного уровня навязчивости того или иного акта в определенной культуре.

В процессе общения коммуниканты совершают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ые акты, угрожающие их негативному и позитивному образу. Вежливость в данной теории понимается как минимизация угрозы как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слушающему, так и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говорящему, установление баланса между степенью угрозы каждому из них путем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принятых в данной культуре вербальных и невербальных средств.

В этой теории разработана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я вербальных стратегий вежливости, которые понимаются как приемы минимизации угрозы как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слушающему, так и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говорящему, уста-

новление баланса между степенью угрозы каждому из них путем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принятых в данной культуре вербальных и невербальных средств. Эта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я в общем вид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а в таблице 1.

Таблица 1

Макростратегии вежливости

Совершить речевой акт					5. Не совершать речевой акт
Огласить речевое намерение			4. Не оглашать речевое намерение		
1. Огласить смело, без компенсации морального ущерба	Огласить с компенсацией ущерба				
	2. Огласить, используя позитивную вежливость, компенсируя позитивный образ коммуниканта	3. Огласить, используя негативную вежливость, компенсируя негативный образ коммуниканта			
Некомпенсирующие стратегии	Позитивные стратегии	Негативные стратегии	Скрытые стратегии	Стратегия отказа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учета говорящим позитивного или негативного лица слушающего при совершении речевого акта, выделяются: прямая стратегия вежливости, совершаемая без учета лица слушающего, косвенные стратегии — негативная, позитивная, скрытая, а также отказ от совершения речевого акта. Выбор стратегии предопределяется значениями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х переменных в ситуации общения в той или иной культуре. Так, при прощании гостей с хозяином китайцы извиняются за доставленные неудобства, апеллируя к негативному лицу слушающего, тогда как русские, казахи, американцы благодарят за прием, апеллируя к его позитивному лицу.

Яркой иллюстрацией стратегий вежливости служит китай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отказа в форме согласия. Именно отказ подразумевается под расплывчатым «да» в ответ на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в деловой ситуации. Внешнее согласие позволяет адресату про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ть поддержку интересов и желаний адресанта, то есть сохранить его позитивный образ. Скрытая стратегия, граничащая с позитивной, делает отказ в кита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более вежливым /5, 260/. В межкультурном контакте та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китайского коммуниканта поднимает в сознании русского человека этический вопрос истины и лжи как вежливого и невежливого поведения и угрожает его негативному лицу.

Русская и 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культуры гораздо более умеренны в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и скрытых стратегий, для выражения отказа в деловой ситуа-

ции в этих культурах используются позитивная и негативная стратегии. Вместе с тем, американцев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с русскими и казахами отличает более активное предпочтение прямых стратегий. Так, в ситуации, когда начальник спрашивает секретаря: — *Вы не сделали копию книги?* — *Нет, я забыла.*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русского и казаха такое оправдание секретаря неуважительно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слушающему, то есть наносит ущерб его позитивному лицу. Русский секретарь ответит: — *Я не успела.* Такой ответ для американца приемлем, только если он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не успел сделать требуемое дело.

Заботой о позитивном лице слушающего объясняется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в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отменять деловую встречу лично, отмена встречи через секретаря или друга выглядит как отказ брать на себя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за ее последствия, то есть как пренебрежение интересами слушающего. Русский коммуникант должен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лично извиниться, сохранив позитивное лицо слушающего. 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защищает негативное лицо отменяющего встречу, не позволяя его упрекать и давая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скрыться за посредником. Вообще, такие акты, как критика и упреки, в западной культуре имеют большую степень навязчивости и,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угрозы, чем в русской.

Теория П. Браун и С. Левинсона явилась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й базой широк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ежливости в одном и нескольких языках. Эта модель вежливости преодолевает недостатки предшествующих моделей, благодаря тому что учитывает противоречивое соотношение позитивного и негативного лица коммуникантов. Она объясняет, например, почему вежливо «навязчивое» угощение гостей: хотя оно наносит ущерб негативному лицу слушающего, но демонстрирует понимание и одобрение его потребностей, то есть компенсирует его позитивное лицо.

Вместе с тем, теория П. Браун и С. Левинсона породила три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ых вопроса: универсально ли понятие лица, каков вес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х переменных в разных культурах,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ли речевые акты являются угрожающими во всех культурах.

Ученые, исследующие азиатские культуры (например, Л. Р. Мао), пришли к выводу, что понятие лица в западных культурах построено на индивидуализме, на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индивидуума от других членов общества или сообщества, а в восточных культурах — на коллективизме, где лицо присуще не индивидууму, а социальной группе. В силу различий в понятии «лица» в разных типах культур мотивация для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стратегий вежливости различна. То есть можно констатировать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двух систем «лица» — независимой и

взаимозависимой. В ряде азиатских культур также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 важно понятие «внутренних» и «внешних» социаль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которые задают зависимость системы «лица» от ситуации общения. «Внешние» отношения — это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посторонними людьми в ситуации случайного, временного контакта. А «внутренние» отношения — это, во-первых, отношения, описанные в конфуцианском этикете: правящий-управляемый, отец-сын, муж-жена, старший-младший, друг-друг, а такж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овместности», то есть отношения людей, связанных совместной работой, учебой, проживанием в одном городе, имеющих одного и того же работодателя. Культурно специфическим оказывается тот факт, что «внутренн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участниками общения, например, в кита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требуют более высокой степени вежливости, чем «внешние», тогда как в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выбор стратегий прямо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ен.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попыток проверки теории П. Браун и С. Левинсона, ее положения активно оспариваются, а также расширяются. Одним из аргументов является тот факт, что каждый речевой акт сам по себе не может оцениваться как более или менее вежливый, поскольку он может оказаться просто неуместным. Как показано в работе Пань Юйлин /6/, вежливость может проявляться на более высоком уровне, чем речевые акты, то есть на уровне дискурса.

Примером действия стратегий вежливости на уровне дискурса является один из способов выражения просьбы, исследованных нами на материале русского, казахск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и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английского языков. Если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эта стратегия нередко одношаговая и обращена к негативному лицу слушающего, то в казахской и кита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ах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степени ее навязчивости она более «распределенная» в дискурсе и удовлетворяет позитивное лицо слушающего. Прежде чем обратиться с просьбой, коммуникант делает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в пользу говорящего, основываясь на его нуждах или интересах. Это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может принимать форму приглашения в гости, в ресторан, на обед или ужин (деловая беседа за ужином у китайцев). Но это может быть и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о помощи, выгодной работе, заработке, визит с подарками ко дню рождения и т. п. Просьба высказывается как бы между прочим, после долгих разговоров, не имеющих отношения к ней, либо позже при следующей встрече (например, просьба одолжить деньги) и не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отказа. Так, китайская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ница прямо выразила свое разочарование, когда в ответ на ее просьбу помочь в установлении контакта с местной средней школой она получила от русской

коллеги совет обратиться в городск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Опыт предшествующего общения с коллегой, ее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ая работа» по установлению отношений позволял ей уверенно обратиться с такой просьбой. Ее разочарование в связи с косвенным отказом выразилось в следующей реплике: *«Я думала, что мы с вами друзья, и вы сможете помочь мне!»*.

В русской и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ах «восточная» стратегия дискредитирует друж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если русский или американец понял, что его, с его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используют» как орудие достижения какой-то цели.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на уровне дискурса в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действует скрытая стратегия, направленная на совершение одним из коммуникантов действия в пользу другого. Она реализуется не как просьба, а как жалоба. Реакцией на жалобу служит предложение слушающего совершить действие, желательное для говорящего. Та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не принята в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поскольку она невежлива из-за угрозы негативному лицу слушающего.

Дискурсивная заданность отличает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английский,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и казахский с китайским, с другой, в «бенефитных» ситуациях, когда говорящий действует в пользу слушающего. В казахской и кита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ах говорящий делает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два-три раза, слушающий отказывается, хотя намерен принять услугу. Нами был зафиксирован следующий диалог в маршрутном такси, реализующий данную стратегию. Пожилая женщина-корейка, поотказывавшись, села на место, которое ей уступил молодой человек, казах. Через некоторое время она начала предлагать ему опять сесть:

— *Молодой человек, может, вы сядете? Вы такой высокий, согнулись под потолком. Вам трудно стоять, садитесь обратно, а я постою, я маленькая. Мне нетрудно постоять.*

Молодой человек отказался, а другой пожилой пассажир иронически заметил:

— *За 10 тенге можно и постоять.*

В западной культуре восточный сценарий, например, приема гостей выглядит как агрессивное поведение хозяина, навязывание его воли, а не забота о гостях. Так, один из западных гостей, побывавший в казахской семье, сделал такой комментарий:

— *Почему они думают, что мы всегда голодные?*

Русский сценарий действий участников «бенефитного» сценария занимает промежуточ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американскому,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и казахскому, а также китайскому, с другой. Примеча-

тельно, что многократный отказ от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в пользу слушающего может вызвать раздражение у русского, в полном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русской пословицей: «Дают — бери, бьют — беги!». Так, нами был записан следующий диалог в троллейбусе. Молодая девушка, казашка, уступает место пожилому человеку лет 65:

— *Садитесь, пожалуйста.*

— *Нет-нет, спасибо. Мне скоро выходить.*

— *Садитесь!*

— *Девушка, вы садитесь, я выхожу.*

Когда девушка садится обратно, вмешивается стоящий неподалеку и наблюдавший за сценой русский мужчина лет 50. Он разговаривает с пожилым пассажиром, который не стал садиться:

— *Ты чего? Тебе дают место — садись.*

— *Мне не надо садиться. Я выхожу.*

— *Выходишь ты. Девушка встала, место тебе дала.*

Среди дискурсивных структур,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х» за вежливость, Пань Юйлин /6/ выделяет вступительную и заключительную части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ого контакта, продолжительность контакта, ведение конфликта, процесс принятия решений, фатическую беседу, смену стиля говорения, управление темой разговора, реакции на предшествующие реплики, вопросно-ответные образцы. По мнению Пань Юйлин, именно на уровне дискурса на вежливость поведения влияют социальные факторы — возраст, пол, групповая принадлежность, служеб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ем также отмечается, что китайски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и приглашения в кита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обычно не включают показателей вежливости, но могут быть совершены в несколько речевых ходов, тем самым демонстрируя повышение уровня вежливости.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двух противоположных стратегий вежливости: стратегии вовлеченности и стратегии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в общем случае, определяется двумя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ми переменными: социальной дистанцией и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й властью, в рамках социально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ой теории вежливости Р. Сколлона и С. Сколлон /7/. Авторы теории подчеркивают, что система вежливости выступает частью системы дискурса.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компонент дискурса и процесс социализации предопределяет тип социаль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систему «лица» и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араметры общения. Основываясь на модели П. Браун и С. Левинсона, Р. Сколлон и С. Сколлон предлагают три типа систем вежливости: систему уважительности, систему солидарной вежливости, и систему иерархической вежливости. Две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переменные: социальная

дистанция и относительная власть — предопределяют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двух стратегий вежливости: стратегии вовлеченности и стратегии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таблица 2).

В системе уважительности коммуниканты считаются равными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й власти и соблюдают дистанцию, используя стратегии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которые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т негативным стратегиям. Эта система вежливости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полное отсутствие навязчивости при совершении речевых актов, потому что коммуниканты понимают, что они не могут предугадывать потребности и желания других людей. В системе солидарности коммуниканты также считаются равными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й власти, но близкими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социальной дистанции. Поэтому ими используются стратегии вовлеченност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позитивным и некомпенсирующим стратегиям по П. Браун и С. Левинсону. Эта система вежливости подчеркивает общность участников общения. В иерарх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е вежливости коммуниканты признают и уважают социальные различия, при которых один из них находится в позиции вышестоящего, другой — нижестоящего. Асимметричные позиции предполагают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различных стратегий: для вышестоящего участника общения характерны стратегии вовлеченности, для нижестоящего — стратегии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вежливость как уместность тех или иных речевых и неречевых актов коммуникантов предопределяется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дь типом дискурса, и лишь внутри него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й вежливостью языковых средств совершения речевого акта.

Таблица 2

Системы вежливости					
Относительная власть		Дистанция между коммуникантами			
		максимальная		минимальн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Система вежливости	Стратегия	Система вежливости
Максимальная	вышестоящий	вовлеченности			
	нижестоящий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минимальная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уважительности	вовлеченности	солидарности

В нашей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и делается попытка охватить как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так и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параметры дискурсивных стратегий речевого поведения, компенсирующая сила которых может интерпретиро-

ваться по-разному в разных культурах и стандартных ситуациях. Мы вводим пять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онных признаков: степень универсальност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социально-групповые, личностные), стиль речевого поведения (независимый, самоутверждения, адаптации, самоуничижения) логиче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высказывания (однозначная, пустая, контраверсивная), тип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лицом к лицу, через посредника) и ориентация (на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на конфликт). Комбинации значений данных признаков описывают ту или иную конкретную стратегию. Стратегиями вежливости служат стратегии,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ые на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Например, 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реакция на комплимент в одежде — «*Your dress is so beautiful!*», «*Oh, no, it's so old!*» — является социально-групповой, самоуничижительной, логически пустой, в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и лицом к лицу,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ой на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кита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данная стратегия (— *Ni changde zhenma hao!* — *Guo jiang, guo jiang, wo changde hen cha!* *Вы так хорошо поете! — Вы мне льстите, я плохо пою!*) являетс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риведем пример логически контраверсивной стратегии, для которой в работе Ма Жинго /5/ предложено оригинальное название — «ослабить петлю, чтобы поймать кого-то». Эта стратегия позволяет скрыть свое внутреннее состояние, например, недовольство партнером по бизнесу, которое может звучать даже как комплимент, который никак не является иронией. Так, на деловых переговорах реакцией на неуступчивость партнера часто служит фраза: «*Ni zhen hui zuo shengyi!* *Вы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умеете торговать!*». Такая ненавязчивость позволяет смягчить партнера и все-таки заставить его уступить. Эта же стратегия работает в бизнесе при сокрытии истинного интереса говорящего к сделке при помощи видимого равнодушия. Поведение китайски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в деловых переговорах с британским бизнесменом из работы Ли Вэй /8/ также можно объяснить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 этой стратегии.

В общем случае в кита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логически контраверсивные стратегии характерны,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для сферы бизнеса, частично для официального общения,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для дружеского общения. В общении посторонних эти стратегии часто не работают. Так, в большом магазине, в автобусе выражение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ого намерения логически однозначно и не требует опоры на контекст и невербальные компоненты для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языковых выражений /6, 34/. Общение между знакомыми людьми, связанными лишь рутинными обязанностями, хотя и требует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маркеров вежливости, но также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логическую однозначность высказываний /6, 42/.

Литература

1. Земская Е. А. Категория вежливости в контексте реч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 // Ло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языка. М., 1994.
2. Meier A. J. Passages of politeness // Journal of Pragmatics 24 (1995), pp. 381—392.
3. Жуламанова И. Г.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о-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е группы в разноструктурных языках. Дисс. на соискание степени канд.филол.н. — Алматы: 1999. — 187 с.
4. Brown P. & S. C. Levinson.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345 с.
5. Ma Ringo. Saying «yes» for «но» and «no» for «yes». // Journal of Pragmatics N25, 1996. — С.257—266.
6. Pan Yuling. Politeness in Chinese Face-to-face Interaction. USA,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0. — 175 с.
7. Scollon R., & Scollon S.B.K.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discourse approach. Cambridge: Blackwell, 1995.
8. Li Wei, Zhang Hua & Li Yue / Conversational Management and Involvement in Chinese-English Business Talk // 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Vol1: 2, 2001. Pp.135—150.

ЛОКАЛИЗАЦИЯ ОРГАНОВ ЧУВСТВ В НАИВНОЙ КАРТИНЕ МИРА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наивной картине мира многих народов внутренние состояния и ощущения человека, вызываемые каким-либо внешним воздействием, локализуются в каком-то органе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тела. У европейцев это чаще сердце или душа. Сердце тоскует, скучает, переживает, радуется, печалится, возмущается. Таким же вместилищем и очагом эмоций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ся душа: это слово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почти столь же употребительно, как синонимичное ему слово «сердце». Другие же органы обычно остаются лишь предметом изучения анатомии.

Для китайцев сердце 心 <1> тоже является пристанищем многих видов эмоций и чувств — и радости, и печали, и страха, и зависти, например, 心里高兴 «радостно в сердце», 心里不高兴 «не доволен» (в сердце нехорошо), 心里难过 «на сердце печаль», 心里委屈 «в сердце обида», 心里不平 «ощущение несправедливости в сердце», 心里忌妒 (羡慕) <2> «в сердце зависть к кому-то».

Иероглиф 心 содержится и во многих фразеологизмах, описывающих душевные или эмоциональные состояния человека: 心烦意乱 «сердце раздражено, воля расстроена», 心急如焚 «сердце в смятении, как будто его жжет», 心乱如麻 «сердце спутано, как нити конопли» (о сильном волнении), 心不在焉 «сердце не на месте» (о рассеянности), 心神不定 «сердце и душа беспокойны».

Следует также упомянуть, что все иероглифы, обозначающие эмоции, чувства, ощущения и нравственные свойства,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умственные состояния и умственную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содержат очень продуктивный детерминатив «сердце» в разных написаниях. Согласно нормативному словарю [1] насчитывается 212 иероглифов с этим ключом. О связывании китайцами сердца с умствен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ю человека говорит не только тот факт, что этот детерминатив имеют написания глаголов «думать» 思 и 想. Эти же иероглифы образуют имя мысли 思想. О том, что сердце думает,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ет и выражение 心里想 «думать в сердце».

С сердцем и его эмоциональными состояниями связано множество метафор. Тоска о родном доме, стремление туда вернуться обозначается посредством образа стрелы: 归心如箭 «сердце стремится домой, как стрела». Душевная боль режет сердце, как ножом: 心如刀割.

Идея внутреннего сближает сердце с животом, поэтому слово 肚子 «живот» в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связано не только с анатомией и физиологией человека. «Живот» может служить обозначением человека: выражение 肚子饿 «живот проголодался» значит «голодный» (ср. 肚子吃坏, «живот съел не то, что надо» = «расстройство желудка»).

Эта часть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тела охватывает вс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ниже сердца и легких и также служит местонахождением мыслитель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肚子里想 «подумать в животе». Живот также может служить местом, где человек ругает своего противника. Ср. следующий фрагмент из «Подлинной истории А-Кью» Лу Синя:

阿Q 一见他，一定在肚子里暗暗地咒骂秃儿驴。

«Увидев его, А-Кью непременно в животе тихонько ругался «лысый осел»

阿Q 历来只在肚子裏骂...

«[При встрече с ним] А-Кью непременно ругался про себя...».

В подобных контекстах «живот» переводится н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как «душа».

Сердце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вполне осязаемую субстанцию, которая локализуется в теле, физиологичность которого также не вызывает сомнений. Настоящая же душа 魂 или 魄 отделяется от «корпуса» 体 и улетучивается, рассеивается после смерти. Человек может ощутить ее, заговорить о ней только в ситуации аффекта, связанного с сильным душевным потрясением или страхом: 魂不守舍 «душа не сохранила свое пристанище» (= «ушла в пятки»), 魂不附体 «душа уже не при корпусе», 失魂落魄 «потерять душу». Эта душа не имеет субстанции, столь же абстрактно ее пристанище.

Хотя роль сердца в генерации эмоций, судя по иероглифике и лексическим употреблением, совершенно очевидна, некоторые чувства или ощущения прочно ассоциируются с другими органами. Более того, названия некоторых органов используются как обозначения: например, желчный пузырь означает смелость. Точнее говоря,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коннотации передают указания на отклонения в размере этого органа: 胆大 (大胆) «большой желчный пузырь»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храбрость, а «маленький желчный пузырь» — пугливость, трусость (примечательно наличи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выражения 胆怯, букв. «желчный пузырь боится», также обозначающего трусость. Наличие или отсутствие мужества обозначаются также выражениями 有 (没有) 胆量 (букв. «наличие или отсутствие емкости у желчного пузыря»).

Орган, связанный с такими состояниями как тоска, тревога, чувство одиночества, печаль, грусть,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ми понятию 愁, это кишки. Кишки часто всплывают в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поэзии в контексте состояний 愁 «тоска» и 怨 «обида» в виде сочетаний 断肠 «обрывающее кишки», 柔肠 «нежные кишки». Как это ни коробит европейский слух, подобные употребления создают особое настроение поэтичности [3].

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

«Бередающее душу сияние луны видел от в отдаленном дворце.

Все внутри обрывающий звон бубенцов слышал от сквозь ночные дожди...» [4, 184].

一枝红颜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Ветка красной красы, в росе застыл аромат.

Облака и дождь на горе Ушань напрасно обрывают кишки» <3> (Ли Бо)

红笺短写空深恨，锦句新翻欲断肠。

«На красной бумаге коротко записал напрасную глубокую печалью

Снова посмотрел парчевые фразы — и обрываются кишки». (Су Дунпо)

寂寞深闺，柔肠一寸，愁千缕。

«Одинок в глубоких покоях, нежных кишок один цунь, тоски тысяча нитей».

(Ли Цинчжао) Ср. перевод М. Басманова: «Всюду в доме моем тишина. / И душа паутиною грусти крепко-крепко оплетена». [5, 30].

苦藤，老树，昏鸭。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西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Сухая лиана, старое дерево, черная ворона.

Мостик, ручеек, чей-то дом.

Древний тракт. Западный ветер. Тощая кляча.

Вечернее солнце склоняется к Западу.

Обрывающий кишки человек на краю неба». (Ма Чжюань)

О закреплении за кишками ассоциаций с внутренними переживаниями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т и строки безымянного поэта эпохи Хань:

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Мысли сердца не могу выразить в словах,

В кишках вертятся, как колесо», [3, 855]

И известная фраза Сыма Цяня:

肠一日而九回。

«В кишках все крутится на дню по девять раз» <4> [3, 855].

Следует отметить, что кишки имеют определенные ассоциации и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овом сознании, ср. выражения «кишка тонка» и «тянуть из кого-то кишки».

Для китайского мироощущения характерно и то, что органы чувств в языке фигурируют в составе пар. Так, например, сердце часто составляет пару с кишками: 心肠好/坏 «иметь хорошую/плохую душу». В этом случае физиологическая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я невозможна: чтобы сердце воспринималось как один из пяти внутренних органов (五脏) следует сказать 心脏好坏. Сердце образует пару и с желчным пузырем: 心胆俱裂. «сердце и желчный пузырь — оба разрываются на части», 心惊胆战 «сердце в испуге, желчный пузырь дрожит».

Существуют выражения,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щие о связи внешних воздействий с внутренними ощущениями, например, через такой орган как глаза: 触目惊心 «то, что коснулось глаз, вызывает страх в сердце». Ощущения одной части тела могут также вызвать реакцию другой: 心惊肉跳 «сердце испугалось, мясо задрожало».

Хотя печень 肝 в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овом сознании и не связана с какими-либо эмоциями, в паре с сердцем она олицетворяет самое дорогое для человека, то, что вызывает чувство любви: 心肝宝贝 «драгоценность сердца и печени» (ср. англ. my sweetheart). А в печени и желчном пузыре локализуется самое сокровенное: 肝胆相照. «печень и желчный пузырь обращены друг к другу», 披肝沥胆 «излить печень и желчный пузырь» (образ верности, лояльности) <5>. Могут задействоваться и все органы сразу: 五内俱崩 «все внутренности обрушились» (речь идет о печали).

Истоки эмоций находятся во внутренних органах человека, они скрыты от наблюдения и о них говорит субъект ощущения. Но в описании эмоций участвуют и внешние органы — волосы, брови, глаза, лицо, рот, цвет лица — или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внутренние и внешние части человека (волосы и кости). Брови и глаза в сочетании с определенным глаголом из набора {开 «открыть», 飞 «летать», 舞 «плясать», 不展 «хмурить», 锁 «замкнуть», 愁 «тосковать», 苦 «испытывать горечь»} могут выражать либо радость: 眉飞色舞 «брови летят, краски лица пляшут», 眉开眼笑 «брови раздвинуты, глаза смеются», либо печаль: 愁眉锁眼. «печальные брови, замкнутые глаза», 愁眉不展. «печальные брови нахмурены».

Цвет лица может передавать страх или гнев: 面如土色 «лицо цвета земли», 毛骨悚然 «волосы и кости в страхе», 五色无主 «у пяти цветов (т. е. выражения лица) нет хозяина» = «быть не в состоянии справиться со своими чувствами».

Ненависть локализуется в зубах: 咬牙切齿 «закусывать зубы, скрести зубами». Состояние гнева, как правило, имеет яркое внешнее проявление: 怒形于色 «гнев выражается на лице», 怒发冲冠 «от гнева волосы встали дыбом и подняли шапку». Ср. также 戟指怒目 «растопырить пальцы и вытаращить от гнева глаза», 七窍生烟 «из семи отверстий (глаза, уши, ноздри и рот) повалил дым». Последнее положение дел, видимо, вызывается огнем гнева, который пылает внутри человека.

Фрагмент наивной картины мира носителей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связанный с локализацией эмоций и чувств человека, показывает,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универсальные черты, присущие многим народам,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приписание сердцу как самому главному органу, обеспечивающему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человека, функции пристанища многих эмоций.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некоторые эмоции прочно ассоциируются с другими органами, что однако не исключает дублирования их сердцем. Обо всем этом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ет множество языковых фактов, обнаруживаемых как в быденном языке, так и во фразеологизмах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 все еще обладающими жизненными силами <7>.

Примечания

1. В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овом сознании — это душа в обычном понимании этого слова.
2. В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как и во многих других, «черная» зависть и «хорошая» зависть выражаются разными словами.
3. В этих строках есть еще и эротический подтекст: в первой из них речь идет о молодой красотке, а во второй облака и дождь намекают на любовные дела.
4. Речь идет о переживаниях по поводу оскпления.
5. Напротив, для африканцев, согласно [6, 156], печень является главным органом, где локализуется множество чувств (ср. русское «ты сидишь у меня в печенках»).
6. Новым интересным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м в этой области является статья [7].

Литература

1. 现代汉语词典 (Нормативный словарь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языка)
2. 分类成语大词典 («Классифицированный словарь идиом»). Гуанчжоу, 1985.
3. 百科用语分类大词典 («Большой словарь-тезаурус крылатых слов»). Шанхай, 1989.
4. Бо Цзюйи. Лирика. М., 1965.
5. Строки любви и печали. Стихи китайских поэтов в переводах М.Басманова. М., 1986.
6. Плунгян В. А. К описанию африканской наивной картины мира (локализация ощущений и понимание в языке догон) // Лог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языка. Культурные концепты. М., 1991.
7. Апресян В. Ю., Апресян Ю. Д. Метафора в 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м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и эмоций // Ю. Д. Апресян.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Том 2. М., 1995.

ВАРИАНТНОСТЬ И СИНОНИМИЯ ФРАЗ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ЕДИНИЦ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Вариантность и синонимия — явления, характерные для большинства фраз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единиц (далее ФЕ)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Анализ таких крупных разрядов ФЕ как *чэньюй* («готовые выражения»), пословицы и поговорки, а также *гуаньюньюй* («привычные выражения») п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при всех значительных различиях между этими классами ФЕ все они способны существовать в языке в нескольких разновидностях, представляющих собой узואльно измененные формы, тождественные по значению и степени 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й слитности.

Критерий устойчивости, идиоматичности проявляется наиболее ярко в *чэньюй*,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из которых на основе структурно-семантических признаков можно классифицировать как фраз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сращения или фраз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единства. В *гуаньюньюй* устойчивость переносно-образного значения преобладает над устойчивостью структуры. Далеко не абсолютна данная структурно-семантическая особенность и в пословицах. Относительная проницаемость структуры (в меньшей степени в *чэньюй*, в большей в *гуаньюньюй* и пословицах) делает возможным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в языке различных вариантов ФЕ.

Различия вариантов ФЕ могут быть большими или меньшими, при этом важно, чтобы не нарушалось тождество ФЕ как таковой. Вариантность фраз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единиц выражается, главным образом, в замене лексических компонентов. Например, *чэньюй* 去题万里 «уходить от темы на 10 тысяч ли» и 离题万里 «отстоять от темы на 10 тысяч ли», *гуаньюньюй* 拉后腿 «тянуть заднюю ногу», 拖后腿 «волочить заднюю ногу» и 扯后腿 «тащить заднюю ногу» (общее значение «вставлять палки в колеса»). В пословице 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Из трех грязных сапожников получится один Чжугэ Лян» обычно варьируется глагол-сказуемое: 合成 «соответствовать» — 顶 «равняться» — 变成 «превратиться» — 赛过 «превосходить».

При варьировании компонентов ФЕ может изменяться ее структура. Вопрос в том, можно ли считать разноструктурные ФЕ с идентичным значением вариантами или же таковыми можно считать лишь одноструктурные ФЕ? В *чэньюй* такие изменения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исключены в силу высокой степени идиоматичности и малой проницаемости структуры.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исключения из общего правила встречаются: 成竹在胸 «готовый

бамбук находится в груди» и 胸有成竹 «в груди имеется готовый бамбук» (общее значение «заранее представлять, иметь готовый план»).

В пословицах и поговорках структурные изменения довольно часты, например: 经一事长一智 «Сколько испытаешь, столько и узнаешь», 不经一事, 不长一智 «Не испытаешь — не узнаешь» и 纸不能包风 «Бумагой ветер не обернешь», 纸里包不住火 «Огонь в бумагу не завернешь». Совершенно очевидно, что деформация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данных пословиц не нарушает образной основы ФЕ, при этом полностью сохраняется переносно-образное значение, т. е. сохраняется тождество ФЕ.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можно говорить о том, что мы имеем дело с разными формами (вариантами) одной и той же ФЕ, а не с формами употребления разных ФЕ.

Это подтверждается и на примере *гуаньюньюй* при количественном варьировании составляющих их компонентов, например: 走后门 «идти через заднюю дверь» — 后门 «задняя дверь» (в значении «через черный ход, по благу»); 放冷箭 «выпускать холодную стрелу» — 冷箭 «холодная стрела» («удар в спину», «парфянская стрела»).

Следует заметить, что количественное варьирование элементов *гуаньюньюй* встречается редко. *Гуаньюньюй*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устойчивое, обычно двух-трехкомпонентное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е. Для подавляющего большинства ФЕ данного типа вообще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ся невозможным эллипс, поскольку традиционная количественная норма *гуаньюньюй* — два-три компонента — является минимальной для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гуаньюньюй* имеют структуру глагольно-объектных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й и они же являются наиболее продуктивной моделью для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различных вариантов данных ФЕ. При этом варьируется обычно глагольный компонент (смотри пример на предыдущей странице). Квантитативные варианты *гуаньюньюй*, обладающие одинаковой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ой структурой или образованные усечением не глагольного, а других компонентов, скорее являются исключением из общего правила. Например: 吹牛皮 «надувать бычью шкуру», 吹牛 «надувать быка» и даже однослог 吹 «дуть, свистеть» (общее перенос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бахвалиться, заливать, свистеть»). Существует и разноструктурный вариант этого *гуаньюньюй* 牛皮 «бычья шкура» — с тем же переносным значением.

Количественных вариантов пословиц, строго говоря, не существует. Усеченная форма пословицы часто встречается в качестве окказиональных вариантов, т. е.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е авторское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е ФЕ, применяемое как эллипс в целях достижения определенного 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эффекта.

Невозможность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узуальных количественных вариантов пословиц, вероятно, можно объяснить тем, что при таких изменениях

пословица утрачивает признаки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не выражает законченного логического суждения, а,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нарушается тождество ФЕ, разрушается ее внутренняя форма.

Иногда усечение пословицы приводит к образованию новой ФЕ. Так пословицы, построенные по нормам древне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часто служат источником образования *чэньюй*. Например, *чэньюй* 鸡口牛后 «клюв курицы, зад коровы» образован сокращением пословицы 宁为鸡口, 毋为牛后 «Лучше быть клювом курицы, чем задом коровы». При этом в производной ФЕ сохраняется переносно-образ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пословицы «Лучше быть внизу, но первым, чем наверху, но последним».

Чаще усекаются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е пословицы параллельной конструкции, состоящие из двух равновеликих частей, построенных на количественном,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ом и лексико-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м параллелизме. Например, пословица 细水长流, 细吃长有 «Мелкой воде дольше течь, меньше есть — надолго хватит». Это пословица местн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однако ее усеченная форма стала обще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 функционирует в языке как *чэньюй* в том же значении: 细水长流 (Ср. русск. «Тише едешь — дальше будешь»).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ой структуры и лексические соответствия частей пословицы делают возможным такое расчленение. Встречаются случаи, когда обе части пословицы становятся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ыми ФЕ. Например, пословица 入境问禁, 入国问俗 «Пересекая границу, спроси о запретах, въезжая в страну, спроси об обычаях (русс. «В чужой монастырь со своим уставом не ходят»). Эта пословица стала источником двух *чэньюй*,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х ее первой и второй частям. Такие усеченные формы пословиц фиксируются словарями в качестве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ых и отличных от пословиц ФЕ и,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никак не могут претендовать на роль вариантов пословицы.

Квантитативные варианты *чэньюй* также невозможны.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это связано с фиксированной количественной нормой *чэньюй* — подавляющее большинство ФЕ этого разряда четырехсловны. Построенные по законам древне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четырехсловные *чэньюй* являются той оптимальной и наиболее экономичной моделью, которая позволяет построить любую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ую конструкцию, реализовать все возможные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и выразить любые сложные понятия и связи минимальным числом языковых средств. Четырехзначный *чэньюй* отражает тенденцию развития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к двусложному слову и является наглядным примером общего стремления к парности и симметрии в языке. Кроме того, четырехзначная форма *чэньюй* связана с тысячелетними литературными традициями Китая, восходящими к «Шицзину» — древнейшему литературному памятнику, стихи которого имели четырехсловную строку.

Типологически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объективные принципы языковой экономии, влияние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традиций обуславливают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четырехсловной нормы *чэньюй*, которая стала своеобразным эталоном, важным признаком *чэньюй*. Четырехзначность *чэньюй* в силу названных причин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им из важных факторов обеспечения устойчивости и 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й монолитности данных ФЕ. Любое нарушение этой традиционной формы, будь то опущение компонентов или же увеличение их числа, ведет к разрушению внутренней формы *чэньюй*.

Одно и то же стержневое значение ФЕ может создаваться на основе разных образов. В таком случае мы имеем дело с фразеологическими синонимами, которые различаются оттенками значения, 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ой окраской, сферой употребления.

Синонимия присуща всем рядам ФЕ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Например: *чэньюй* 螳臂当车 «богомол пытается задержать повозку» и 蝼蛄撼树 «муравей пытается раскачать дерево» (общее пернос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напрасные старания, жалкие потуги»); пословицы 留下葫芦米子 , 哪怕没水瓢 «Были бы семена тыквы-горлянки, тогда и сосуд из тыквы будет» и 有了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Были бы на месте горы Циншань, тогда и хворост найдется»; *гуаньюньюй* 读死书 «читать мертвые книги» и 抠字眼儿 «копаться в словах» (общее перенос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заниматься буквоедством»).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ая структура ФЕ не определяет и не ограничивает их синонимии. ФЕ могут быть одноструктурными или разноструктурными синонимами. Так, разноструктурными синонимами являются следующие группы ФЕ: *чэньюй* 人死流名 «человек умирает, остается имя» и 流芳百世 «передавать добрую славу в ста поколениях» (общее стержневое значение «оставить о себе добрую память, жить в веках»); пословицы 无火不生烟 «Без огня не появится дым» и 鼓不打不响 «Если в барабан не ударить, он не зазвучит» (сравните русск. «нет дыма без огня»); *гуаньюньюй* 大葱装蒜 «лук притворяется чесноком» и 耍玩猾头 «забавляться, манипулировать хитростями» (общее стержневое значение «валять дурака, морочить голову, прикидываться»).

Синонимичные ФЕ как правило являются лишь частичными, а не полными синонимами, подчеркивающими различные признаки и оттенки обозначаемых понятий и суждений. ФЕ-синонимы образуют синонимические ряды, которые, пересекаясь, расширяют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семантической структуры фразеологизмов, обуславливающие их отнесенность сразу к нескольким синонимическим рядам. Это можно проследить на примере *гуаньюньюй* 扯皮 «тянуть кожу» — 泡蘑菇 «парить грибы» — 拉牛皮糖 «тянуть конфету «бычья кожа». Общее стержневое значение этих ФЕ «тянуть во-

лынку, разводить канитель». Однако наличие общего стержневого значения данных *гуаньюньюй* не означает их полного тождества и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свободной взаимной замены, что объясняется,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дифференциацией оттенков значения и, как следствие, вхождением в разные синонимические ряды. Например: 扯皮 «тянуть кожу» — 踢皮球 «пинать кожаный мяч» — 压抽屉 «задвинуть ящик» (общее переносное значение «разводить канцелярскую волокиту, откладывать дело в долгий ящик»); 泡蘑菇 «парить грибы» — 吃牛皮糖 «есть тянучку» (общее перенос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медлить, возиться, копаться»); 拉牛皮糖 «тянуть конфету «бычья кожа» — 拉长儿 «тянуть «длинноту» (общее переносное значение «тянуть время, выжидать»).

То же наблюдается на примере пословиц 请神就得送神 «Пригласил духа — проводи его», 救人救到底, 送人送到家 «Спасая человека — спасай до конца, провожая — провожай до дома» и 做人做到头, 杀猪杀到喉 «Считаешь себя человеком — будь им до конца, режешь свинью — режь до горла». Общее стержневое значение этих пословиц «доводить начатое дело до конца, не останавливаться на полпути» (сравните русск. «Взялся за гуж, не говори, что не дюж»).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первая пословица «Пригласил духа — проводи его» в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ем контексте реализует другие оттенки образно-переносного значения — «кто начал дело, тот и должен довести его до конца» (сравните русск. «Кто кашу заварил, тому и расхлебывать»), т. е. входит уже в другой синонимический ряд.

Фраз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синонимы могут быть 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и однородны или неоднородны. 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и однородны названные выше пословицы, а также такие *чэньюй*, как 新瓶旧酒 «старое вино в новых бутылках» и 新曲旧调 «старая песня на новый лад», а также такой ряд *гуаньюньюй*: 卖狗皮膏药 «продавать пластырь из собачьей кожи», 吹法螺 «дуть в раковину» и 吹牛皮 «надувать бычью шкуру» (общее переносное значение «хвастать, бахвалиться, заливать»).

Одним из важных признаков фраз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синонимов является их неодинаковая 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ая окрашенность. 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и неоднородные синонимичные ФЕ есть собственно 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ие синонимы.

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ая дифференциация в рамках одного разряда ФЕ проявляется, главным образом, на лексическом уровне: наличие архаизмов, диалектизмов, вульгаризмов и т. д. Так, пословицы 无风树不动 «Если нет ветра, дерево не качается» и 苍蝇不叮无缝鸡蛋 «Муха не кусает целое яйцо»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собой разноструктурные паремии-синонимы, имеющие 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ие отличия, а именно: вторую пословицу отличает ярко выраженный разговорный, просторечный характер, в ней содержится лексиче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 «сниженного стиля». *Гуаньюньюй* 打棍子

«бить палкой» и 打屁股 «надавать под зад», имеющие идентичное перенос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ать нагоняй, устроить разнос», 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и неоднородны. Второй гуаньюньюй обладает более сниженной 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ой окраской, это пример вулгаризма.

Особую стилистическую окраску придает ФЕ диалектное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Например, гуаньюньюй 替罪羊 «баран, заменяющий преступника» и его диалектный синоним 背黑锅 «нести на спине черный котел», имеющие общее стержневое значение «козел отпущения»; гуаньюньюй 拍板 «ударить по доске» и диалектный синоним 串鼻子 «связать носы» в переносном значении «ударить по рукам, заключить сделку».

Ярким примером 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ой синонимии ФЕ служит наличие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пословиц, имеющих синонимы, построенные по нормам древне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Пословицы на вэньяне это сам по себе интересный факт языка.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ая природа пословиц, их 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ая отнесенность, принадлежность к разговорному стилю отнюдь не исключают старую языковую форму. Причины этого явления лежат в истории развития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многовековом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и двух подсистем — вэньянь и байхуа, которые подвергались взаимному влиянию: элементы разговорного языка проникали в письменный язык и наоборот.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также соединяет в себе языковые нормы двух подсистем. Влияние вэньяня на различных языковых уровнях обнаруживается в различных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ых стилях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языка,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в разговорном стиле, к которому принадлежат пословицы.

Говорить о 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ой дифференциации единиц языка вообще и о 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ой отнесенности ФЕ в частности можно только условно, имея в виду их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ую природу и преимущественную закреплённость в границах того или иного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го стиля, а также особенность многих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ых стилей сочетать в себе средства и приемы, присущие разным языковым стилям.

Конечно, далеко не все пословицы, построенные по нормам вэньяня, имеют широкое хождение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языке. Это может быть связано с утратой мотивированности значения старой пословицы, архаичностью лексических и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х форм. Такие пословицы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ся порой более «книжными», чем некоторые чэньюй — ФЕ, для которых вэньянь является обязательной языковой формой.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пословицы на вэньяне вполне органично вписываются в систему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языка в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х контекстах и речевых ситуациях. Наличие в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фраз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синонимов —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синонимичных пословиц, имеющих разную языковую форму, — не только не исключает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языке пословиц на взъняне, но и делает такое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предпочтительным в том случае, если ставится задача достижения определенного 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эффекта. Скажем, уже упоминавшаяся выше пословица 入境问禁, 入国问俗 «Пересекая границу, спроси о запретах, въезжая в страну, спроси об обычаях» и пословица 到什么山上, 唱什么歌儿 «В какие горы идешь, песни тех гор и пой». Обе пословицы имеют идентичное стержневое значение, передаваемое русской пословицей «В чужой монастырь со своим уставом не ходят». При этом они различаются не только образной мотивировкой, но и языковой формой, а,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и 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ой окраской — первая построена по нормам взъняня, вторая — по нормам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азговорного языка. Еще один пример такого рода пословиц-синонимов: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У умного на тысячу планов непременно есть один промах, у глупого на тысячу планов — одно достижение» и 聪明一世, 糊涂一时 «Умный весь век, глупый один миг» (сравните русск. «И на старуху бывает проруха»).

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ие синонимы существуют не только внутри одного разряда ФЕ. Наиболее ярко 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и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фразеологизмов-синонимов проявляются при сравнении ФЕ разных разрядов. Отнесение ФЕ разных разрядов к числу 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инонимов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ся возможным, поскольку соблюдаются все основные требования, предъявляемые фразеологическим синонимам, а именно: совпадающее стержневое значение, отличная образная основа, 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ая неоднородность. Например, *чэньюй* 本性难移 «свою натуру трудно изменить» и пословица 是狼改不了吃肉 «Ни один волк не перестанет есть мясо» (сравните русск. «Горбатого могила исправит», «Каков в колыбельку, таков и в могилку»); *гуаньюньюй* 一鼻孔出气 «дышать в одну ноздрю» и *чэньюй* 同心协力 «общие помыслы, совместные усилия» (общее перенос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быть едиными в мнениях и поступках, жить душа в душу»). Данные ФЕ, обладая всеми характерными для своего разряда признаками, отличаются образной основой,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ой структурой, 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ими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ми, имея при этом идентичное переносно-образное значение.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факты языка подтверждают наличие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большого числа фраз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вариантов и синонимов — ФЕ, отражающих как общие, присущие многим языкам, так и обусловленные типологическими особенностям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и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я языковых единиц, обогащающих фраз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фонд и выразительные средства языка.

О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МУРАВЕЙ» В ОБЛАСТИ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уравей» начало свою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по выпуску учеб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для изучающих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в 1996 г. изданием книги проф. М. В. Софронова «Введение в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С тех пор подготовлены к печати и изданы 20 наименований учебников, учебных пособий и словарей. Примечательно, что среди эт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ет ни одного переиздания выпущенных ранее в нашей стране или за рубежом книг. Вс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подготовлена в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ведущим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ми специалистами в области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О том, что наши учебники и учебные пособия получили признание в стране и вошли в практику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языка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ет факт их ежегодного переиздания. Благодар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получили всероссийскую известность разработки таких теперь уже широко известных авторов как А. Ф. Кондрашевский, И. В. Кочергин, Г. Я. Дашевская, М. В. Румянцева, М. Г. Фролова, О. М. Готлиб.

За прошедшие годы были не только выпущены два десятка книг, но и установлены деловы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о всеми вузами России, где преподается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стало ясно, что для обеспечения учеб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требуются многие десятки наименований учебников и пособий, которые можно создать, только объединив усилия китаеведов российских вузов. Мы готовы к решению этой задачи и стремимся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продвигаться в указанн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С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м начали сотрудничать, надеемся на постоянной основ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китаеведы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вузов А. А. Хаматова и А. А. Шукин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О. А. Тимофеев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О. М. Готлиб (Иркут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Все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ет о том, что у нас будет становиться все больше авторов из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вузов, где создаются весьма ценные разработки, широкого доступа к которым до последнего времени не было.

Для нас огром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име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участвовать в обсуждении состояния учеб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и потребности в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ей учеб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получать оценки выпущенных нами книг, знать о новых разработках в области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Мы считаем очень важным в этой связи участие в выпуске периодических изданий

«Изучение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А. М. Карапетянц) и «Мир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тор И. В. Кочергин) и будем стремиться получить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омещать в этих изданиях статьи, содержащие критическую оценку выпускаемой нам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Подобного содержания страницу, где будет развернута полемика по поводу наших изданий, мы в скором времени собираемся создать на нашем сайте).

Хочется упомянуть и об одном из наших начинаний, которое должно, как мы надеемся,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ть улучшению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го обмена в области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появлению новых авторов и,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интересных разработок. Речь идет о готовящемся нами к изданию ежегодника «Россий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где будет содержаться информация о вузовских изданиях в области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публикациях в периодике, книгах выпущенных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ми, специализирующимися на востоковедной тематике.

РЕЦЕНЗИИ НА ЛУЧШИЕ КУРСОВЫЕ РАБОТЫ

*О курсовой работе студентки IV курса
А. В. Вережниковой*

«ТЕКСТОВОЙ АНАЛИЗ ДРАМЫ КАК РАЗНОВИДНОСТИ РЕЧЕВОГО ЖАНРА НА МАТЕРИАЛЕ ПЬЕСЫ ЛАО ШЭ «ВОЗВРАЩЕНИЕ»

Текст любого жанра обладает своим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м режимом и своими структурными особенностями, которые обязан соблюдать автор на уровне интуиции. Драма — это особый вид дискурса, и нарушение его правил приводит к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ому провалу между автором и зрителями. Задача лингвиста — обнаружить и выявить эти правила, описать их.

Цель А. Вережниковой состояла в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и процесса создания данной разновидности текста. Эта задача решалась ею в двух направлениях. Во-первых, была предпринята попытка на материале первого акта пьесы выявить минимальную сценическую единицу (МСЕ). Членение текста на МСЕ подчиняется определенным условиям и особым образом маркируется. Автор раскрывает механизм деления текста на МСЕ в структуре драмы. Понятие МСЕ позволяет представить драматический текст в виде связной цепочки минимальных единиц, формирующих идейный и содержательный планы пьесы. Разработка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го конструкта МСЕ позволяет различить те средства, которые раскрывают основной идейный конфликт, и те средства, которые обслуживают внешнее развитие действия, продолжают сюжетную, но не идейную линию.

Кроме того А. Вережникова раскрывает, какие средства текст драмы использует для введения ситуации в рассмотрение зрителя, а какие — для создания характеров.

Работа А. Вережниковой написана на высоком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м уровне. Она несет в себе дух новаторства. Свое завершение эта работа могла бы найти в магистерской диссертации, в которой такому же тщательно и интересному анализу были бы подвергнуты остальные акты драмы.

**«СУБЪЕКТ СОЗНАНИЯ В НАРРАТИВЕ
И ЭГОЦЕНТРИЧЕСКИЕ ЭЛЕМЕНТЫ ЯЗЫКА
(НА МАТЕРИАЛЕ КИТАЙСКОГО ТЕКСТА)»**

Эта работа посвящена одному из важнейших аспектов лингвистики текста — структуре текста в нарративном режиме. На материале китайског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кста (рассказа Лао Шэ) автор подробно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т фигуру говорящего в нарративе. Этой част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редшествовало ознакомление со сложнейшим аппаратом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и, связанным с анализом структуры текста. Его изложение в первой главе «Нарратив и понятие субъекта сознания» сопровождается манифестацией различных ипостасей «говорящего» в нарративе на примере конкретных фрагментов китайских текстов. Эта глава завершается анализом изменения субъекта сознания при переходе от традиционного нарратива к свободному косвенному дискурсу на материале рассказа.

Во второй главе работы описываются эгоцентрические элементы языка, указания на субъект и его переход из одного состояния в другое. На примере конкретных нарративных текстов Д. Ступникова исчерпывающим образом выявляет дейктические и прочие типы универсальных эгоцентрических элементов, указывающих на субъект сознания в его различных ипостасях (переход из одного состояния в другое). Кроме того, предпринимается попытка выявить достаточно полный список таких элементов, существующих в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Этот список задается в виде таблицы с указаниями вероятности употребления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х средств при разных субъектах сознания.

Курсовую работу Д. Ступниковой можно считать образцовой во все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и безусловно содержащей конкретные научные результаты. Работа написана на очень высоком уровне и безусловно заслуживает высшей оценки.

ИЗ КУРСОВЫХ РАБОТ СТУДЕНТОВ

О работе К. А. Буробиной

Работа, выдержки из которой приводятся ниже, принадлежит к когнитивному направлению в лингвистике. Предложенная тема фактически требует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и авторской установки, его стратегии, проявившейся в описании внешности персонажей, в создании ярког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образа в ограниченном жанром объеме. Эта задача выполнена блестящим образом с применением формального подхода.

Анализ проведен на материале десяти рассказов Лу Синя сразу на нескольких уровнях: 1) состава портретных фрагментов; 2) соотношения фрагментов описания между собой; 3) соотношения фрагментов описания и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в целом по линиям: портрет — образ, образная система; портрет — сюжет и композиция; портрет — авторский замысел, авторский метод. Такая постановка вопроса позволяет исчерпывающим образом проследить установку автора при разработке стратегии описания внешности персонажа.

Курсовая работа К. Буробиной второго курса уже заняла первое место на Дне научного творчества студентов. Данная работа не только в отношении объема, но и в отношении глубины намного превзошла предыдущую. Она удостоилась высшей оценки кафедры.

**СТРАТЕГИИ ОПИСАНИЯ ВНЕШНОСТИ
ПЕРСОНАЖЕЙ И УСТАНОВКА АВТОРА
(НА МАТЕРИАЛЕ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ПРОЗЫ ЛУ СИНЯ)**

Анализировался ряд рассказов и повестей Лу Синя: «Кун И-Цзи», «Моление о счастье», «Подли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А-Кью», «Братья», «Снадобье», «Волнение», «Родина», «Напоказ толпе», «Блеск» и некоторые другие. В итоге выявлены основные приемы, модели и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составляющие в совокупности стратегии описания в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Лу Синя.

В данной публикации мы кратко излагаем сделанные выводы (Часть 1), ниже (Часть 2) — примеры формального анализа отдельны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избранные глав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Часть 1. Основные принципы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портретной системы в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Лу Синя

Портрет у Лу Синя обладает *повышенной информативностью*.

Можно выделить несколько основных **пластов информации** в плане содержания описания:

1) *визуальная*, относящаяся к визуальному образу описываемого предмета, основывается на денотативном значении составляющих описание единиц;

2) *сюжетная*, содержащая информацию о событиях — звеньях сюжета;

3) *прагматическая*, связанная с фигурой наблюдател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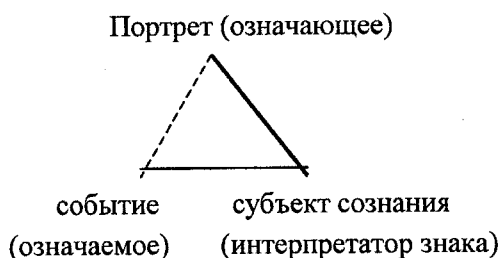
(Описание подается как субъективное, то есть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о на фигуру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го «наблюдателя», выступающего в качестве субъекта сознания, — определяется по составу особенностями его психики, мышления, эмоционального состояния и прагматическими установками.)

Собственно дескриптивная информация (лежащая в основе создания визуального образа), предполагающаяся основной в портрете (и связанная с эстетическим восприятием), в рассматриваемых текстах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второстепенной. Это проявляется, во-первых, в малом разнообразии лексического материала, что снижает изобразительн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портрета. Очевидно, что автора волнует не выразительность каждой из лексем, а взаимные корреляции и рождаемые на основе этого соотношения смыслы. Во-вторых, во многих случаях лексемы, указывающие на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описываемого объекта оказываются в менее «престижной»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ой позиции, на периферии предложения. Это значит, что визуальный образ явля-

ется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 менее важным аспектом». Более важным,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оказывается то, что находится в «ядр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 Часто это какое-то действие, в котором участвует часть тела персонажа, и ее описание дается как сопутствующая деталь.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кроме изобразительной **функции**, описание в исследованны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имеет: а) сюжетобразующую и композиционную функцию (одно из главных средств); б) функцию раскрытия образа и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разной системы.

С прагматическим компонентом описания и субъектом сознания связано явление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портрета в качестве знака**, когда сам внешний облик персонажа, воспроизводимый языковыми средствами, становится двусторонним знаком, соотносимым с каким-то событием в прошлом, настоящем или будущем или какой-то ситуацией. отождествление знака (внешнего вида) с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м содержанием (ситуацией) происходит через субъект сознания (который выступает как интерпретатор знака):



Необходимым условием для успешного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я знаковой системы является ограниченный набор знаков и наличие устойчивой связи между знаком и его означаемым в сознании пользователя знака.

По связи с означаемым используемые Лу Синем знаки — это *знаки-индексы*, то есть такие знаки, где означаемое и означающее связаны по смежности естественным путем, а не по условной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деталь внешности является производным продуктом, результатом некоторого события или ситуации.

Это шрам на лице Сян Линь как «след ее позора»; покраснение лица Цзинь Пу как симптом болезни; ссадины на лице Кун И-Цзи, его перебитые ноги как результат наказания за воровство; смена одежды: Кун И-Цзи, А-Кью (в нескольких случаях — когда он разбогател на воровстве и вернулся в новой куртке, когда его одели в белую рубашу перед казнью); Чжао Ци-е («Волнение») — это несколько особый случай, так как здесь знак — надеваемый в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ых случаях синий халат — репрезентирует только уверенность Чжао в грядущих событиях, но через это отношение в

сознании интерпретатора (Ци Цзинь сао) косвенно является знаком-знамением грядущего события; и др. По сути, к такого же типа знакам относятся и морщины (на лице Сян Линь, Жунь-ту и других), поседение волос как знак старости, черные круги под глазами как знак усталости и переживаний, хотя здесь связь знака и означаемого слабее, так как не подчеркивается столь же явно и определенно, как в ранее перечисленных случаях, а интерпретатором является автор или близкий к нему рассказчик, тогда как в предыдущих случаях интерпретатором выступают другие персонажи. Причинно-следствен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с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ю вообще характерны для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внешности в силу природы последней. Лу Синь, очевидно, сознательно подчеркивает эту связь внешности человека и происходящих с ним событий,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реализуя своего рода метафору внешнего облика человека как деревянной доски, на которой жизнь оставляет свои следы.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портрета в качестве знака ситуации по смежности, основанной на их причинно-следственной взаимосвязи — один из случаев **метонимического переноса**, активно используемого Лу Синем в описании. Другой вариант — называние персонажа по доминирующей черте его внешности, когда одна черта обозначает человека в целом (синекдоха).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линей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писаний** (построение и взаимное соотношение фрагментов), то здесь главным методом построения системы является прием, который можно условно назвать «**контрастной параллелью**».

Этот прием подразумевает два или более соотносимых по составу фрагмента (параллель), то есть имеющих общие элементы — объекты описания (черта внешности), параметры описания этих объектов, но разную конкретную реализацию этих параметров у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х объектов.

По *типу соотношения объектов* описания в двух параллельных фрагментах можно выделить контрасты, которые условно назовем

— *временные контрасты* (объект описания — внешность одного и того же персонажа в разные моменты времени) и

—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ые контрасты*» (объект описания — внешность двух разных персонажей на плоскости одного момента времени).

Произведение может либо выстраивается вокруг одной *линии сопоставления*, либо структурируется на основе переплетения линий сопоставления.

По количеству параллельных фрагментов (состав) контраст может быть либо *бинарным* (две фазы противопоставления), либо *ступенчатым*: несколько фрагментов отражают постепенное, градуальное изме-

нение признака, обычно с одним доминирующим нисходящим направлением (Моление о счастье, Братя).

Главный *параметр сопоставления* объектов описания: — наличие/отсутствие признака, степень наличия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его признака; основные признаки: цвет, форма, размер,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Комбинация вышеназванных признаков в рамка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 соотношение пластов информации (особенно роль прагматического компонента),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или не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основных приемов — метонимического переноса, контрастной параллели (и используемые виды контрастов) — составляет определенную **стратегию описания**.

В качестве обобщения нами была составлена таблица реализации основных выявленных приемов в каждом анализируемом произведении.

Параметры:

I. 1 Роль прагматического компонента (направленность на субъект описания) в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истемы описания. (++) решающая роль/ + важная роль/ + - незначительная роль / 0 не проявляется)

II. Степень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метонимического переноса:

2. синекдоха при наименовании персонажа

3. портрет как знак — индекс (++) важная роль /+ присутствует/ 0 —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нет)

III.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контрастной параллели

4. временной +/- используется/не используется

5.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ой +/-/- (второстепенная)

6. по одной линии (1)/ по двум линиям (2)

7. бинарной/ ступенчатой (2/>2)

Таблица 1.

РАССКАЗ	Параметр						
	1	2	3	4	5	6	7
Кун И-Цзи	0	-	+	+	+-	1	2
Моление о счастье	+-	-	+	+	+-	1	>2
Подли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А-Кью	+	+	+	+	+	1	>2
Братя	++	-	++	+	-	1	>2
Снадобье	++	++	++	-	+-	>1	0
Волнение	++	-	++	+	+	2	>2
Родина	++	+	+-	+	+	2	2
Напоказ толпе	++	++	-	-	-		
Блеск	+	+	-	-	-	1	2

Часть 2. Примеры формального анализа отдельны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реализации стратегии автора в описании внешности.

2.1. Кун И-Цзи

Внутренне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в рассказе конструируется особым образом, определено субъективным восприятием рассказчика (причем описываемые события удалены во времени от момента рассказа, излагаются как детское воспоминание). Эт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ограничено пределами винной лавки, в которой в то время работал мальчик и стенами которой ограничивался его мир — то есть, рассказчик не привносит в изложение н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о мире, полученной им за прошедшее с тех пор время.

В центре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я — образ Кун И-Цзи (что отражено в названии). Главный прием раскрытия образа — антитеза. Противопоставление проводится по двум линиям:

1. Кун И-Цзи и окружающий мир (вспомогательная)
2. Внутри образа Кун И-Цзи (основная: его изменение во времени: прошлое — настоящее.)

Первая линия:

В первом же абзаце рассказа все множество посетителей (gu ke) четко разделяется на две группы (условно А и В), находящиеся в контрадикторн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противопоставлены друг другу и исчерпывают заданный универсум). Каждая группа выделяется по двум признакам П1 (одежда) и П2 (поведение в винной лавке).

Члены группы А имеют признаки: А1 (одеты в куртки — chuan duanyibang) и А2 (пьют вино, опершись на прилавок — kao guiwai zhanzhe);

Члены группы В имеют — признаки: В1 (одеты в халаты — chuan changshan) и В2 (пьют вино сидя, в другом помещении).

Причем признаки 1 и 2 в сознании рассказчика находятся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следования: судя по замечанию мальчика, что «только те, кто были одеты в халаты, проходили в соседнее помещение..., не спеша пили сидя», признак 1 (одежда) воспринимается как необходимое условие для признака 2. Признаки П1 и П2 в совокупности отражают социальный статус их носителей (являясь его следствием) — признаки группы В характеризуют состоятельных людей, тогда как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группы А — люди труда.

Кун И-Цзи сразу же выделяется как уникальный персонаж (...weiyi de ren), не принадлежащий ни к одной из этих групп.

Выделение достигается путем пересечения признаков двух групп при его описании: он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ся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признаками A2 и B1 — пил вино стоя, будучи одет в халат. (Надо отметить, что доля признака B1 — признака группы В — меньше, чем доля признака A1, так как есть уточнение (выраженное уступительным предложением), ограничивающее его присутствие: «хотя он был одет в халат, но в такой грязный и рваный, что казалось, его не стирали и не зашивали больше десяти лет»).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подчеркивается уникальность Кун И-Цзи и некоторая неопределенность его статуса, промежуточ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 он не принадлежит ни одной из половин в этом мире, где все так четко разделено. Одежда и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ая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 — описание речи, насыщенной внятизмами и потому «наполовину непонятная» окружающим его людям другого социального уровня, — обнаруживает в нем интеллигент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по каким-то причинам опустившегося.

Вышеописанное противопоставление мы условно называе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ым», так как оно производится над неким множеством персонажей (посетители лавки) на плоскости одного среза времени.

В отличие от предыдущей, ВТОРАЯ ЛИНИЯ противопоставления отражает развитие одного образа (Кун И-Цзи) во времени: прямо соотносятся два описания персонажа в разные моменты, разделенные значительным отрезком времени (который не описывается, но который знаменуется значительными изменениями в судьбе героя).

Два портрета — в начале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я — P(ortrait)₁ и в конце — P(ortrait)₂ имеют значительные совпадения в плане состава (определенный параллелизм), и совпадающие части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собой антитезу (такую структуру мы условно назвали «контрастной параллелью»: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е совпадение в объекте и признаке описания, расхождение в реализации признака: некое X по признаку Y в P₁ было Y₁, а в P₂ стало Y₂; C по признаку d в P₁ было D₁, а в P₂ стало D₂ и т. д.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в описании Кун И-Цзи портреты P₁ (первый по времени) и P₂ (второй и последний целостный портрет) имеют такой вид:

P₁

<стоял>

1 тело: рост (высокий)

2 лицо: цвет («бледный» (в переводе))

3 [на лице] (морщины, ссадины)

4 борода: качество и цвет (спутанная и с сединой)

5 одежда (халат, но грязный и рваный)

6 речь: насыщена внятизмами и поэтому непонятная

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с26/¹

P2

<сидел>

6/2 голос: физические параметры — звук (тихий, но знакомый)

2 лицо: цвет, овал (черное, худое)

5 одежда: (куртка — рваная)

1 ~ тело: положение тела: (сидел, подвернув ноги)

Этот звук, хотя и очень тихий, но очень знаком. Когда он встал и посмотрел в окно, то увидел, что в комнате никого нет. Он был бледный, худой, с длинными волосами, которые были уже давно не стрижены. Он был одет в старую, рваную куртку.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говоря о составе двух описаний, можно констатировать, что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все элементы P2 присутствуют и в P1, и в каждом случае фиксируется изменившееся состояние этой черты: 1 он был высокий, а теперь сидел, подогнув ноги; 2 лицо было бледное, а стало черное; 5 носил халат, а теперь куртку.

Из приведенного описания видно, что во всех указанных случаях в описании отражается общий смысл ухудшения изначального состояния, деградации: в величине (высоте, полноте), цвете, качестве (одежды), интенсивности (звука).

Это полностью соотносится с сюжетной линией — неблагоприятный поворот в жизни героя приводит его к плачевному состоянию, отразившемуся и во внешности. Рассмотренное построение описания отражает суть изменений в судьбе Кун И-Цзи.

2.2. Подли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А-Кью

В повести «Подли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А-Кью» отсутствуют целостные, более или менее подробные портретные фрагменты: описания фрагментарны, отрывочны, сведения об облике персонажа складываются из суммы отдельных упоминаний, и эти сведения очень скудны — известны лишь отдельные детали внешности. Учитывая этот факт, анализ описываемых черт может выявить, какие черты и по каким причинам попадают в фокус внимания.

Кроме фрагментарности, многие описания внешности в тексте характеризуются не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стью: они вплетаются в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е, воспроизведение визуального образа часто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вторично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изложению событий, черта внешности описывается,

¹ Здесь и далее при цитате указывается номер страницы в китайском /русском тексте

будучи затронута сюжетом: например, часто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 той или иной черты дается в конструкции, где собственно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 (а часто и сама черта)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не в «ядре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Кобозева], а на периферии: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 выступает в роли определения (а не предиката), а сам объект описания (черта внешности) не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ся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в независимом предложении, а сопровождается определением в конструкции, сам будучи локусом, объектом, претерпевающим воздействие, реже — активным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ем какого-то действия.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само определение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в тени внимания, второстепенно, а акцент переносится на ситуацию, в которой участвует описываемый предмет.

Например, «А-Кью схватили за светлую косу» 被人揪住黄辫子 с99/ (коса — объект воздействия);

А-Кью блоху положил в толстые губы: губы — конечная точка действия

В другом случае сообщается о том, что у А-Кью были голые руки в связи с тем, что он почувствовал холод, о том, что у монашки была помада на лице — в связи с тем, что дотронувшийся до него А-Кью почувствовал, что пальцы стали скользкими — то есть сведения о внешности получены не на основе зрительных, а на основе осязательных ощущений.

Основные описываемые элементы внешности образуют стройную систему. Большая их часть имеет общий компонент значения «относящийся к волосяному покрову». Это объясняется тем, что «субъектом сознания», то есть тем субъектом, сквозь призму восприятия которого подается весь окружающий мир, — является А-Кью. Доминирующая черта его внешности (видимо по той же причине — потому что сам он придает ей такое большое значение) является плешь на голове (lai chuangba 癞疮疤). Воспринимая очень болезненно свой недостаток (duanque), он в описании окружающих концентрирует внимание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на состоянии волос. Главный признак — наличие/отсутствие волос. Все возможные проявления он подвергает оценке с позиций некой нормы, установившейся в его сознании. Нормальное (Н) состояние волос соответствует косе. Все остальное — отклонение от нормы, достойное презрения, насмешки, удивления, то есть, как это в принципе свойственно оценкам, любое отклонение от нормы оценивается отрицательно.

Перечислим принадлежащие к этой группе элементы и опишем их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двух вышеупомянутых признаков (наличие (+)/ отсутствие (-) волос, отношение их состояния к норме (>/</= N)):

Таблица 2

	1. наличие / отсутствие волос	2. количество волос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нормы	оценка
1 плешь (laichuangba)	-	<N	-
2 борода (huzi)	+	>N	-
3 коса (bianzi)	+	=N	+
4 коса отрезана	+	≠N	-
5 бритая голова (guang tou)	-	<N	-

При этом последние три единицы являются согипонимами (разные виды состояния волос на голове, степень присутствия волос), то есть исключают друг друга. Обладател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х черт: 3 — А-Кью, Сяо Дэн; 4 — сюдай, арестовавшие А-Кью люди; 4 — монашка, старик, допрашивавший А-Кью.

Значение единицы 1 — плешь — не подразумевает состояние всей головы, а только какого-то участка, а значит, может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ть почти с любой из других, что и наблюдается в образе А-Кью: у него есть и плешь, и коса; Бородатого Вана: у него и борода, и плешь (и видимо, коса, хотя это не сказано; (3 и 2 — коса и борода — скорее можно называть разными частями одного целого (волосяного покрова или головы), так что они тоже могут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ть).

В ценностной системе А-Кью наличие косы — абсолютная и единственная норма, что дает ему право презирать, не считать за людей ненавидимых им персонажей — сюдая, которому отрезали косу, Бородатого Вана, у которого и плешь на голове, и огромная борода, что также является отклонением от нормы. Установленная им самим шкала ценностей позволяет А-Кью утвердить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свое превосходство над окружающими, компенсировать собственную остро ощущаемую неполноценность. Но тем сильнее его унижение, когда он терпит поражение от тех, кого уже не считал полноценными людьми.

К вышеописанному полю волосяного покрова (в центре которого, по сути, стоит не коса, утвержденная как норма, а плешь, явившаяся стимулом к построению такой ценностной шкалы в сознании героя) примыкает еще группа понятий (слова, «запрещенные» А-Кью, так как по его мнению, они намекают на его плешь), имеющих в своем значении элемент «блеск»:

Guang 光 («свет», «блестящий» (= liang 亮), а также «голый» (luzhe 露着 ...), что в равной мере относится к «плеши» — голая (без волос) кожа зрительно воспринимается как блестящая (guang используется и

при описании бритой (голой и блестящей) головы); liang 亮 (блестящий, яркий), deng 灯 (светильник — 发光的器具 faguangde qiju — прибор, источающий свет); zhu 烛 (свеча).

Другой центральный элемент, на котором фокусируется внимание при описании персонажа — одежда.

Как и в первой группе, важным является количественный параметр — наличие/ отсутствие одежды на какой-либо части тела (здесь — на bo 膊- ~плечах), причем реализация этого признака не градуальна, а двоична (есть+/ нет-): очень часта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 chizhe bo 赤着膊- с голыми руками.

Особенно значимо ка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площение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его элемента в случае его наличия: какого рода одежда, причем это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ый показатель текущего положения описываем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его статуса: образы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ля главного героя — «образы людей в белых панцирях и белых шлемах», сюцай, присоединившийся к революции, предстает в черном заграничном костюме, арестовавшие А-Кью властные люди — «в длинных халатах».

В сознании А-Кью жизненные события прямо связываются со сменой одежды: разбогатев на воровстве, он возвращается в новой куртке и с толстым кошельком, чем решительно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А-Кью в рваной куртке (с. 121); перед казнью он видит, что на него надели «белую безрукавку из заморской материи с черными иероглифами». (с. 146) То есть перемены в его жизни воспринимаются А-Кью просто как «смена декораций», нечто внешнее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к самому человеку, не затрагивающее его глубоко — происходящие так же легко, как смена одежды или прически: чтобы стать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м, достаточно закрутить косу на макушке — это действие, по сути являющиеся только символом, результатом занятия определенной позиции, для него отождествляется с сущностной переменой, действием. Все это в полной мере отражает характер героя — его беспринципность, отсутствие сколько-нибудь твердых убеждений, поверхностность взгляда на мир.

Точно так же и проявление эмоций описано так, что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внешним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субъекту эмоций: главные показатели волнения — брызганье слюной и выделение пота — жидкость, отделяющаяся от тела, то есть эмоции в буквальном смысле поверхностны². Если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 описываемые эмоции в свете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и, предложенной

² Эмоции наблюдаются и описываются повествователем, то есть А-Кью не является единственным субъектом сознания в произведении.

Баженовой, разделяющей «инвентарь внешнего проявления эмоций» на «контролируемые, частично-контролируемые и неконтролируемые» то отраженные в рассказе следует отнести к последним. [Баженова 1994].

Смена одежды — единственное изменение во внешности А-Кью, то есть в сущности образ не развивается, что и подчеркивал автор такой моделью описания героя.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можно заключить, что система описаний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 портретн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самого А-Кью других действующих лиц, представленные в через восприятие А-Кью и в его оценке, — направлена на всестороннее раскрытие образа главного героя. Посредством этих описаний выявляются и подчеркиваются такие его важнейшие черты, как комплекс неполноценности, сосредоточившийся на плечи и вылившийся в болезненное внимание к волосам; невежественность, беспринципность, злобность. При этом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А-Кью в качестве субъекта сознания при описании других персонажей помогает автору показать эти качества изнутри.

То есть построенный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портрет приобретает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е функции (если считать основной создание визуального образа), отражает не только физический облик описываемых лиц, но и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ейшим средством раскрытия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образа, отражая его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психически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отношение к миру и окружающим, жизненную позицию.

2.3. Братья

В основе сюжета рассказа — болезнь Чжан Цзинь-пу, вызвавшая у него и его брата страх, что он заразился скарлатиной. Большая часть (не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х в целом) описаний относится к цвету лица больного — так как для его брата Чжан Пэй-цзюня (выступающего в качестве субъекта сознания в рассказе) красный цвет лица (отрицательно оценивающееся отклонение от нормы) — симптом болезни.

В первой части рассказа трижды повторяется замечание Чжан Пэй-цзюня, что лицо его брата покраснело, каждый раз степень выраженности признака нарастает:

1) он передает врачу, что у Цзинь-пу «все лицо покраснело» 就是满脸通红 (с369/291)

2) Вернувшись домой, он заметил, что брат «дышит прерывисто и что лицо его еще больше покраснело: 因为他脸上似乎见得更通红了, 而且发喘 (370/292)

3) Китайский врач говорит ему, что эт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карлатина; снова посмотрев на брата, он заметил, что «лицо Цзинь-пу еще больше покраснело, на нем явно выступили багровые пятна, а веки припухли»

靖甫的脸更觉得通红了，的确还现出更红的点子，眼睑也浮肿起来 (372/)

Эти описания (отражающие ход мыслей и восприяти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героем) передают напряженное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ое состояние Чжан Пэй-цзюня. О столь же взволнованном состоянии больного брата говорит горящий взгляд Чжан Цзинь-пу, упоминаемый как раз после описания его лица (то есть напряжение обоих героев развивается параллельно, что усиливает общий эффект, только эмоциональ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одного героя передается изнутри, а другого — снаружи, через внешнее проявление):

2) (см. выше) 因为他脸上似乎见得更通红了，而且发喘

2а) больной спрашивает брата, не опасно ли его заболевание, и «в глазах его появился тревожный блеск» 眼里发出忧疑的光 (370/)

3) (см. выше 靖甫的脸更觉得通红了，的确还现出更红的点子，眼睑也浮肿起来)

3а) «услышав шаги [брата], он вдруг открыл глаза, странно и болезненно блеснувшие при свете лампы»

忽然张开眼来，那两道眼光在灯光中异样地凄惶地发闪 (372/293)

Затем приходит нетерпеливо ожидаемый европейский врач доктор Петерсон. Это само по себе уже несколько разряжает ситуацию (фактор реализации ожидания). Интересен его портрет, состав которого определен прагматическими факторами — установкой субъекта сознания — Чжан Пэй-цзюня, его сиюминутными интересами: напряженно вслушиваясь в звуки, он пытаясь определить, когда подъедет машина доктора (так усугубляется эффект ожидания), то есть ждет одного конкрет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он связывает надежду на выздоровление брата с приходом именно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врача*. Описание доктора Петерсона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набор черт, *релевантных* в данной ситуации и для дан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 — необходимых для идентификации Петерсона как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врача (субъект сознания отмечает черты,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сложившемуся в его сознании стереотипу и позволяющие отождествить пришедшего с ожидаемым, фрагмент завершается актом отождествления 这正是……). Эффект узнавания усиливается необычным порядком описания — снизу вверх:

«Свет фонаря освещал кожаные ботинки шедшего позади высокого человека с крупным белым лицом и черными бакенбардами, эт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был Петерсон».

但他接着又看见伙计提着风雨灯，灯光中照出后面跟着的皮鞋，上面的微明里是一个高大的人，白脸孔，黑的络腮胡子。这正是普梯思。(375/294)

Врач сообщает, что болезнь не опасна, что это не скарлатина, а корь. Это полностью снимает напряжение и радикально меняет восприятие:

наутро Чжан Пэй-цзюнь замечает, что «лицо брата уже было не такое красное, как вчера» (приближение к норме оценивается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 подразумевается «и это хорошо»)

看靖甫的脸, 已没有昨天那样通红了 (379/296)

Но эмоциональное напряжение и собственная болезнь сказываются в мучающих героя галлюцинациях: Чжан Пэй-цзюнь видит в бреду девочку с залитым кровью лицом — так основной мотив рассказа (красный цвет, знаменующий болезнь) находит новое выражение.

Упомянутые вскользь увеличившиеся ладони Чжан Пэй-цзюня и замеченный сослуживцем изменившийся цвет лица (выражено в прямой речи) намекают, видимо, на то, что он заболел сам.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можно заключить, что в основе описаний в этом рассказе лежит элемент субъективного восприятия (портрет ориентируется больше на субъект описания, чем на объект), а главной целью портретных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 является в большей мере передача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состояния героев и создание общего эмоционального рисунка рассказа: нарастание напряжения — кульминация в ожидании врача — разрешение ожидания и расслабление — отголоски напряжения (возможно, предвестие новой волны).

Литература

1. Апресян Ю. Д. «Дейксис в лексике и грамматике и наивная модель мира» «Семантика и информатика». Вып. 28 ВИНТИ 1986.
2. Баженова И. С. Прагматический потенциал внешних способов выражения эмоций // Язык, сознание, культура, этнос. М., 1994, Рос. Ак. Наук, Институт языкознания.
3. Вольф Е. М.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ая семантика оценки». М., Наука, 1985.
4. Гаспаров М. Л.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мир писателя. Тезаурус формальный и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ый (М. Кузьмин, «Сети» ч. III) // Проблемы структур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и, 1984. — М., Наука, 1988.
5. Карапетянц А. М. «Теория «пяти элементов» и китайская концептуальная протосхема. Вестн. Моск. Ун-та. Сер. 13.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1994, №1.
6. Кобозева И. М.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ая семантика». М., 2000, Эдиториал УРСС.
7.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8. Лотман Ю. М. «Тео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 Лотман Ю. М. «О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Статьи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С.-П., «Искусство-СПБ», 1997.
9. Лу Синь «Избранное» М., 1956.
10. Падучева Е. В.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М., Школа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1996.
11. Фрумкина Р. М. и др. «Семантика и категоризация». М., Наука, 1991.
12. Lu Xun «Xiaoshuoji» 1953, Beijing.
13. «Nv wu yu wushu» «女巫与巫术» Wangguiyuanzuo, Hebei renmin chubanshe, 1991.
14. Xiandai hanyu cidian, 1995.
15. Xinhua zidian, 1999.

ИЗМЕНЕНИЕ СУБЪЕКТА СОЗНАНИЯ И ЕГО МАРКИРОВКА

Изучение семантики нарратива требует обязательного вовлечения в сферу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фигуры субъекта сознания. Субъект сознания в нарративе выступает в различных ипостасях и выполняет несколько функций, обеспечивающих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текста как неразрывного единства.

Помимо двух типов повествователей (экзегетического и диегетического), выступающих в роли субъекта сознания и встречающихся в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м традиционном нарративе, за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ем иногда стоит персонаж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вытесняющий повествователя. Такая повествовательная форма, в которой аналогом говорящего является тот или иной персонаж, называется свободным косвенным дискурсом (СКД). В СКД весь мир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я пропускается через сознание персонажа, хотя прямо об этом не говорится: «Городок был маленький, хуже деревни, и жили в нем почти одни только старики, которые умирали так редко, что даже досадно» (А. П. Чехов «Скрипка Ротшильда»).

В данном фрагменте нет никаких формальных указаний на субъект сознания, однако последняя ремарка ставит под сомнение то, что за этим высказыванием стоит автор. 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казывается, что субъектом является главный персонаж — гробовщик.

В качестве основного приема в СКД используется несобственно прямая речь, то есть передача речи персонажа без обращения к первому лицу. Лишь по смысловому признаку, 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им особенностям речи и лексико-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м показателям,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 выдающим присутствие отличного от повествователя субъекта сознания, мы можем судить о наличии особого субъекта сознания и отсутствии повествователя.

Персонаж в СКД может брать на себя функции не только повествователя, но и наблюдателя. В таком случае он становится дейктическим ориентиром.

СКД необходимо отличать от цитирования, при котором субъектом высказывания остается повествователь, вставляющий некоторые отрезки речи, принадлежащие другим лицам.

Ниже предлагается анализ процесса перехода традиционного нарратива в СКД, а также связанное с этим процессом изменение субъекта сознания на примере одного из китайских учебных текстов. Выбор учебного текста обусловлен его небольшими размерами, позволяющими рассмотреть весь текст в целом.

В начале рассказа субъектом сознания является неназванный (имплицитный) повествователь — наблюдатель. Описанная в первых предложениях картина дается в том виде, в котором она предстает перед глазами повествователя. В первом предложении вводится главный герой рассказа:

«К остановке снова подъехал автобус, Сяо Дин заволновался...»

Далее следует описание поведения героя, смены эмоций, выражение которых заметно для наблюдателя, но скрыто от внимания самого персонажа, поскольку он не может взглянуть на себя со стороны:

«Его наморщенные брови в один миг разгладились, лицо также по-светлело. Он, посмеиваясь, направился навстречу, обнажив белоснежные зубы, но, не успев и сомкнуть губ, резко остановился и застыл в оцепенении, широко раскрыв глаза: что такое?»

Совершенно очевидно, что рассказ ведется от лица повествователя, который совмещает в себе две роли. Во-первых, он выполняет функцию экзегетического повествователя, передающего события объективно.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он также является наблюдателем, оценивающим происходящее со стороны. Наблюдатель передает эмоции персонажа, исходя из изменения выражения его лица и поведения героя. Последняя реплика также принадлежит наблюдателю, т. к. он замечает, что ход событий является крайне неожиданным для персонажа.

Переход к новому субъекту сознания осуществляется посредством введения читателя в процесс мыслитель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персонажа. Сигналом к переключению от традиционного нарративного режима к СКД служит фраза

«В голове у Сяо Дина "зажужжало"»

За этим предложением, несущим помимо сюжетной функции, также формальную смыслообразующую нагрузку, следует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е в СКД.

«Чтобы пригласить ее на эту пьесу, покупая билеты, он, проталкиваясь вперед, чуть не сбил с ног одного пожилого товарища, который вздохнул: "Эх, как же этот паренек торопится, чтобы купить лекарство отцу!" Когда еще он так позорился, кроме как ради нее?»

В данном отрезке текста восприяти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происходит глазами не абстрактного повествователя, а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участника событий, для которого все описываемое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 значимо. Персонаж с легкостью переносится в мыслях к событиям, не входящим во временные рамки описываемого в рассказе, — к моменту покупки билетов в театр. Вспоминая этот эпизод, персонаж, мысленно цитирует слова

пожил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которого он побеспокоил, проталкиваясь через толпу. В устах повествователя как стороннего наблюдателя событий этот эпизод вряд ли бы звучал аргументом для выражаемого персонажем недовольства поведением подруги.

На принадлежность следующего небольшого отрезка текста сознанию персонажа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указывают слово *yǎnxià* «перед глазами», указывающее на точку в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которая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зависимой от местоположения персонажа;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е *huǎng nǎo* «мелькающий в голове», т. е. «мелькающий в голове у персонажа», а также слово *zhīdào* «знать», т. к. появление сообщаемой далее информации обусловлено знанием участника событий.

«Перед глазами опять появился этот карпуз, качающий головой и мелькающий [перед Сяо Дином]. Он [Сяо Дин] знал, что она дважды срывала свидания из-за этих детишек — то мама Хунхун заболела, то папа Ниннина поздно закончил работу, нустика! Якобы ради работы...»

Поскольку экзегетический повествователь в данном тексте выполняет функцию скорее наблюдателя, чем всеведущего рассказчика, его осведомленность о фактах, выходящих за временные 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ые рамки данного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я, маловероятна.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ая информация, излагаемая по ходу действия, принадлежит сознанию персонажа. На это указывают и служебные частицы, придающие рассказу особую экспрессивность и приближающие его к устной разговорной форме. Приведенное выш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 является имитацией реплики диалога, это фрагмент своеобразной беседы персонажа с самим собой, насыщенный разговорными формами, не свойственными традиционному нарративу от третьего лица (конечная частица *ya*, вопросительная форма с местоимением *shénme* «что?»).

Затем субъект сознания вновь меняется,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е ведется от лица автора, выступающего в ипостаси комментатора:

«Сяо Дин хотя и не был способен на благородный порыв, но имел вид, будто он не принял это близко к сердцу».

О новом переходе от одного субъекта сознания (экзегетического повествователя) к другому (персонажу)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ет тот факт, что персонаж рассказа выступает в роли субъекта сравнения:

«Ее голос был похож на звук звонкого колокольчика. А смеющиеся глаза будто бы таили озеро чистой воды»

Сравнения, использованные в отрывке, сугубо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ы и носят оттенок некоторого преувеличения. Совершенно очевидно, что такая картина может представать перед лицом персонажа, любимой девушкой которого является героиня, описываемая в данном отрывке.

После ремарки, высказанной автором-комментатором, в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е вновь вступает персонаж, который с досадой замечает:

«Ни сожаления, ни разочарования, она все так же спокойно, с легкой улыбкой на губах покачивала головой»

За этим замечанием следует внутренняя ремарка персонажа, оформленная как прямая речь, и,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не являющаяся элементом СКД:

«Разве не ты несколько дней назад говорила, что даже во сне хотела бы видеть эту пьесу?»

Это замечание персонажа находится в режиме первичного дейксиса, о чем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ет местоимение второго лица лй «ты», свойственное диалогической речи.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это не передача слов персонажа экзегетическим повествователем, т. к. он,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являясь наблюдателем, не может проникать в сознание персонажа, и внутренний монолог персонажа находится вне его компетенции. Значит, субъектом сознания в данной фразе, выходящей за рамки СКД, все же остается персонаж.

Ключевым словом в другом отрезке СКД является модальный глагол *xīǎng* «хотеть», передающий внутреннее желание персонажа:

«Сяо Дин постепенно вернулся в хорошее расположение духа и захотел пойти совсем рядом с ней. Вдруг чьи-то маленькие ручки грубо толкнули его»

Принадлежность данной фразы сознанию персонажа подтверждается также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 Глагол *shēn* «протягивать», оформленный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ой направительной морфемой *guǎlái*, п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действие, совершаемое одним из персонажей, направлено к «говорящему», т. е. к Сяо Дину, который, 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и является субъектом сознания в отрезке текста.

После замечания комментатора, поясняющего предыдущий отрезок текста, в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е вступает новый субъект — маленький мальчик. Перед нами разворачивается интересное явление: мальчик, сознание которого передается в ремарке, не является ее автором.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е по-прежнему ведется от лица повествователя, играющего роль неназванного наблюдателя. Однако повествователь меняет свою ипостась, как бы вживаясь в образ персонажа:

«Уж он-то не забыл этого дяденьку с суровым взглядом и насупленными бровями!»

Во-первых, на отсылку к сознанию героя указывает глагол ментального восприятия *wàngjì* «забывать». Кроме того, близость мальчика к Сяо Дину передается дейктическим словом *zhè* «этот», которое, в отличие от указания *nà* «тот», имеет значение нахождения лица или предмета в пределах досягаемости другого лица, являющегося субъектом дейксиса.

Не случайна здесь и постановка счетного слова *wèi*, которое в отличие от возможного в данной ситуации слова *ge*, обозначает уважительное обращение, уместное при адресации к старшему по возрасту. Нелепо предполагать, что такое счетное слово было выбрано самим автором для обращения к достаточно молодому персонажу, каким является Сяо Дин. Разумнее будет считать, что выбор данного слова обусловлен возрастом маленького мальчика.

Наконец, в пользу утверждения о принадлежности ремарки сознанию мальчика, или,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передаче ремарки с позиции персонажа, говорит дополнение данного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и определения к нему, т. е. слов *shūshu* «дядя», обычное для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при обращении детей к лицу мужского пола, старшего по возрасту, а также выражение *héngméi lìnmǔ* «суровый взгляд и насупленные брови», несущее оценку.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даже на интуитивном уровне становится ясно, что эта фраза полностью не может принадлежать персонажу рассказа — мальчику. Вряд ли автор передал бы инициативу в ведении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я малышу. Кроме того, в предложении встречаются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е элементы, указывающие на своеобразную обработку фразы, высказанной ребенком, автором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я.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это конечная частица *ne*, которая подчеркивает контраст между мнением говорящего и точкой зрения слушающего: «Ты думаешь, что он забыл этого «дяденьку», а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он его хорошо помнит».

Последний переход от традиционного нарратива к СКД осуществляется в следующем эпизоде:

«Надо же, еще чего не хватало!... Вот уж никак не мог подумать, что она подтолкнет к нему ребенка, указывая на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туалет на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е улицы,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засовывая ему в карман рулон туалетной бумаги. Боже мой! Сяо Дин вспомнил, что что его постель каждое утро заправляет мать, а сейчас придется ради этого толстого малыша... Его голова закружилась»

Первое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данного отрезка текста несет экспрессивную нагрузку, что придает ему оттенок разговорного стиля. Это опять же фрагмент разговора персонажа с самим собой. Содержанием следующего предложения управляет слово *xiǎngdǎo* «подумать», остальная часть фразы раскрывает мысль персонажа. В последнем предложении персонаж вспоминает детали, находящиеся вн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о-временного контекста. На авторство этой фразы указывает слово *xiǎngqǐ* «вспоминать», отсылающее к сознанию персонажа.

ФОРМА И СОДЕРЖАНИЕ ЖАНРА *ЦЫ* НА ПРИМЕРЕ ТВОРЧЕСТВА ЛИ ЦИНЧЖАО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жанра *цы* и история его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доказывают, чт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е мастерство автора *цы* в большой степени заключалось в выполнении требований к формальному построению текста. Небольш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остающееся за рамками предписаний, и содержало в себе основные признаки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го авторского стиля.

Сначала остановимся на кратком описании особенностей классическ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стихосложения, а также истори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жанровой системы в китайской поэзии до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жанра *цы*. Далее подробно проанализируем формальную структуру двух *цы* Ли Цинчжао, пытаясь интерпретировать смысл текста с учетом особенностей его построения.

Система четырех классических китайских тонов была впервые описана в 488 году поэтом Шэнь Юэ в его «Трактате о четырех тонах». Этот трактат сыграл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важную роль в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стихосложения, введя в поэзию закон о тонах. Четыре тона, описанные Шэнь Юэ — 平, 上, 去, 入 — разбивались на две основные группы следующим образом:

平	平
仄	上
	去
	入

Правилами стихосложения строго оговаривалось строчное чередование 仄 — ровного и 仄 — модулированного («косого») тонов. При этом тональной окраской обладает каждый слог.

Переход от древней поэзии 古体诗 к новой 近体诗 связан с трактатом Шэнь Юэ. Новую поэзию называли также 律诗 уставной стих, так как ее формаль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пределялась правилами стихосложения, установленными Шэнь Юэ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законом о тонах.

Эти правила заключались в основном в следующем:

- 1)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е состоит из 8 строк;
- 2) каждая строка содержит 5 или 7 знаков;
- 3)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ся единая рифмовка для всего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рифмуются окончания четных строк. Рифма первой строки является скорее факультативной, чем желательной (особенно для семи-сложных стихов.)

- 4)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е писалось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о строгой схемой внутрисклонного чередования ровного и «косого» тонов. При этом строение строк 3,4 и 5,6 должно быть зеркально симметричным.

Ци 词 как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ый жанр появляется еще в конце династии Тан (618—907), получает широкое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в Эпоху Пяти Династий (907—960) и становится фактически ведущим жанром в эпоху Сун (960—1278).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ое значение 词 — «слова» (для пения). Остается открытой проблема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я жанра. В качестве источников этой музыкально-поэтической формы называют песни «Шицзина», народные песни юэфу,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со строками разной длины, а также уставные стихи 律诗, получившие широкое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в Танское время.

Более 160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й, написанных в жанре *цы*, было найдено в храмах-пещерах уезда Дунхуан провинции Ганьсу. Они датируются периодом с середины VIII по середину X века. Этот музыкально-поэтический жанр был элементом город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исполнялся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ми певицами в крупных городах, бурный рост которых приходится на начало династии Сун. Нередко сами певицы выступали в качестве авторов стихов. В основе *цы* лежали известные мелодии, чаще всего народные песни.

Самое первое (или же самое известно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е, написанное на какую-либо мелодию, становилось образцом, по которому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сочиняли стихи на эту мелодию. Стихи в жанре *цы* обычно назывались именем той мелодии, на которую были написаны. Процесс создания *цы* обозначался в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словом 填 «заполнять». Заполняли уже имеющуюся форму, шаблон, определявший:

- количество строк в произведении.
- количество элементов в каждой строке.
- систему рифмовки.
- внутрисклонное чередование ровного и «косого» тонов.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основные отличия *цы* от стихов *ши* заключались в следующем:

- 1) Музыкальное начало жанра *цы*.
- 2) Строгая формаль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целиком зависящая от выбранной мелодии.
- 3) Лирическая направленность содержания *цы*.
- 4) Изначально развлекательный характер жанра,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ость на совершенно иную целевую аудиторию.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о *цы* предназначались для исполнения в кругу друзей.

Ван Ли в своей книге о китайском стихосложении выделяет 3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формы *цы*:

- 1) Определенн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знаков в произведении.
- 2) Строки разной длины.
- 3) Определенная схема внутристрочных чередований ровного и «косого» тонов.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о *цы* состояли не более, чем из 58 элементов (знаков = слов = слогов). Однако с течением времени форма подвергалась значительным изменениям и укрупнялась так, что к началу династии Сун *цы* делились на 3 группы:

1. 小令 — до 58 элементов.
2. 中调 — от 59 до 90 элементов.
3. 长调 — от 90 элементов и более.

Самое короткое из известных *цы* состоит из 18 знаков, самое длинное — из 240.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мелодий *цы* эпохи Сун не сохранилось. Однако в XVIII веке по приказу одного из императоров была составлена книга 钦定词谱, в которой приводились ритмико-мелодические схемы 826 мелодий, которые, с учетом вариантов, служили основой более чем 2306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в жанре *цы*. Другой сборник — 词牌 был составлен примерно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Ван Шу 万树 и назывался 词律. В нем приводились названия 875 мелодий и их схемы.

В понятие китайской рифмы 韵 это не просто созвучие финалей слогов, а некоторый список иероглифов, чтение которых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сходные окончания. Поскольку написание стихов являлось составной частью китайской экзаменационной системы, возникала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в составлении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х книг рифм 韵书, которые помогали носителям различных диалектов рифмовать правильно при сдаче экзаменов на соискание ученой степени. В танское время авторы *цы* при написании текстов целиком ориентировались на книги рифм, предназначенные для написания стихов 诗. В эпоху Сун авторы сочиняли *цы* уже с большим учетом реального произношения,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词韵 и 诗韵 постепенно стали все больше различаться между собой. Классы рифм *цы* — 词韵 — были кодифицированы лишь примерно триста лет назад Чун Хэном (仲恒) и представляли собой результат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рифм *цы*, созданных в династию Сун. В данной работе используется список классов рифм, который приводит Ван Ли в книге 汉语诗律学.

Ниже мы опишем два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Ли Цинчжао по определенному плану. Сначала приводим подстрочный перевод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при вы-

полнении которого была сделана попытка максимально сохранить синтаксис оригинала, не утратив при этом осмысленность и поэтичность китайского текста. Затем приводится оригинальный текст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за которым следует ритмико-мелодическая схема данной мелодии. Вслед за тем отдельно выписаны знаки, находящиеся в рифмующей позиции, их тоны, а также название рифмы и номер класса рифм для каждого знака.

Большинство ритмико-мелодических схем строго определяет, к ровному или «косому» тону должны принадлежать слоги в рифмующей позиции. Некоторые схемы при основной рифмовке в ровном тоне допускают вариант с рифмующимися слогами «косого» тона и наоборот, при этом неизбежно меняется схема внутристрочного чередования тонов, однако мелодия остается прежней, и новая схема считается лишь вариантом основной. Существует также практика смены рифм 转韵, однако и она предусмотрена схемой конкретной мелодии. В таких случаях слоги в рифмующих позициях не только относятся к разным рифмам, но и к разным рифмическим классам.

Сохранившиеся цы Ли Цинчжао (включая и те,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которым ее авторство находится под сомнением), созданы с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 39 различных мелодий.

Мелодия Пусамань.

*Легкий ветерок. Слабый луч солнца. Весна в самом начале.
Только что сменила теплую куртку на летнюю рубашку. На душе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Поднялась с постели. Слегка прохладно.
Цветок мейхуа увядает в волосах.
Где же моя родина!
Только вино позволяет все забыть.
Пока я сплю, догорает курильница.
Аромат благовоний исчезает, а хмель остается.*

菩萨蛮

风柔日薄春犹早，
夹衫乍著心情好。
晚起觉微寒，
梅花鬓上残。
故乡何处是？
忘了除非醉。
沈水卧时烧，
香消酒未消。

	1	2	3	4	5	6	7	
1	仄	平	平	仄	平	平	仄	←
2	平	平	平	仄	平	平	仄	←
3	平	仄	仄	平	平			←
4	仄	平	平	仄	平			←
5	平	平	平	仄	仄			←
6	仄	仄	平	平	仄			←
7	平	仄	仄	平	平			←
8	平	平	平	仄	平			←

	字	声	韵	韵部
zao	早	上	皓	第十八部
hao	好	上	皓	第十八部
han	寒	平	寒	第七部
can	残	平	寒	第七部
shi	是	上	纸	第三部
zui	醉	去	至	第三部
shao	烧	平	宵	第八部
xiao	消	平	宵	第八部

Это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е наглядно демонстрирует важность анализа формаль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текста для его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и. В этом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и задействованы рифмы четырех классов. Каждую смену рифмы сопровождают определенные изменения на содержательном уровне. Первые две строки описывают приятную картину природы, с которым гармонирует внутреннее состояние лирической героини. В строках 3 и 4 общее настроение лирического повествования несколько меняется, описание увядающего цветка вносит в текст элемент минорности.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знака 残 для описания цветка маркировано его рифмующей позицией. Этот знак весьма характерен для поэзии Ли Цинчжао в целом, и очень часто встречается при описании состояния тоски и удрученности. Резкая смена настроения происходит в строках 5 и 6. Она также сопровождается сменой рифмического класса и маркируется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и. Риторический вопрос и инверсия в строке 5 и инверсия в строке 6 — яркие приемы экспрессивного синтаксиса. Инверсирование в обоих строках происходит параллельно — и в том, и в другом случае вперед выносятся первые два знака, и тем самым подчеркивается традиционное для китайской поэзии внутреннее деление строки с цезурой перед третьим знаком с конца.

故乡 何处是？
忘了 除非醉。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повышенная эмоциональность строк 5 и 6 отмечается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 приемов экспрессивного синтаксиса. Рифма снова меняется в строках 7—8, что сопровождается изменениями в содержании и настроении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Тема тоски по родине, находящейся под властью завоевателей, сменяется печальным описанием окружающе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Мелодия Цзяньцзымуланьхуа.

*Из корзины продавца цветов
Купила веточку весны, которая вот-вот распустится.
Тонкие слезы покрывают лепестки,
Сохранившие отблески алой зари, это — следы утренней росы.
Боюсь, что любимый скажет,
Будто мое лицо не столь прекрасно, как этот цветок.
В высокую прическу вставлю цветок —
Пусть любимый посмотрит и сравнит.*

减字木兰花

卖花担上，
买得一枝春欲放。
泪染轻匀，
犹带彤霞晓露痕。
怕郎猜道，
奴面不如花面好，
云鬓斜簪，
徒要教郎比并看。

	1	2	3	4	5	6	7	
1	平	平	仄	仄				←
2	平	仄	平	平	平	仄	仄	←
3	平	仄	平	平				←
4	仄	仄	平	平	仄	仄	平	←
5	平	平	仄	仄				←
6	平	仄	平	平	平	仄	仄	←
7	仄	仄	平	平				←
8	仄	仄	平	平	仄	仄	平	←

	字	声	韵	韵部
shang	上	去	漾	第二部
fang	放	去	漾	第二部
yun	匀	平	淳	第六部
hen	痕	平	痕	第六部
dao	道	上	皓	第八部
hao	好	上	皓	第八部
zan	簪	平	寒	第七部
kan	看	平	寒	第七部

Лирическая героиня этого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ся юной лукавой барышней, которой неведомы тоска и горечь, столь характерные для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й Ли Цинчжао. Ощущение легкости и изящества, возникающие при чтении этого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во многом создаются чисто языковыми средствами. Трижды в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и используется прием «неназывания», когда вместо прямого упоминания какого-либо предмета приводится его описание. Во фразе 卖花担上 — не упоминается ни продавец, ни его корзина, однако все это становится понятным из значения слова 担 *нести на плечах*. В строке 一枝春欲放 названия цветка автор заменяет развернутым описанием с инверсированным определением. Для 泪染轻匀 роса на цветочных лепестках называется лишь в следующей строке. Глагол 猜 во второй строфе прямо указывает на прием намеков и недомолвок, на котором строится первая строфа.

Рассмотрение стихов в жанре *цзы*, может создать впечатление, что форма со столь строгими правилами оставляет мало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для авторской свободы. Однако анализ текстов Ли Цинчжао демонстрирует обратное. Соблюдая все требования формы, автор использует широкий спектр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х приемов, направленных на разрушение автоматизма читательского восприятия. Широкое применение таких средств экспрессивного синтаксиса как инверсии, риторические вопросы, а также столь характерных для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целом повторов и параллелизмов создает своеобразие поэтического языка автора. Следует отметить, что чаще всего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 нагруженные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ие конструкции оказываются в рифмующей позиции, подчеркивая тем самым специфику самой формы.

Литература

1. *Серебряков Е. А.* Китайская поэзия X—XIII веков. Жанры ши и цы.
2. *Петров Н. А.* Жанр цы и его народный характер. АН СССР «Проблемы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5, 1959 год.
3. *Поцення Д. М.* Образ мира в слове писателя.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СПб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97.
4. *Яхонтов С. Е.* Грамматика китайских стихов.
5. *James J. Y. Liu.* 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and London. 1962.
6. *J.H. Levis.* Foundations of Chinese Musical Art. Beijing 1938.
7. 李清照。漱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1984年。
8. 王力。汉语诗律学。新知出版社。1958年。上海。
9. 古今字音对照手。丁声树。科学出版社。1958年。
10. 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
11. 常用词牌详介。陈明源藉。人民日报出版社。1986年。

РЕЦЕНЗИИ

ТАНЬ АОШУАН

ПРОБЛЕМЫ СКРЫТ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 СИНТАКСИС, СЕМАНТИКА И ПРАГМАТИКА ЯЗЫКА ИЗОЛИРУЮЩЕГО СТРОЯ НА ПРИМЕРЕ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М., 2002.

Монументальная работа Тань Аошуан посвящена всестороннему рассмотрению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Ценность труда усугубляется еще и тем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ом, что автор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и квалифицированным лингвистом-теоретиком, и носителем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и талантливым педагогом, воспитавшим многих студентов-китаистов.

В книге разбираются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все аспекты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обуславливающие его уникальную типологическую позицию. Выводы по каждой из частных тем, составляющих эту богатую содержанием книгу, глубоко продуманы и интегрированы в парадигму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го знания.

Первая часть «Порядок слов: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ие конструкции и актуальное членение», состоящая из двух глав, посвящена структуре китайского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Автор п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в отличие от языков средне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стандарта, в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глубинные ролевые структуры задаются не словарем, а синтаксисом. Глагол сам по себе не имеет строгого набора валентностей, а приобретает некоторую модель управления только на уровне высказывания, в рамках определенных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их конструкций. Здесь также разбирается широкий круг вопросов, связанных с актуальным членением,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ой структурой речевых актов и интонационными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ими средствами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Весьма интересна, в частности, предложенная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я типов речевых актов 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х им типов акцентного выделения (сообщение, анонс, подтверждение/верификация, отрицание/опровержение, уточнение/разъяснение, коррекция);

различение зависимых и независимых речевых актов, различных типов фразового ударения (обычное, усиленное, контрастное и эмфатическое).

В третьей главе обсуждаются типы глагольной предикаци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Выделяется пять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х типов предикатов: предикаты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ыполнения, достижения, нарастающих процессов и статических явлений. Дается тонкий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анализ картин мира, складывающихся в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и языках средн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стандарта, в частности, в русском. Интересны наблюдения автора о культе пищи, характерном для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и проявляющемся в его глагольной системе, а также о четкой границе между миром человека и остальным миром.

Главы 4—6 посвящены анализу одной из самых трудных тем китайск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 — видовым категориям и категориям способа действия. С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й тщательностью разбирается система направительных, результативных и потенциальных форм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Система направительных результатов описывается при помощи включения субкатегорий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ого дейксиса: места наблюдателя, места говорящего, денотативн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и точки отсчета в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При помощи этих признаков описывается богатая система направительных морфем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Для описания направительных результативных морфем предлагается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я из пятнадцати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х признаков, позволяющая исчерпывающим образом описать данную подсистему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Наконец, дается исчерпывающий анализ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я результативных морфем в результативных, потенциальных и оценочных конструкциях.

Главы 7—9 посвящены другой важнейшей теме китайск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 аспектно-темпоральным показателям (по терминологии автора — временным операторам). Предлагается новая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я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х морфем.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продуктивным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ся анализ оператора *le* как сигнала о переходе в друг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описывающий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все случаи употребления *le*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Главы 10—11, являясь логическим продолжением предыдущих глав, описывают механизм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я аспектно-темпоральных операторов. На уровне глубинной семантики подробно разбирается система аспектуальных и временных значений в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ую ценность имеют наблюдения автора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места прагматики в языках изолирующего строя, в частности,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влияния прагматических факторов данности и значимости на оформление предиката.

Четырнадцатая глава четвертой части посвящена именным категориям. Здесь рассматриваются такие «веч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китайск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 как счетные слова и показатель мн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числа *men*. Наряду с описанием стандартной системы счетных слов, описываются также нестандартные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е» счетные слова (случаи типа *yí jī-ang chūn shuǐ* «одна река весенней воды» и др).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показателя *men* устанавливается, что его употребление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связано с включением денотата именной группы в личную сферу говорящего, и он не является собственно маркером числа.

Глава 15 целиком посвящена описанию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ния категории определенности / неопределенности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Дается описание противопоставления *yí ge* с «нулем» и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анализ категории определенности / неопределенности в китайском, русском и английском языках. Опровергается мнение о том, что показатель *yí ge* является результатом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заимствования (кальки); автор показывает, что этот показатель в аналогичной функции за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ван в китайском уже в текстах двухсотлетней давности.

В заключении дается сжатое резюме основных положений работы и обосновываются их теоретическая новизна и ценность.

В рецензии трудно обойтись без критических замечаний. Я ограничусь здесь всего лишь одним соображением: при том, что в работе анализируются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все актуальные аспекты китайск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 вызывает некоторое удивление полное отсутствие внимания к проблеме слова в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хотя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используются термины вроде «порядка слов»).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ся, что как раз с позиций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 принятой в данной монографии, можно было бы многое сказать на эту — весьма противоречивую и интересную — тему. Сказанное, однако, ни в коей мере не умаляет ценности той колоссальной работы, которая была проделана автором.

Работа Тань Аошуан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чрезвычайно цен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фактически открывающее ново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в синхронном описани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описание скрытых категорий его грамматики с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ой и когнитивной точек зрения. Многие аспекты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при таком подходе раскрываются в новом свете, и выводы автора, несомненно, вносят большой вклад как в общую теорию языка, так и в современную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ую типологию.

Член-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т РАН, доктор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х наук
С. А. Старостин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ПЕРЕВОД (НАЧАЛЬНЫЙ КУРС)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ИД «Муравей» 2002 г.

Это долгожданный учебник для студентов средней ступени обуч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восполняющий один из весьма существенных для учеб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пробелов. Если начальная ступень в целом обеспечена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ми учебными материалами, то при переходе к более зрелому этапу до сих пор приходилось 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либо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вырезками из газет и статьями из интернета, либо учебниками для иностранцев, выпущенными в Китае и не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ными на перевод с одного языка на другой, особенно на перевод с родного языка на китайский.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обучения двустороннему переводу очевидна даже для неспециалиста. Это задача, требующая ежедневных усилий как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я, так и студента. В учебнике не только разработана система упражнений, направленная на выработку навыков перевода, но и, что следует отметить особо, все уроки обеспечены уникальным лингфонным курсом. Последний позволяет закрепить базовые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и синтагмы не только в правильном произнесении (и при адекватном переводе), но и в достаточно быстром темпе.

Учебник является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ым по тематике и,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по выбору лексики. Он состоит из восьми уроков:

1)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население; 2)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строй; 3)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4) Конституция страны.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право; 5) Меж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6)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артии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объединения; 7)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8) Войны и конфликты.

Курс рассчитан на два семестра (по 4 урока на семестр). Материал подобран так, что он не будет казаться устаревшим через несколько лет или, тем более, через несколько месяцев после выхода в печать. (Такова судьба большинства текстов по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тематике, включенных в учебники, издаваемые для иностранцев в Китае).

Каждый урок снабжен подробнейшим словарем, что позволяет студенту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с прохождением новой лексики освежать в памяти то, что было пройдено на первых курсах. Структура учебника да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ритмично организовать аудиторные занятия, чередуя различные виды работы: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перевод, диктант с пленки и т. д. Выбор

лексики и система ее закрепления позволяет даже не самому сильному студенту при регулярных занятиях в течение трех-четырех месяцев заметно продвинуться в понимании китайских материалов СМИ. Ежедневная тренировка реакции (работа с пленкой как в аудитории, так и, главным образом, дома) придает уверенность в себе при устном переводе с одного языка на другой.

Большую ценность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упражнения на выбор слов, близких по значению. Эти упражнения, как и другие (на выбор правильных служебных слов и «рамочных» конструкций) предполагают очень хорошее знание основных текстов урока и заставляют студента без конца обращаться к уже пройденному материалу с разных сторон.

Наличие морфемного словаря и морфемного словника, снабженных рядом упражнений, приучают студента обращать большее внимание на значение, точнее, спектр значений, каждого однослога.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е тексты подобраны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что любой студент может без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ой подготовки активизировать материал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его урока. Ценно, что часть этих текстов записана сложными иероглифами и курсивом.

Обилие материала, представленного в учебнике, не является его недостатком. Наоборот. Хорошо организованный большой объем материала усваивается лучше, чем плохо организованный малый. Задача среднего этапа обуч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 дать базовые знания и научить работать. Последнее (впрочем, как и первое) невозможно при небольшом объеме.

*М. В. Румянцева, к.ф.н., ст.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
кафедры китайской филологии ИСАА при МГУ*

АНОНС

А. М. КАРАПЕТЬЯНЦ

О СКОРОМ ВЫХОДЕ В СВЕТ «УЧЕБНИКА ПРАКТИЧЕСК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НОВЫЙ КУРС» А. М. КАРАПЕТЬЯНЦА И ТАНЬ АОШУАН

Данный учебник в ротاپринтном виде используется в ИСАА при МГУ более десяти лет. В издаваемой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й версии учтены результаты опыта, полученного в ходе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а также существенно «усилена» иероглифическая составляющая. В этой версии учебник апробован в четырех группах студентов с вполне удовлетворительными результатами.

В данном учебнике воплощена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 новая методическая концепция, особо важная для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такого сложного и необычного для носителей языков «средне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стандарта», как китайский. Эта концепция получила высокую оценку на последнем съезде Всемирной ассоциации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ей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подведшем итоги изучения и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прошлом веке. Основа этой концепции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опоре на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ые категории речевых актов и актуальное членение высказываний, которые обуславливают фразовое ударение, отчасти восполняющее роль отсутствующего в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словесного ударения.

В основе предлагаемого к изданию учебника лежат три составляющие. Первая — это тексты и часть упражнений созданного в КНР и до сих пор считающимся одним из лучших учебников учебника Shiyong Nanу keben, выпущенного в 1981 г. Вторая составляющая — новый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ый и прагматический язык описания китайск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 предложенный Тань Аошуан и защищенный ею в ее докторской диссертации. Этот язык описания позволяет объяснить студенту почему можно говорить или писать только так, а не иначе, как изменится смысл высказывания при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и той или иной конструкции, того или иного слова, которые до этого считались факультативными. Третья составляющая — это анализ иероглифов и способ тренировки их написа-

ния, защищенной в докторской диссертации А. М. Карапетьянца «Типология основных единиц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ые тексты Shiyong Hanyu keben были внесены некоторые изменения, сняты или модифицированы многие упражнения. Почти вся грамматика и многие комментарии к текстам написаны заново, добавлено значительное число фонетических упражнений, ситуативных заданий и переводов с русского.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о нов лингафонный курс, часть которого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ключ к центральным или сложным заданиям. Это стимулирует студентов чаще обращаться к лингафонному курсу.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с написанием учебника делался и полный ключ к его заданиям. Это, в частности, позволило лишний раз проверить корректность постановки задач и облегчить работу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я при пользовании учебником. В сочетании с лингафонным курсом имеющиеся ключи позволяют 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данным учебником для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го изуч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Учебник выпускается в двух книгах, в первую из которых входят 32 урока, рассчитанные на 16 недель при 16 часах в неделю. Вторая книга содержит 20 уроков, также рассчитанных на один семестр при 16 часах в неделю. В вузах, где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преподается 6—8 часов в неделю, каждую из книг можно проходить за год.

Первые 14 уроков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собой вводный курс, совмещенный с прохождением текстов первых 12 уроков Shiyong Hanyu keben. Его фонетическая часть написана Тань Аошуан с учетом имеющихся фонетических вводных курсов учебника Т. П. Задоевко и Хуан Шуин и ротапринтного курса Л. Г. Булыгиной. Фонетика здесь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а на правильно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осмысленных высказываний. В иероглифической части вводного курса, написанной А. М. Карапетьянцем, осуществляется *постепенный* ввод график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типов черт, чего до сих пор не делалось. Студенты овладевают разновидностями черт иероглифов, пользуясь нестандартными прописями, которые облегчают запоминание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сти черт иероглифов.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первая книга состоит из двух частей, вводного курса, охватывающего первые 14 уроков и основного курса, делящегося на три блока (уроки 15—20, 21—26 и 27—32), последний урок каждого из которых посвящен в основном повторению. В этом отношении учебник сохраняет структуру китайского прототипа.

Во вводном курсе постепенно вводятся китайские звуки речи вместе с тонами, что позволяет студентам научиться произносить любой

китайский слог с правильным тоном. По мере продвижения к его концу студенты тренируют все больше осмысленных высказываний, что позволяет совмещать тоны с фразовой интонацией. При прежних методиках студентам удавалось либо превращать высказывание в набор тонированных слогов, либо терять тоны для реализации правильного акцентного выделения. Так в любом случае утрачивалась естественность речи.

В текстах указывается их ритмическое членение и акцентное выделение, что было впервые осуществлено в «Учебнике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азговорн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Тань Аошуан, первое издание которого вышло в 1983 г. и с тех пор используется во многих вузах страны.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с этим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вводятся разновидности черт, а затем 99 самых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ных ключей, организованных в 10 групп по семантико-графическим признакам. Черты и ключи вводятся только в составе иероглифов или в качестве отдельных иероглифов, которые по мере прохождения фонетической части постепенно «озвучиваются».

В качестве примера приведем содержание урока 13. В нем после диалога, состоящего из 11 реплик, вводится 12 новых слов, а затем познаковый комментарий, объясняющий значения иероглифов, входящих в состав неодносложных слов, и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ними в составе слова. Далее специальный раздел посвящен акцентному выделению, базирующемуся на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ой установке говорящего. Упор здесь делается на выработку естественного интонирования речи с сохранением правильности выговора тонов.

Следующий большой раздел — это примечания к тексту. В них специально обсуждаются определенные фразы и обороты. Их количество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с китайским прототипом расширено, многие объяснения попросту написаны заново с учетом специфик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фонетический раздел урока введены упражнения на рече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занимающие объем, сопоставимый с тем, которые занимают упражнения, заимствованные из Shiyong Hanyu keben.

Задания к уроку целиком написаны авторами. В их число, наряду с упражнениями на перевод с русского и ситуативными упражнениями, введены вопросы, контролирующие освоение теории и степень добросовестности чтения студентом объяснений учебника. Это приучает их адекватно реагировать на все ситуации, задаваемые текстами уроков.

В иероглифической части этого урока, также не имеющей соответствия в Shiyong Hanyu keben, вводится группа располагающихся справа ключей, эксплицируются правила нахождения ключа в иероглифе, а также озвучиваются введенные ранее иероглифы. В этой части есть свои

задания: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заполнение прописей, прописывание новых иероглифов вместе с их транскрипциями, значениями и обозначениями составляющих их черт.

Заключительный раздел урока — введение полезных сведений, связанных с содержанием или формой основного текста урока —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это четырехчленная модель китайского слога и правила русской транскрипции. К этому тексту есть свои контрольные вопросы.

В конце последнего урока вводной части прилагается таблица ключей и всех иероглифов текстов, в которых эти ключи имеются. Часть заданий иероглифической части этого и других уроков факультативна. В 14-м уроке, например, в качестве такого факультативного задания предлагается создание аналогичной таблицы для иероглифов, введенных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в иероглифической части вводного курса.

В качестве примера урока основной части курса возьмем урок 29.

Аудиторные упражнения здесь представлены в виде упражнений на замены, ситуативных диалогов и прочтения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ого текста — все это совпадает с китайским прототипом. Однако здесь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о приведены клише или клишеобразные конструкции, встретившиеся в данном тексте, с их русскими эквивалентами.

Значительную часть текста этого урока составляет грамматика. Часть ее по-новому описывает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е явления, введенные в Shiyong Hanyu keben, часть же состоит из описания различий в употреблении группы наречий, о которых в китайском прототипе написано очень мало.

Отдельной частью здесь выступает раздел «Произношение и интонация», где описывается связь интонации с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ым типом высказывания о чем авторы китайского учебника ничего не сообщали да и не могли сообщить.

В числе заданий этого урока, составляющих более 5 страниц макета, в Shiyong Hanyu keben имеется только одно. В остальных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отрабатывается грамматика посредством переводов с русского на китайский.

Иероглифическая часть этого урока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ей части урока 13 отсутствием упражнений на порядок размещения черт, зато предлагается найти ключи и известные графемы в новых иероглифах этого урока.

В заключительной части урока обсуждаются принципы заимствования слов в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и транскрипций его средствами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имен.

Диктанты, которые проводятся после каждого пройденного урока, сначала читаются в умеренном темпе целиком, а затем по фразам, которые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записываются студентами иероглифами. Целью такого упражнения является выработка механизма автоматической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осмысленного текста из звуковой формы в письменную.

В конце каждой книги располагается полный список слов, организованный по чтениям иероглифов (т. е. слово в нем можно найти по любому составляющему его иероглифу), а также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й указатель и указатель иероглифов по ключам.

В общем данный учебник закладывает основы обуч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как специальности, а не как одному из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языков. Это обеспечивается в значительной степени обилием и разнообразием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х упражнений, а также выработкой естественных языковых реакций на различные ситуации. Учебник также содержит 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ую информацию, тесно связанную с содержанием текстов уроков.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А. С. Клинов

К ВОПРОСУ 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ПРАВОВОЙ СТОРОНЕ ТИБЕТСКОЙ ПРОБЛЕМЫ

Расположенный в самой возвышенной части земного шара, обширный (6. С. 156), богатый природными ресурсами Тибет занимает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важное для Китая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7. С. 82) и является самым сложным районом для КНР в плане сохранения единства Китая.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Тибета в эмиграции (созданное Далай-ламой XIV после Мартовского 1959 г. антикитайского восстания в Тибете) считает, что территория Тибета соответствует Тибетскому плато площадью 2,5 млн. кв. км (10. С. 10), охватывая все земли компактного проживания тибетцев.

Тибет в этих пределах известен также как Великий (или Большой) Тибет. Он делится на три основные области: 1) У-Цанг, занимающий большую часть территории Тибетского автономного района (ТАР) и включающий южную, западную, северную и центральную части Большого Тибета; 2) Кхам, или Восточный Тибет, западная часть которого входит в состав ТАР, восточная — в состав Сычуани, а ряд южных районов — в состав Юньнани; 3) Амдо, включающий в себя большую часть Цинхая,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ую часть Сычуани и некоторые южные районы Ганьсу.

У-Цанг, южный Амдо, западный и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Кхам населены в основном тибетцами. В северном и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м Амдо, в восточном Кхаме тибетцы живут вместе с другим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ями КНР, в основном с ханьцами (граждане Китая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и) (17. С. 2).

Относясь к изложенному выше взгляду на границы Тибета как к замыслу империалистов, стремящихся расчленить Китай,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КНР считает, что Тибет занимает лишь территорию ТАР (2. С. 87). Территория ТАР (площадью более 1,2 млн. кв. км) (17. С. 88) составляет менее половины площади Большого Тибета. Там живет меньшая часть тибетцев КН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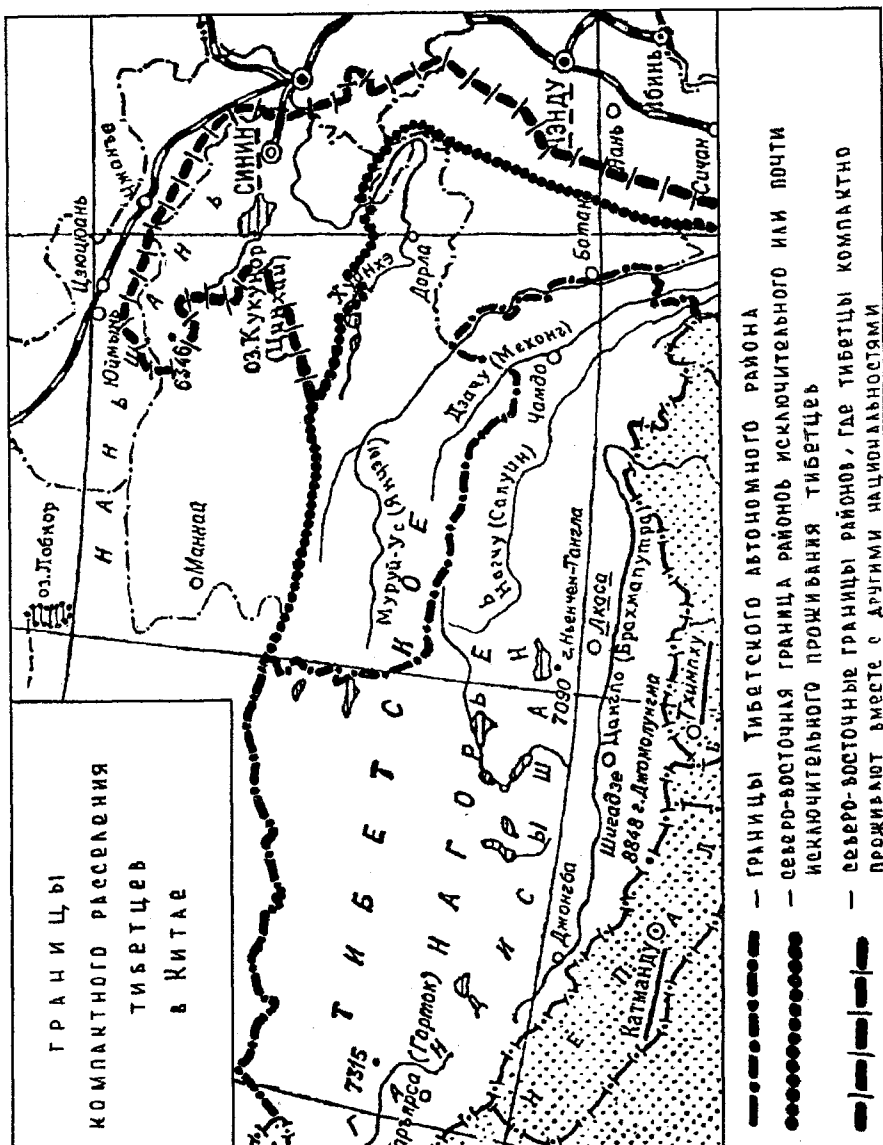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Тибета в изгнании считает, что всего в КНР проживает приблизительно 6 млн. тибетцев (10. С. 94—95). Оспаривая эту цифру (2. С. 87), китайские официальные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е данные указывали, что в начале 90-х гг. XX в. в Китае жило примерно 4,6 млн. (5. С. 4), а в ТАР

2,096 млн. тибетцев (16. С. 176) из 2,196 млн. чел. общего числа жителей ТАР (16. С. 177). Много тибетцев живет в Непале, Сиккиме, Бутане, Индии.

Важную роль в решении проблемы Тибета играет правовая сторона. Существенными ее моментами являются следующие.

Во-первых, какие источники права подлежат применению при решении тибетской проблемы.

Во-вторых, с правов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имеются ли законные основания считать Тибет неотъемлемой составной частью территории Китая.



В-третьих, ка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статус Тибета является законным с правов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В-четвертых, какова роль соблюдения прав человека в Тибете для решения (с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правов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вопросов о его пребывании в составе Китая и 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статусе Тибета.

Вполне очевидно, что источники права должны взаимно признаваться всеми сторонами тибет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Только так можно на основе законности решить тибетскую проблему. Перечень таких источников права дает статья 38 Статут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Суда, согласно статье 92 Устава ООН являющегося необъемлемой частью Устава ООН (11. С. 429).

В связи с этим встает вопрос, могут ли быть источником при разрешении тибетской проблемы нормы традиционн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права (действовавшего до середины — конца XIX в.) и традиционного тибетского права.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Тибета в изгнании основой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маньчжурской династией Цин (1644—1912 гг.) и Тибетом был принцип «чой-йон» («наставник-патрон»),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которым наставником цинского императора выступал Далай-лама (высший духовный и светский глава Тибета), а патроном и защитником его был китайский император. Этого не отрицали и Цины.

Нужно отметить, что сам по себе принцип «чой-йон» не был основанием для реального подчинения Далай-ламы маньчжурскому императору и Тибета Китаю. Этот принцип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л еще в XVII в., когда цинский император и Далай-лама оставались независимыми друг от друга (10. С. 23—24). Вхождение Тибета в состав Китая произошло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принятия Лхасой в 1793 г. «Высочайше утвержденного устава по приведению в порядок дел в Тибете», состоявшего из 29 статей и разграничившего полномочия Лхасы и Пекина. Это событие конкретизировало и уточнило принцип «чой-йон» и придало ему новый смысл, ознаменовав подчиненность Далай-ламы цинскому императору (духовный наставник, являющийся жителем данной страны, занимает более низ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с ее монархом), что стало основой статуса Тибета как вассаль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составе Китая как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союзеренного. Отныне Центральн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Китая отвечало за внешние связи Тибета,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ло его внутреннюю политику, военную сферу, налоги, финансы, а также являлось высшей инстанцией при возведении в сан Далай-ламы и Панчен-ламы (второй по значимости иерарх после Далай-ламы). Полномочным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м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Китая был амбань (или резидент), который обязан был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осуществлять контроль за внутренними делами Тибета и его внешними связями (9. С. 34).

Обнародовав «Высочайше утвержденный устав по приведению в порядок дел в Тибете», император позволил Далай-ламе принять или отвергнуть этот документ. В случае согласия Далай-ламы цинский двор гаранти-

ровал ему свое покровительство и военную защиту, при отказе же глава Китая не давал подобную гарантию Далай-ламе и намеревался вывести из Тибета амбаней и свои войска, введенные туда по просьбе руководства Тибета для защиты Тибета от гуркхов (10. С. 25). Не будучи уверенным, что ему одному удастся справиться с конфликтами, могущими произойти в будущем, Далай-лама по своей воле (хотя и под давлением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 но никак не Китая), принял «Высочайше утвержденный устав по приведению в порядок дел в Тибете», согласившись на сюзеренитет Китая над Тибетом и на его положение в составе империи Цин как ее внутреннего вассала.

Хотя «Высочайше утвержденный устав по приведению в порядок дел в Тибете» зафиксировал положение Тибета как внутреннего вассала Китая, руководство старого (то есть до проведения там реформ в 50—60-е гг. XX в.) Тибета и нынешней тибетской оппозиции оставило за собой право расширительно толковать принцип «чой-йон» и на этой основе юридически обосновать законность права Тибета по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воле выйти из состава Китая, тем более что после крушения власти династии Цин Китай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попыталась силой (вопреки воле тибетцев) преобразовать Тибет из внутреннего вассала в обычную китайскую провинцию (10. С. 26—27).

Аналогичные взгляды высказала созданная вскоре после подавления китайскими властями Мартовского 1959 г. восстания в Тибет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комиссия юристов (14. С. 161—162). Развивая данную точку зрения, видный ученый М. ван Уолт ван Праг писал, что статус Тибета в цинский период нельзя определить, исходя из терминологии, принятой на Западе (15. С. XIV). Падение монархии в Китае в 1911 г. означало крах исторически и традиционно сложившихся в духе «чой-йон»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й китайского императора с Далай-ламой и влекло за собой автоматический выход Тибета из состава Китая, что выглядело вполне законно (15. С. XIV).

Вряд ли есть смысл при решении тибетской проблемы отдавать приоритет принципу «чой-йон» перед принципами традиционн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права. Напротив, у последнего гораздо больше оснований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ся в качестве приоритетного перед принципом «чой-йон» при решении тибетской проблемы. Для такого суждения имеются следующие основания.

Во-первых, по сравнению с принципом «чой-йон» «Высочайше утвержденный устав по приведению в порядок дел в Тибете» является более конкретным нормативным актом. При коллизии (противоречии) же общей и конкретной нормы действует конкретная норма.

Во-вторых, согласившись войти в состав Китая,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Тибета автоматически признало верховенство китайского права над тибетским. Ведь Китай всегда был и является ныне унитарным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с приоритетом нормативных актов центра над местными нормативными актами.

В-третьих, сфера действия принципа «чой-йон» (территория, где признавалась власть Далай-ламы как светского главы) была намного уже территории действия традиционн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права (Восточная и в значительной степени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Но в современных условиях как принцип «чой-йон», так и традиционное китайское право не могут быть основой для разрешения тибетской проблемы. Такой базой могут быть только нормы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убличного права, в основу которых положены нормы права западн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Такое суждение основывается на следующем.

Во-первых, на Западе давно уже утвердилось точка зрения о несовершенстве норм традиционн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и вообще традиционного восточного) права и о неприменимости его при решении спорных юридических вопросов. Обычно китайско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 в западных странах воспринимается постольку, поскольку оно вобрало в себя нормы западного права и поскольку соответствует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 принятым стандартам.

Во-вторых, принцип «чой-йон» и нормы китайского традиционного права имели ограниченную сферу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нормы же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убличного права признаны подавляющим большинств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 и имеют универсальный характер. Они признаны и Китаем, являющимся одним из постоянных членов Совет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ООН.

Пункт 1 статьи 38 Статут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Суда гласит:

«Суд — который обязан решать переданные ему споры на основан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 — применяет:

- a)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конвенции, как общие, так и специальные, устанавливающие правила, определенно признанные спорящи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 b)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обычай, как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о всеобщей практики, признанной в качестве правовой нормы;
- c) общие принципы права, признанные цивилизованными нациями;
- d) с оговоркой, указанной в статье 59, судебные решения и доктрины наиболее квалифицированных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по публичному праву различных наций, в качестве вспомогательного средства для определения правовых норм» (11. С. 447).

Из статьи 38 Статут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Суда видно, что основным источником при разрешении тибетской проблемы следует признат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конвенции по Тибету, которые разрешают вопрос о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й принадлежности этого района и о ег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статусе. Таких конвенций две: Конвенция между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ей и Тибетом, заключенная на британо-китайско-тибет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в Симле 3 июля 1914 г. (больше известная как Симлская конвенция 1914 г.) (см.: 3) и Соглашение между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и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Индии о торговле и связях между Тибетским районом Китая и Индией от 29 апреля 1954 г. (известное также как Соглашение 1954 г.) (см.: 8). Обе они (Симлская конвенция 1914 г. статьей 2, Соглашение 1954 г. преамбулой) определили, что Тибет является частью территории Китая (3. С. 265; 8. С. 157).

Есть и иные суждения. Так, например,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комиссия юристов, признав Симлскую конвенцию 1914 г. и отметив формальный характер утвержденного ею сюзеренитета Китая над Тибетом, указала, что Тибет, входивший в состав империи Цин на основе лич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Далай-ламы и маньчжурского императора (14. С. 139), в 1911—1950 гг. был независимым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де-факто (12. 161—162).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Комиссия, отметив сложность определен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статуса Тибета в 1911—1950 гг., сделала вывод о том, что окончательный вердикт по этому вопросу компетентна вынести только лишь ООН (14. С. 162).

Генеральная Ассамблея ООН своими резолюциями 1723, принятой 20 декабря 1961 г. XVI-й сессией ГА ООН (12. С. 311), и 2079, принятой 18 декабря 1965 г. XX-й сессией ГА ООН (4. С. 4), потребовала от КНР предоставить тибетцам право на самоопределение, по сути придав этому праву расширительное толкование вплоть до права Тибета выйти из состава КНР с последующим образованием независимого Тиб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Резолюции ГА ООН во многом базировались на вывода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комиссии юристов, а та основывала свое заключение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исходя из анализ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статуса Тибета в период 1911—1950 г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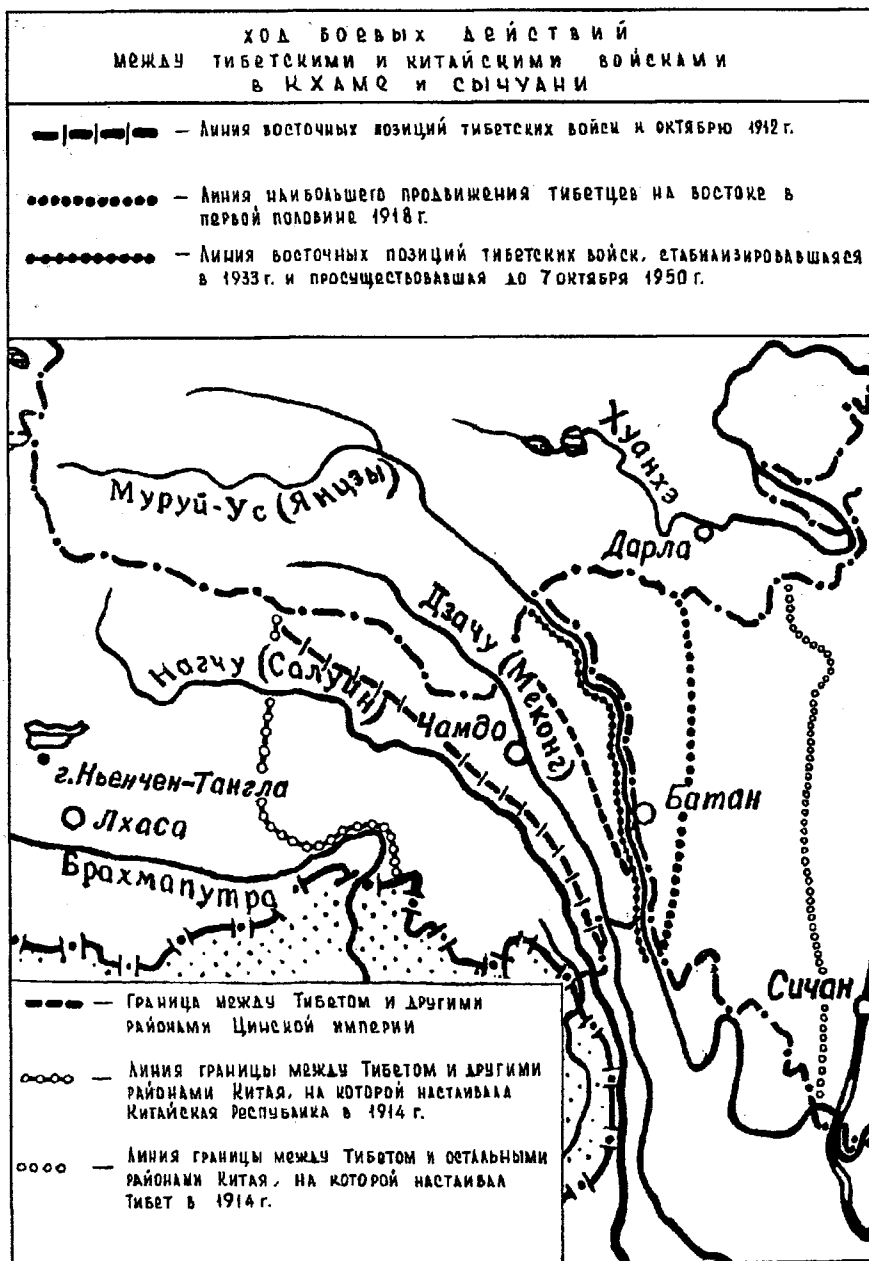
Поэтому следует остановиться на этом периоде, когда Тибет вышел из подчинения Китая, фактически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 решал все свои дела и вел ожесточенную (в т.ч. вооруженную) борьбу с Китаем за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старого (т.е. до 1959 г.) Тибета восприняло уже сам факт участия Тибета в Симл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1913—1914 гг. как реальное признание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своей страны и большую победу в тяжелой борьбе за отделение от Китая (13. С. 251—252). Тибетская оппозиция исходит из того же, считая, что в этот период Тибет был независимым суверенным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как де-факто, так и де-юре (10. С. 7, 9—11).

В связи с этим хотелось бы сказать, что согласно общим доктринальным положения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убличного права независим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должно обладать тремя основными элементами правосубъектности:

во-первых, правом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го участия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договорах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во-вторых, правом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го участия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ях;



в-третьих, правом осуществлят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контакты с субъектам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 на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основе.

Как Симлская конвенция 1914 г., так и Соглашение 1954 г. не наделяли Тибет указанными выше элементами правосубъектности, а сам он не мог реализовывать на деле эти элементы. Фактическая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сть Тибета в 1911—1950 гг. с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правовой точки не получила ни достаточного практического выражения, ни официального признания как де-факто, так и де-юре.

Поддержание Тибетом в 1911—1950 гг. официаль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с Непалом, Внешней Монголией, Бутаном, Китаем и Индией в этом отношении ничего не меняло. В то время другие отдельные части Китая (например, Синьцзян, провинции Северо-Востока), не становясь независимыми и не выходя из состава Китая, также нередко поддерживали официальны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связи с други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Хотя Непал в 1949 г. при вступлении в ООН и заявил в эт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что в 1911—1950 гг. он поддерживал «независимые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 Тибетом» (10. С. 11), это действие Непала скорее явилось показателем желания ряда кругов западных стран ослабить Китай (где в 1949 г. победила КПК) путем отделения от него Тибета, чем отражало реаль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дел применительно к периоду с 1911 до 1949 гг. Тогда Непал не предпринял каких-либо действий или заявлений,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вавших о том, что его отношения с Тибетом означают признание последнего независимым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Ведь и после официального достижения Непалом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в 1923 г. он фактически во многом продолжал зависеть от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строившей свои отношения с Китаем и Тибетом на основе Симлской конвенции 1914 г.). Хотя Внешняя Монголия в 1913 г. официально признала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Тибета, однако с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правовой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она не имела права этого делать, поскольку в то время сама официально была частью Китая (признание Китаем результатов проведенного в 1945 г. плебисцита населения Внешней Монголии (высказавшегося за ее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означало придание МНР статуса независим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Бутан в 1911—1950 гг. был зависимой от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страной, его отношения с Тибетом не могут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вать о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последнего. Китай никогда (в т. ч. в 1911—1950 гг.) не признавал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Тибета.

Из анализа статьи 38 Статут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Суда очевидно, что доктрины наиболее квалифицированных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по публичному праву могут выступать лишь в качестве вспомогательного средства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конвенциям.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резолюций ГА ООН, то они (в отличие от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договоров) имеют рекомендательный, а не обязательный характер для суверенн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коим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является КНР, которая, к тому же, в 60-х гг. XX в. еще не была представлена в ООН (ее место там занимал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 режима Китай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руководимой Чан Кайши). Поэтому основным источником права при разрешении тибетской проблемы следует считать Симлскую конвенцию 1914 г. и инд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 1954 г.

Причем это относится не только к вопросу о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й принадлежности Тибета, но также и при решении вопроса 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ста-

туса Тибета. Статья 2 Симлской конвенции подтвердила установленный «Высочайше утвержденным уставом по приведению в порядок дел в Тибете» сюзеренитет Китая над Тибетом и преобразовала Тибет из внутреннего вассала империи Цин в автоном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в составе Китай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3. С. 265). Но в отличие от сюзеренитета маньчжурской династии, который имел вполне реальный характер, Симлская конвенция 1914 г. придала сюзеренитету Китай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над Тибетом формальное содержание, лишив Китай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реально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ть тибетские дела и предоставив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права вмешиваться в тибетскую проблему и эффективно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не в меньшей степени, чем Китай) влиять на положение дел в этом районе. Индия, после обретения ею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в 1947 г. унаследовавшая права Англии в Тибете, по заключенному ею с Китаем Соглашению 1954 г. отказалась от своих привилегий в этом районе и признала суверенитет Китая над Тибетом (8. С. 157).

Говоря 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правовой стороне тибетской проблемы, нельзя не отметить вопрос о правах человека в этом районе. Тибетская оппозиция исходит из того, что они постоянно и грубо нарушаются со стороны КНР (10. С. 55), 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комиссия юристов сделала вывод о том, что власти КНР осуществляли в Тибете политику геноцида против тибетцев как этнической и религиозной группы (14. С. 23). Начиная с 80-х гг. XX в. положение с правами человека как в КНР в целом, так и в Тибете в частности, значительно улучшилось. Но эта сфера все еще остается объектом острой критик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правозащит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Согласно нормам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 само по себе нарушение прав человека не может стать основанием для ослабления власти Китая в Тибете и тем более для выхода Тибета из состава Китая. Но следует учитывать все возрастающую доминирующую роль США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арене и их желание придать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у праву нужное Вашингтону содержание, во многом сходное с содержанием внутри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права США, признающим и широко использующим принцип аналогии. В связи с этим следует указать, что одним из важнейших источников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права является Декларация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Америки, обосновавшая законность борьбы северо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колоний Англии за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в XVIII в. (завершившуюся образованием США) постоянным и грубым нарушением со стороны Англии прав человека в вышеуказанных колониях (1. С. 183).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исходя из норм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убличного права, а также из лежащих в его основе норм западного права, можно прийти к следующим выводам.

Первое. С конца XVIII в. вплоть до настоящего времени Тибет всегда (в т. ч. в 1911—1950 гг.) был и остается законной частью территории Китая.

Второе. С 1793 г. вплоть до 1954 г. Китай обладал законными суверенными правами над Тибетом (Симлская конвенция 1914 г. придала этим правам во многом формальный характер).

Третье. С 1954 г. Китай приобрел законные суверенные права над Тибетом.

Источники и литература

1. Декларация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Америки (4 июля 1776 г.) // Конституции зарубежных стран. Сборник. М.: Юрлитинформ, 2000. С. 181—183.
2. Кому принадлежит суверенитет над Тибетом и как в Тибете обстоит дело с правами человека. Пекин: Пресс-канцелярия Госсовета КНР, 1992. С. 104.
3. Конвенция между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ей и Тибетом от 3 июля 1914 года // Кулешов Н.С. Россия и Тибет в начале XX века. Приложение. М.: Наука, 1992. С. 265—267.
4. Пленарное заседание №1403. Тибетский вопрос. Резолюция №2079 (XX). 18.12.1965 // ООН. Генеральная Ассамблея. Двадцатая сессия. Резолюции. Дополнение №14 (A/6014). Нью-Йорк, 1966. С. 4.
5. 56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Китая. Пекин: Синьсин, 1992. С. 28.
6. Рампа Т. Третий глаз. Л.: Лениздат, 1991. С. 199.
7. Ренкур А. де. Крыша Мира Тибет — ключ к Азии.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0. С. 100.
8. Соглашение между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и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Индии о торговле и связях между Тибетским районом Китая и Индией от 29.04.1954 //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1954. №1. С. 157—158.
9. Сувилов Н. И. Тибет: Описание страны и отношение к ней Англии и Китая.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В. Березовский, 1905. С. 137.
10. Тибет: Правда, основанная на фактах. М.: Галарт, 1994. С. 120.
11. Устав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период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Том III. 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47. С. 397—455.
12. Question of Tibet. Resolut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16-th Session (1961) // Tibet in the United Nations. 1950—1961. New Delhi: Bureau of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1962. P. 311.
13. Shakabpa T. W. D.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369.
14. Tibet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Republic: A Report to the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by its Legal Inquiry Committee on Tibet. Geneva: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1960. P. 346.
15. Walt van Praag van M. C. The Status of Tibet. History, Rights and Prospects in International Law.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87. P. 382.
16. Численность лиц тибетск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и в Китае на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этапе //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Китая. 1993. №5. С. 173—194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17. Новейший атлас Китая для практического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Пекин: Китай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карт, 1992. С. 105 (на кит. яз.).

РАЗВИТИЕ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РОССИИ И КНР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прошли большой путь от стереотипов к отношениям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Мы не просто добрые соседи, мы — равноправные и уважающие интересы друг друга партнеры». Так заявил президент России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перед студентами и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ями Пекин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во время своего последнего визита в Пекин в декабре 2002 года. Эти слова очень точно отражают сложившуюся ситуацию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Россией и их развитие последних лет. Регулярные встречи глав государств 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 привели к дальнейшему укреплению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между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м уровне,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ли выработке совместных подходов к решению глобальн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роблем. Вместе с тем, по оценке экспертов, развити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вязей значительно отстает от развит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транами.

Достаточно очевиден тот огром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который заложен в сфере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между нашими странами. В 2002 году объем двусторонней торговли превысил 10 млрд. долларов, при этом чуть более 20% этого объема пришлось на техноемкую продукцию. В 1996—1998 гг. в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произошел обвал,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благодаря финансовым кризисам 1997 г. в Азии и 1998 г. в России. Благодаря взаимным усилиям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ю удалось преодолеть негативные последствия финансового кризиса 1997 г. и придать импульс развитию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й торговли. Если в 1999 г. торговля двух стран составляла около 6 млрд. долл., то в 2000 г. она превысила 8 млрд. долл.

Сейчас Россия занимает девятое место среди крупнейших торговых партнеров Китая. Первое место в товарообороте КНР занимает Япония (91,8 млрд. долл.), второе — США (88 млрд. долл.), третье — Европейский союз (78,24 млрд.), далее специальный 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ый район КНР Сянган (62,83 млрд.), страны АСЕАН (49 млрд.), Тайвань (40,27 млрд.), Республика Корея (39,5 млрд.). В 2002 г. доля КНР во внешнеторговом обороте России составила 5,1%. Удельный вес РФ во внешнеторговом обороте КНР повысился до 2,1% (в 2000 г. — 1,7%).

Важное место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экспорте в Китай занимают черные и цветные металлы, химические товары, энергоносители, удобрения, продукция лес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В последнее время все более проявляется тенденция роста поставок наукоемких товаров. Большими темпами развивается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таких сферах высоких технологий как авиация, космонавтика, электроника и т. д.

КНР занимает второе место в мире (после США) по объему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потребления электроэнергии, поэтому также проявляет растущую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ность в закупк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энергоносителей. Так, Россия осуществляет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крупной Тяньваньской АЭС в провинции Цзянсу. Нашей страной выиграны два тендера на поставку в Китай крупного энергосилового оборудования для теплоэлектростанций. Интерес Китая к данной отрасли можно отчасти объяснить решением Госсовета КНР о реформе и демонаполизации в сфере электроэнергетики, в связи с этим прекратила 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е Китай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корпорация (ГЭК), в которой было занято более 2 млн. человек.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Китая учредило 11 новых компаний, которые распределяют между собой активы бывшего монополиста. В числе этих компаний — два оператора единой электрической сети, пять генерирующих компаний, а также четыр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представляющие услуги в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сфере. Каждая из компаний будет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ть не более 20% рынка.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также ведется и в области нефтегазовой отрасли. Китайские компании намерены принять участие в освоении месторождений нефти и газа в Восточной Сибири и на шельфе о. Сахалин, осуществляя их разведку и разработку, и также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ы в освоении месторождений на Каспийском море. В октябре в Пекине состоялся форум по инвестициям и развитию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стран — участниц Шанхай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ШОС). В его работе принимали участие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России, Казахстана, Узбекистана, Киргизии, Таджикистана, а также ведущие китайские корпорации. Основное внимание на форуме ШОС было уделено стратегии развития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стран, входящих в ШОС.

Важнейшим из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проектов является участие «Газпрома» в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е очень крупного газопровода «Запад — Восток». Эта магистраль, протяженностью около 4,2 тыс. км, должна будет связать Таримский бассейн на северо-западе КНР с потребителями в районе Шанха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России с Китаем развивается также в сфере телекоммуникаций. Оно охватывает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операторов

ров связи «Ростелеком» и «Чайна телеком» и область космической связи. В частности, выполняется проект по созданию глобальной корпоративной сети компаний «Хувей» с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 российских спутников связи.

Товары лес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традиционно занимают важное место в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м товарообороте. С 2000 г. действует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е меж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ое Соглашение 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в совместном освоении лесных ресурсов. В 2001 г. из России в КНР было поставлено около 9 млн. кубометров лесоматериалов на сумму 600 млн. долл., и их доля в российском экспорте в Китай составила около 8%, а в импорте КНР лесоматериалов — 52%. В 2002 г. китайский импорт российских необработанных лесоматериалов превысил 15 млн. кубометров. Россия все же не удовлетворена состоянием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этой области, так как большая часть российских поставок приходится на необработанную древесину.

Подписано соглашение между Банком России и Народным Банком Китая 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в вопросах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ю отмыванию доходов, полученных преступным путем, финансирования терроризма, а также в области валютного контроля. Было заявлено и о намерениях обмениваться информацией, и сотрудничать в подготовке квалифицированных кадров в этих областях.

Экспорт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ружия в Китай — еще одна очень важная часть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транами, может быть даже, на сегодняшний день, наиболее значимая. Китай, как известно, не может производить закупки оружия на Западе, и все больше нуждается в поставках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вооружения из России. Российское оружие очень необходимо Китаю для повышения своих военных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в зоне Южно-Китайского моря и помогает ему удерживать равновесие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американо-тайваньской военной коалиции.

Российский же импорт из КНР имеет достаточно узкий характер и сводится в основном к импорту продукции текстильной и пищев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некоторых машин и оборудования. Потенциально существующее взаимодополнение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в ряде машиностроительных отраслей, высоких технологий не получает реализации из-за того, что торговля в этой сфере находится под контролем крупных западных корпораций.

Несмотря на некоторые позитивные сдвиги, структура внешней торговли двух стран далеко не соответствует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у потенциалу и возможностям ни Китая, ни России. Среди многих причин, обусло-

вивших такую ситуацию, следует,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отметить то, что в первые годы после распада СССР российский бизнес проявлял чрезмерную прозападную ориентацию и явно недооценивал значение огромн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рынка.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многие традиционные ниши, которые на этом рынке ранее занимал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были заняты новыми партнерами Китая. Сегодня России приходится искать свои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рынке уже в условиях острой конкурентной борьбы.

Желание России вступить в ВТО предоставило хорошие шансы для разрешения обеими странами этих вопросов в рамках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их правил ВТО. Если обе стороны будут придерживаться принципов гибкости и реализма в переговорах, то эти вопросы будут непременно разрешены. Китай придает важ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у консультаций по членству РФ в ВТО и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ю двусторонних торговых конфликтов. Оптимистично оценивая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ведущихся двусторонн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об условиях вступления России в ВТО, кита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не намерена наносить ущерб динамично развивающимс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 отношениям между нашими странами.

Россия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им из главны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партнеров Китая. Сложившиеся между нашими странами отношени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партнерства позволяют с уверенностью утверждать, что руководству двух стран удастся преодолеть все трудности пр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и нового механизма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отвечающего особенностям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ыночн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и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КИТАЙСКАЯ МУДРОСТЬ

АФОРИЗМЫ КОНФУЦИЯ

(продолжение)

- 4.3. 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Только истинно человеческий человек способен и любить, и ненавидеть.
- 4.8. 朝闻道。夕死可矣。
Познав истину утром, вечером можно и умереть.
- 4.9. 士志於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於议也。
Ученый, ищущий истину, но стыдящийся грубой одежды и грубой пищи!
Разве с таким можно иметь дело?
- 4.16. 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
Благородный муж сообразуется с должным. Низкий человек сообразуется с выгодным.
- 4.17. 见贤思齐焉。
Увидев достой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думай о том, как сравняться с ним.
- 4.22. 古者言之不出。耻穷之不逮也。
В древности люди не любили много говорить. Они считали позорным не поспевать за собственными словами.
- 4.25. 德不孤。必有邻。
Добродетель не остается в одиночестве. У нее непременно найдутся соседи.
- 5.27. 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
Мое дело кончено! Я так и не встретил человека, который бы мог, видя чужие ошибки, судить себя.
- 7.1.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於我老彭。
[Я] излагаю, а не сочиняю. Будучи добросовестным, люблю древность.

- 7.2. 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Расширять познания, не хвастаясь перед другими; прилежно учиться, не чувствуя пресыщения; наставлять других не чувствуя усталости... Если бы так можно было сказать обо мне!
- 7.16.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也。
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
Есть грубую пищу и пить простую воду, спать, положив голову на собственный локоть, — в этом тоже есть своя радость. А несправедливо приобретенные богатства и знатность — для меня, что плывущие по небу облака.
- 7.22.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Даже в действиях трех человек непременно найдется, чему поучиться. Доброму в них я буду следовать, а недоброе исправлять.

ИЗ КИТАЙСКОЙ ПОЭЗИИ

ИЗ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КИТАЙСКОЙ ПОЭЗИИ

李清照

醉花阴

薄雾浓云愁永昼，	东篱把酒黄昏后，
瑞脑销金兽。	有暗香盈袖，
佳节又重阳，	莫道不销魂，
玉枕纱厨，	帘卷西风，
半夜凉初透。	人比黄花瘦。

В переводе М. Басманова это произведение звучит так:

Прозрачной дымкой, тучею кудлатой
Уходит долгий
Непогожий день.
Девятый день грядет луны девятой,
Свеча курится пряным ароматом,
Пугливую отбрасывая тень.

К полуночи
Повеяло прохладой,
Под полог проникает ветерок.
И будет одиночеству наградой
Лишь яшмовой подушки холодок.

Припомнилось мне: в тихий час заката
Мы за плетнем восточным
Пьем вино...
Еще поныне в рукавах халата
Таится запах сорванных когда-то
Цветов, которых нет уже давно.

Какой измерить мерою страданье!
А ветер западный
Рвет шторы полотно...
Ты желтой хризантемы увяданье
Увидеть мог бы, заглянув в окно.

毛 翰

陪你走过这个季节

陪你走过这个季节
便是永无重逢的分别
真不知该送点什么给你
为了纪念，也为了忘却

我不愿让你带走
那无可奈何的勿忘我
也不想为你系上
那愁绪打成的丁香结

就送你一幅墨竹吧
不曾开放的花朵也不会凋谢
就送你一枝狼毫吧
不曾点燃的烛光也不会熄灭

小路弯弯已隐入丛林
这是个不可重复的秋夜
远处有一首无字的歌
天空有一钩无眠的月

艾達--露西亞----這就是俄羅斯!

--藍樺--

難道你能責怪我?我深深地愛著她。
為她歌唱時,我的聲音在顫抖,難道這是我錯?
難道你能責怪我?難道這是我錯?! (俄羅斯民歌)

(一)

多年以來,我對俄羅斯懷著絲絲眷戀、切切思念。即便在那悲痛欲絕的文革歲月中,中蘇關係冰凍到零點時,終難忘的還是普希金的"奧涅金"、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屠格涅夫的《父與子》、列賓的"伏爾加船夫"、柴科夫斯基的"悲愴",還有那"三套車"、"卡秋莎".....此種感情猶同對情人的愛戀,卻又有著更深的寓意——它是對精神心靈的追求,亦是對理想世界的渴望。

今夏,我終于去了俄國,還了夙願。行前兩周,我思緒紛亂、懷舊參半。這十多年來,有關俄國的所聽所聞,總令人慢心忡忡。再想到那無孔不入的"克格勃"和"黑手黨",難免不讓人焦慮多于迫切,惶恐甚于興奮!然而,當飛機盤旋在莫斯科上空,遼闊的俄羅斯大地曼延舒展在那雲層之下的時候,我的心情卻如那遠方游子回到久違的家鄉。當我在機場看到來迎接我的俄國友人,在他們熱烈擁抱之中,我似乎見到了闊別的親人。此時此地,我心中蕩漾著幸福喜悅,那懷心焦慮早拋到九霄雲外.....

不料,正在我滿懷欣喜去取行李時,兩個亞洲人突然攔住了我的去路。我的心頓時一沉!來前,朋友們不是早就警告我,在今日俄國,詐騙搶劫,屢見不鮮,而且罪犯中有不少亞洲人?我立即警覺起來,心中盤算如何對付這兩位不速之客。可是,再看他們,卻稍為定心:雖然他們看上去蓬頭垢面,精神頹唐,卻都還不像"壞人、惡棍、酒鬼、歹徒....."

這其中一位彬彬有禮地問我:
"先生,您是否說中文?"

我還來不及回答，另一位卻已急切地說道：“先生，我們需要您的幫助！”

當得知我是從美國來的中國人時，兩人臉上都浮出一絲笑容，連連說道：“太好了，太好了”。接著，他們幾乎同聲說道：

“先生，我們也是中國人，已被困在這個機場三天三夜了。我們坐俄國飛機從伊斯坦布爾，經莫斯科回北京，可是飛機晚點，使我們誤了去北京的飛機。”

“那你們可以坐下一班飛機啊”，我說道。

“他們說票早預售完了。”

“那航空公司應該給你們安排食宿啊！”

“他們說沒有這項義務。”

“真的嗎？不過，你們實在沒辦法，也可以自己找個旅館啊。”

“要那樣，也就好了；可是他們根本不允許我們出海關，因為我們沒有進俄國的簽證。”

“他們就讓你們坐等在飛機機場裡嗎？”

“我們已經等了三天了，不能洗澡，沒有飯吃，連電話也不能打！”

“為什麼？”我仍感費解。

“我們不會俄文，再說他們連個電話本都沒有！”

“你們不會英文嗎？”

“我們會說一點，可是他們聽不懂，也死活不管，態度惡劣極了。”

“那，我能幫你們什麼忙呢？”

聽了我這句話，他倆如釋重負，近乎哀求地說道：

“先生，我們祇想請您過海關後，去樓上中國民航公司辦公處帶一口信，請他們務必來接應我們這兩個困在中國的中國人。”……

乍到異國，奇遇同胞，本應是樂事。可是這兩位同胞落難平陽的遭遇，給了我一當頭棒！我心中暗暗祈求：但願上天保佑，本人此行順利如意！出於同情和求好運的心情，我出關後即奔樓上，在那迷宮似的機場大樓裡找到了中國民航公司辦事處。但是，此時已晚上九點，只見房門緊鎖，他們早已下班了。無奈之中，我從隔壁法航辦事處兩位小姐手中借得筆紙，匆匆留了言。當我回到車裡，將此事告訴我的俄國朋友時，他們感慨而同情地搖了搖頭，說道：“艾達——露西亞(Eto Rossiya)——這就是俄羅斯！”

(二)

這次我去訪了莫斯科、彼得堡和特威爾三個城市。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短短幾天，走馬觀花，純屬旅遊。然而，在這兩個舉世聞名的城市里，我看到了俄國文化的精華。無論在莫斯科還是在彼得堡，東正教堂，巍峨聳立，金碧輝煌，洋蔥式的圓頂明顯地標明這是一個深受拜佔庭文化影響的國度。與此相比，斯大林時代的建築無不雄偉壯觀、莊嚴肅穆，但是走近細看，卻是斑斑駁駁、陳舊不堪的老態。如果走在莫斯科的大道上時，我仍不時感到斯大林時代國家政權的威權，那信步在彼得堡的大街時刻，我體會到的則是沙皇時代帝王尊嚴的衰亡。當我佇立在莫斯科紅場列寧墓前，眼前出現的形像是“列寧在十月”——無產者揮臂呼喊什維克萬歲……當我站在彼得堡冬宮博物館前，我想起了末代沙皇全家的命運——那十四位年輕的公主和王太子在革命後隨同父母慘遭槍殺。“難道革命就必須是如此殘酷嗎？”這個問題不時在我耳邊回響……

夏日的莫斯科大街上，行人熙熙攘攘，舉世無雙的地鐵車站更為擁擠熱鬧。滿街的高販，不少賣鮮花。鮮豔可愛的玫瑰花，嬌嫩欲滴，但每朵價格高達一塊多美金。街頭巷尾更多是兜售旅遊紀念品。最有特色的就是那些富態雍容的木娃娃，一套五個賣七、八塊美金，相形之下，彼得堡顯得蕭條冷清。據友人說，彼得堡是個港口，常年陰雨，潮濕寒冷。我去的那天，正趕如此，雖是七月，卻細雨綿綿，冷風吹來，人不勝寒。就城市而言，莫斯科和彼得堡都很美麗，莫斯科河和涅瓦河猶如綵帶圍繞城市，風景有相似之處。儘管彼得大帝當年放仿西方而開建彼得堡，然而我以為彼得堡的大街頗具俄羅斯情調。傍晚漫步在涅瓦河畔，四週那清冷的教堂、疏落的樹木、稀少的行人、昏暗的燈光，都讓我情不自禁地回到那普希金的時代……

在莫斯科、彼得堡短暫數天，我浸受了歷史的洗禮。每到一處，都能感到歷史的偶然及必然、興盛及衰敗、永恆及短暫、燦爛及無情。但如我說我在莫斯科西北一百七十六公里之外是特威爾省的首府，城市人口將近五十萬。她是一座文化古城，其歷史據文字記載可追溯到1208年。特威爾座落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之間的鐵路幹線上，當年俄國王族大公來往于兩箇舊都之間時，往往在此地停留休息。1768年，女皇卡捷麗娜二世在特威爾修建了一所漂亮的行宮，所以城里處處留有帝俄時代的遺痕。同時，座落在伏爾加河上游的特威爾又是一個昔日重要的商埠。1466年，第一個與亞洲印度經商的俄國商人阿伐納思·尼基亭就是從此地開航的。革命以後，如同其他蘇聯城市一樣，特威爾又逐漸發展成一個重要的工業新城。

英國曆史學家威廉·考科思(1748-1828)曾兩次訪問特威爾，認為她並不亞于任何歐洲城市。象徵“俄羅斯母親”的伏爾加河貫穿市內，橋樑座座橫跨，河水靜靜流淌，給市容增添不少詩情畫意。河流南岸有整齊的公館住宅，其中有革命後建成的火柴金堂式的大樓，也有革命前建造的別墅式房屋，多半是粉黃色，和具有俄羅斯特色的孔雀藍。河的北岸有不少教堂、莊嚴的圓頂，從遠處看去，映著藍天，分外美麗。與俄國很多城市一樣，特威爾市區亦有很多雕塑和銅像，詩人普希金、寓言家克雷洛夫等文人墨客在特威爾都留下了難忘的歲月。1859年，陀思妥亞夫斯基，在流放西伯利亞之後，曾攜家人居住在普希金當年住過的地方。他的小說《受侮辱被損害的人》、《死屋筆記》就構思于此地，而他的四大傑作之一小說《魔鬼》就是以特威爾作為城市背景。

今日特威爾仍不失為一所秀麗動人的城市。就整體而言，特威爾落落大方、楚楚動人；但一旦走近，就會發現她已如美人遲暮、玉容憔悴。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馬路大街，儘管寬闊整齊，卻年久失修，尤其是有軌電車通過的路線，更是坑坑窪窪、高低不平，頗礙難行。大街上行駛的公共電車雖然來往頻繁、便利有效，卻老式陳舊，破爛不堪。倘若走進那些辦公大樓或公共寓所，頓時讓人感到一片灰暗荒僻、神秘慘淡。門戶緊閉，燈光微弱，外加種種防盜設施，猶如監禁……

然而，特威爾自有其獨特的美，那就是俄羅斯人引以為驕傲的森林。俄羅斯遼闊的大地上，有著豐富的森林資源。夏末秋初，俄羅斯人舉家傾巢，來到那綠色的樹林，享受陽光、空氣，採摘鮮美的蘑菇、酸澀的莓果。八月中的一天清晨，我和友人全家開車來到伏爾加河旁的一片林子，只見那金色的陽光照射在乳白色的樺樹上，又倒影在深藍色的河水中，曠野人悄悄，空林鳥啾啾，一片光明、一篇讚歌、一片和諧、一篇詩章！樹林深處更見勝者：綠燦燦金光直瀉，朵朵野花盛開，習習涼風吹拂，陣陣松香彌散。伶俐可愛的小動物被我們可憐的腳步驚動，紛紛離去；但是那些五顏六色的蘑菇、紅莓、漿果半遮半掩地躲在樹蔭處、綠葉下，羞羞答答地向我們獻媚示意。啊，多麼動人的一幅希西奈森林油畫！

我漫不經心地游弋在這一大片森林裡，只見白樺淅淅，松樹聳立，"豐草綠縹而爭茂，佳木蔥蘢而可悅"。我怡然自樂，暇想連篇……突然，彎曲的林間小徑在我面前斷了去向，我從夢中驚醒，尋求回路，已無復處……此時此刻，我心驚膽顫，如風雨驟至。在此無邊無垠的原始森林中，草木無情，孤獨無助，何時得救？一瞬間，所見之物，皆變得噪噪，所聞之聲，皆淒淒切切……！正在色變情哀、胡思亂想之際，忽然間，天上飄來一號仙音，樹叢中傳過一片人聲："Buktop....Buktop!"啊，蒼天在上，眾生有救！說時遲，那時快，我還在喪魂失魄之中，友人們已來到身旁……只見他們個個手臂、臉面都被那大如蜻蜓、狠如蝦子的"原始"蚊蟲咬的鮮血淋漓，但他們都顯得那麼高興激動。我估摸著：一來是找到了我，二來是不虛此行——各人手中的籃子裡滿滿噹噹裝著野果、蘑菇、漿果。在此虛驚之後，我們開車返程。我急切地問："現在回家嗎？"，友人答："不，你得看看我們的"達卡"(dachka)再回家！"

說起"達卡"，我並不陌生。但是，直到今日此地我才恍然大悟，原先"熟知"的達卡全然不同。早在國內，我們所聽說的"達卡"是一種鄉村別墅，非顯赫王族、達官貴人莫屬。可是，現在友人告訴我，在特威爾，甚至整個俄國幾乎家家戶戶都有"達卡"。我很奇怪，連聲問道："巴切姆，巴切姆，為什麼？"友人答道："等你看到就明白了。"汽車在寬闊的公路上行駛半個小時之後，我們就蜿蜒在那俄羅斯的鄉間小路上。沿途又見那片片白樺林，搖枝招展、婀娜多姿。再望那邊處一連無際的俄羅斯大地，褐黃色的田埂旁，墨綠色的草地上，紫藍色的野果束束、朵朵、點點地在開放。風景如畫，游人將醉！當我正被這迷人的初秋景色漸漸帶入夢鄉之時，友人嚷道："達卡到了！"我睜開雨眼，只見汽車已停在一所木房前。房屋仍未完工，但已具規模。我們從後面一個小鐵梯上爬進了屋子。巨大的木梁仍橫七豎八地躺著，但是樓上樓下、左房右廳處處顯示出主人辛勤艱辛的勞動。

"這都是您自己蓋的？"，我好奇地問道。

"喀涅士納(當然)艾達-露西亞!",友人自豪地答道。

他接著如數家珍地告訴我:

"房子蓋了已經快四年了;每個週末假日我和妻子、兒子都來到這兒。每棟房梁、每扇窗門、每塊木板、每根釘子……都是我們親手勞動的結果。

我又問:"你們在城里有住房,為什麼還要花那麼多精力來蓋這個呢?"

友人說:"接近鄉土自然,呼吸新鮮空氣,再說,也許更重要的,我們離不開達卡!"

"為什麼呢?" "來,你來看看。"

說罷,他就把我領到了房子後面。啊,後面有那麼大一片菜園,還有一個池塘!

友人說:"看,池塘是我挖的,菜園是芭布士卡(她媽)開的。"

正說著,她老人家從地裡站了起來,七十上下,飽經風霜,卻滿臉歡笑,手中捧著一把胡蘿蔔。見到我,她臉上的皺紋條條展開,猶如菊花朵朵開放。她遞給我一根細長的胡蘿蔔,說道:

"嘗嘗,今年的新蘿蔔,我種的,可甜呢!"

"芭布士卡,"您一個人忙得過來嗎?"

"播種、收穫時節,他們都來幫忙;可是平時多半是我來照看,"她驕傲地說道。

"這些菜都由您來澆灌嗎?"

"是啊。你看後面的池塘,是瓦列裡挖的,就是為了灌澆。孩子來了,也愛在裡面游泳。"

"您住城里,每天怎麼來這兒呢?麻煩嗎?"

"可不,我得換三次車,來回再走一個鐘頭。"

"啊,一來一去,每天得要快四個鐘頭?您受的了嗎?"

"那有什麼法子,他們都得上班,全家一年到頭的蔬菜副食都指望著它呢!"

"市場沒有賣的嗎?"

"有是有,可是這年頭,又有誰買的起呢?"

"這樣的達卡,家家戶戶都有嗎?"

"是啊,你沒有想到吧。艾達-露西亞——這就是俄羅斯!"

聽罷這席話,我方纔明白。看著芭布士卡臉上的皺紋和手上的裂口,我心中一陣心酸、一陣羞愧、一陣痛楚。

人們常問我，為何如此深戀俄國？我總是回答說：“我愛愛俄羅斯的森林、原野、山川河流，我愛俄羅斯的文化藝術、風俗鄉情；可是我更愛愛俄羅斯人民，因為他們是一個極為深沉的民族！”

俄羅斯人民生活情趣！出門在外，人們總是穿戴整齊、面容潔淨。年輕的姑娘們更是刻意打扮、盡情修飾，自藝術美感和生活情趣！在十月革命八十年後的今天，人民的生活仍是十分窮困，但是他們始終有著強烈、藝術美感和生活情趣！出門在外，人們總是穿戴整齊、面容潔淨。年輕的姑娘們更是刻意打扮、盡情修飾，自縫的衣裙，往往色調雅致、裁剪合身。他們的家居通常窄小簡陋，但他們也都著意佈置。一束野花、一幅炭畫、一枝羽毛、一個貝殼、一塊土布、一顆松塔……花錢無幾，卻把居室點綴得情調優雅、詩意盎然。然而，在與他們相處之中，我深刻體會到：自當年把鞋入堡的幾個世紀以來，俄羅斯人民所受的痛苦磨難形成了一種強烈的民族性格，其基調是悲壯沉重的。俄羅斯大地之遼闊、氣候之冷酷以及現實之嚴峻更增加了人們生活中荒涼淒哀、忍辱負重的氛圍。無論在城市或鄉村，我所見到的俄國人，男女老幼，無不給人一種沉默寡言的印象。他們舉止文質彬彬（連醉漢也是如此），但面容總是那麼嚴肅、冷穆——最令人驚奇的是那雙典型的俄羅斯眼睛，那麼坦蕩、那麼真摯、那麼深情、那麼關切，卻又那麼憂鬱、那麼哀測、那麼悲傷、那麼痛苦！

如同所有老農一樣，俄國人民的深沉集中表現在對土地的依戀上。他們對土地的深情厚愛，我遠在少年時代，就從托爾斯泰、契訶夫的小說裡有所了解。但是，只有身臨俄國，親眼見到那無垠無垠的大地，並生活在勤勞勇敢的人民之中，我才真正感受到俄羅斯大地的現代人無法理解、年輕一代更難想象。俄羅斯人民的深沉、磨煉的人民才能具備——現代工業社會產生的俄羅斯民歌。凡聽過俄羅斯民歌的人，無不被其低沉的、歌調所打動、磨煉的深情，其表達則往往通過那世代相傳的俄羅斯民歌。凡聽過俄羅斯民歌的人，無不被其低沉的、歌調所打動、被那婉轉的曲調所感染。每當暮色將臨，人們來到河旁溪邊，背對著那近處的樺林，眺望著遠方的原野，或孤獨一人，或三三兩兩，在那優美的“巴揚”琴聲伴奏下，輕柔地唱起那傷感又動人的民歌。一首又一首，一曲接一曲，忘了勞累，忘了懷愁，忘了煩惱……可最難忘的還是那俄羅斯大地(Russkaya zemlya)。

俄羅斯人民對大地無限深情，也是現實經濟生活之冷峻所致。蘇聯時期經濟比例失調所造成的物資缺乏，在公有體制崩潰之後，更是變本加厲。儘管這兩年來，市場上的各色貨物明顯增多了，可多半是進口物品，加上天文數字的通貨膨脹，平民百姓很少問津。雖說近年來，工資漲了近百倍，可是物價漲了上千倍，更有甚者，難說名義上現在平均工資每月一百美金，可是政府國庫貧乏，往往要數月半薪後才發薪水，等於到手，已然貶值。人們無奈，祇得借貸，拆東補西，惡性循環，淒苦不堪。在特威爾我結識了兩位大學教師：一位是英文老師，另一位是退休的地理老師。這兩位女教師，衣飾典雅、被吐不凡。可是，我們每次見面，兩者都顯得色顏暗淡、疲憊不堪。問道：為何如此辛勞？答曰：世事艱難，非多勞而無活路也！荷者幸運，英語走紅，除了本職外，還能在下午晚間出外兼職，編補生計，而後者所學“冷門”，無此福分，退休之後卻得終日在地裡耕耘，收些白菜土豆，勉強糊口。臨行前，收些，並帶上禮物，她手捧禮物，含著眼淚，深情地說：“我該怎麼感谢你呢？”說罷，她伸出雙手，激動地問：“你看我的手，還像知識分子的手嗎？”只見她那雙手，粗糙多皺、黝黑乾裂，全然不像是這位女教師的……我的眼睛也漸漸潮起來，正想找話來安慰她。不料，她語鋒一轉，說道：“讓我們忘了這些不愉快的事。來，來，唱歌吧。”她回身坐在一架古老的鋼琴旁，彈了起來。曲子是熟悉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深夜花園裡，四處靜悄悄，只有風兒在颯颯響……”，這

首五十年代末流行的蘇聯愛情歌曲，曾打動了千千萬萬中國人的心。今天，這優美的曲調又把我們飽嘗辛酸的心連在一起。歲月如同音樂流逝在黑色的鋼琴鍵上，令人欣喜又惆悵、舒暢卻感傷，“我想開口講，但又不敢講，多少話兒留在心上……”

生活儘管艱辛，但是俄國人民仍然堅強。這種精神境界，我認為主要來自強烈的宗教信仰。雖然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教堂被拆毀，教徒受迫害，宗教名存實亡，但是人們靈魂深處天天常駐。事實證明，一旦意識形態禁錮被打開，人們對宗教的信仰驟然達到令人吃驚的程度。所到之處，我都見到大批教堂被修復、重建、開放，眾多的善男信女虔誠地在祈禱、作禮拜。我的友人們多半是知書達禮的藝術、教育界人士，可是他們的日常生活中離不開宗教和聖像。我所到之處，無不見聖像——它們象徵著俄羅斯與拜佔庭文化的聯繫以及俄國東正教的發展。在思想意識瓦解了的今日俄國，東正教的復興無疑給人們生活注入了新希望，給人們精神帶來了新寄託。再者，我以為俄國人民的堅強來自一種長期養成的、異乎尋常的忍耐力。美國學者丹尼爾·蘭科-拉菲爾在他近作“俄羅斯奴隸式的靈魂”一書中，稱俄國人民的這種心態為“道德上的受虐癖狂”和“對痛苦磨難的崇拜”。他指出：在俄國人民的語言中有兩個重要詞彙，那就是“柔順”(smirenje)和“命運”(sud'ba)。前者強調的是“順受、卑躬、謙和”；而後者所要求的則是“聽天由命、隨從上帝”。

事實的確如此：多少世紀以來，俄羅斯的農奴制養成了人們一種“俄羅斯奴隸式的靈魂”，而這種逆來順受的心態，在革命後的七十多年中，有增無減。時至今日，“smirenje”仍是人們贊頌的美德；而“sud'ba”更是人們的生活準則。語言學家安娜·維爾茨彼卡對“smirenje”這詞作的定義是：“通過道德的約束，通過痛苦的磨難，通過對上帝絕對的信仰，對自身命運毫無怨言的接受。這種接受不僅來自對邪惡非抵抗的態度，而且更來自於內心極端的平靜以及對同胞強烈的熱愛。”“smirenje”和“sud'ba”這兩個詞彙和觀念，就其本質而言，是相通一致的——都是人們對生活中痛苦遭遇作出的反映。無論從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帕斯捷爾納克，從柴科夫斯基到肖斯塔科維奇，從蘇利科夫到帕拉斯托夫，我們都可以在他們的作品中感到俄羅斯人的悲哀，看到他們的痛苦，聽到他們的呻吟。這些感情悲痛，我很熟悉，因為有所體驗。然而，臨別時，女教師說了一番話，卻讓我啞然失語。在過了一個愉快而又傷感的下午之後，我起身告別，她動情地說道：“朋友，別為我們發愁，別為我們難過。也許，你難於相信，我可是常常感謝上天，感謝他為我們降下了災難。至少，我們不必再為尋找災難而奮鬥！”

誠然，這種“斯拉夫式的奴隸受虐癖狂”是人們難以認同的。但是，在面對無法抗拒的外界力量時，俄國人民處處顯示了堅拔的忍耐、驚人的毅力。在告別了女教師後，我想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著《卡拉瑪佐夫兄弟》。書中主人公德密特立-卡拉瑪佐夫在蒙冤入獄前說道：“像我這樣的人需要被打擊，需要命運給我加上絞索……我接受人們的控告和公眾的污辱。我需要磨難痛苦，只有磨難痛苦才使我得到淨化。”我也想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以為要被處死前夕所顯示出的冷靜無畏。在他1849年12月22日給他哥哥永別信中，他寫道：“在此最後一分鐘，我唯一想到的就是你，我的兄弟，我意識到我的是多麼地愛你！……可是，我最親愛的兄弟啊，我並不低沉

也不沮喪。無論在哪兒，生命都永存。生命並不在外界；它是在我們心中。無論我去到哪裡，都會有人陪伴著我，我將永遠生活在人們之中。無論什麼災難降臨，絕不消沉、絕不動搖——這就是生命意義之所在，也是我們的職責之所在。今天，在一百四十八年後的俄國，我的友人不正是重複了他的話語嗎？無論什麼災難降臨，絕不消沉、絕不動搖——這就是生命意義之所在，也是我們職責之所在。由此，我又聯想到今日俄國：儘管時局艱險、生活困苦，但是可敬的俄羅斯人往往從大局出發，忍辱負重、付出多種犧牲。面對如此深沉偉大、勇敢頑強的民族，一種敬佩讚美的感情在我心中油然而起……艾達——露西亞——這就是俄羅斯！

(四)

在俄國短短三星期之後，我又踏上征途。此行，我飛渡大西洋，自紐約到彼得堡，再至莫斯科、特威爾，橫穿歐亞大陸，來到中國北京，又返回美國麻省……行程萬里，閱歷萬卷。雖有時差之困擾，卻無空閒之約束；時有失去故鄉的惋惜，卻又有“處處無家處處家”的洒脱！然而，無論我去到哪裡，終難忘的還是那親切可愛、多災多難的俄羅斯……在莫斯科機場，與友人告別時，週圍有許多行將出國的俄國青年。展翅待飛的青年們喜形于色，送行的父老家人則神情淒切。他們緊緊擁抱，依依惜別……這時，我腦海中閃出了電影《列寧在1917年》中的一個鏡頭：瓦西裡在對妻子孩兒告別時，神態雖然卻又滿懷希望地說道：“麵包會有的，一切都會有的！”果真如此嗎？人們總是希望……說起希望，我想到魯迅先生在小說《故鄉》中的結語：“我想到了希望，忽然害怕起來……我所謂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麼？……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想著、想著，我的心緒不禁暗淡陰晦起來，眼前又展現了根據普希金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上尉的女兒》中的一段情景：

……一個大雪紛飛的早晨，農民起義領袖布加喬夫被綁赴刑場，貴族青年格利涅奧夫躲在人群裡遠遠地專視探望著他。布加喬夫與他的貴族家庭、皇權思想、宗教信仰誓不兩立，是與他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敵人，可偏偏又是解救過他性命、成全過他愛情的恩人。面對生離死別，青年想起那茫茫雪原、那腥風血雨、那恩恩仇仇……他緊緊地盯著徐徐蠕動的囚車，他的眼睛那麼深沉，那麼惘然，他的表情那麼寧靜，那麼淡然……此時，站在囚車上的布加喬夫也在人群中認出了青年。在眼光相遇的那瞬間，他們只是輕輕地點了一下頭……

多年以來，我一直在追捕他們倆在這一瞬間想的是什麼？一直在設想這一對貴族和奴隸、仇人兼恩人之間有什麼共通之處？我始終在尋求一個答案。可是，普希金的原著並未細說，改編後的電影也無詳解。然而，每當我思想起俄羅斯的時候，囚車上的布加喬夫和人群中的格利涅奧夫這兩個形像總出現在我的眼前：白雪皚皚的清晨，行將處死的囚犯、悲切不捨的青年……他們的眼光冷漠淡然，深不可測，讓我久久思索、難于平靜。可是今天，在此機場告別之際，我忽然在為我送行的友人身上找到了答案。友人瓦列裡和他的兒子正好是與布加喬夫和

格利涅奧夫年齡相仿的一對父子。儘管我們與歷史已經相隔兩個世紀，處於不同的時空，有著完全不同的關係，但在傳統的擁抱別之後，我從他們的眼睛中看到同樣的深沉和惘然，從他們的表情中看到了同樣的寧靜和淡然。剎時間，我明白了：我從他們身上看到的是俄羅斯的民族性格、俄羅斯的精神靈魂。我懂得了：他們眼睛中的深沉和惘然正是對友誼的摯著和對離別的遺憾——是“柔順”(smirenie)，而他們表情中的寧靜和淡然的則是對人生悲歡離合無聲無怨的反應——是對“命運”(sud'ba)的接受。他們以及他們的祖祖輩輩，通過自身道德的約束，通過無數痛苦的磨難，通過宗教來再視人生，而最終對自己民族命運毫無怨言的接受。然而，此時此地，我得到一個深刻的啟示：這種接受並不消極，因為它伴隨著辛勤的勞動、民族的驕傲以及對同胞的熱愛和對未來的憧憬。他們的內心是平靜的、慈愛的、無畏的、超然的。這種對命運的接受是一種靈魂的淨化、精神的昇華！艾達-露西亞——這就是俄羅斯！

當我來到機場檢票處時，友人已被擋在圈外，可他們還在揮手致意。當我走進機場候機室時，我又回頭看了看他們，只見他們靜靜地站在那裡，雙目凝視著我。當我們的目光相適的那瞬間，我們只是互相輕輕地點了一下頭……

如今，我又回到美國——與俄國相比，這是一個充滿活力、充滿追求、充滿財富的社會，可是，每當夜深人靜時，我的心潮思念卻不由自主地回到那寂得堡幽寂的大街、特威爾達人的樺林、伏爾加恬靜的兩岸、還有那“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深夜花園裡，四處靜悄悄，只有風兒在颯颯響……”

我如此思緒遑闊美麗的俄羅斯大地，難道你能責怪我？！
我如此歌頌真摯深沉的俄羅斯人民，難道這是我的錯？！

與此同時，我清楚地看到今日之俄國：
理想淪落、弊端叢生、社會無寧、人心惶恐、百廢待興、積重難返……

每當想起這些，
我的心聲就會低落，我的歌喉就會顫抖……
難道這是我的錯，難道你會為此責怪我？！

艾達-露西亞！這就是俄羅斯！
艾達-露西亞-瑪姬！這就是我的俄羅斯！

1998/12/8 于麻省安城

КЛЮЧИ К ТЕСТАМ

КЛЮЧ К ТЕСТУ НА МОДАЛЬНЫЕ ГЛАГОЛЫ

1. 了, 呢。
2. 吗? 呢!
3. 了。
4. 吗。
5. 吧, 了 (本来不送, 现在送)。
6. 啊!。
7. 了, 呢。
8. 呢, 了。
9. 了, 了。
10. 吗 (吧)。
11. 了, 吧。
12. 吧, 了。
13. 了, 吧, 吗?
14. 呢。
15. 吗。
16. 呢。

Ключ к тесту на оператор LE

1. 1 — Б4; 2 — А1; 3 — А3; 4 — Б1, 5 — А2; 6 — Б5а и Б5б — и это плохо, часы плохо ходят); 7 — А4; 8 — В; 9 — А3; 10 — Б4; 11 — А6; 12 — Б2; 13 — А2; 14 — Б3; 15 — Б2; 16а/б — А5.
2. 1 — 3; 2 — 5; 3 — 2; 4 — 2; 5 — 4; 6 — 1; 7 — 2; 8 — 1; 9 — 3; 10 — 5; 11 — 6.

Ключи к тесту по истории

1. Заполнение пропусков

1. 贤明能干的人, 昏君, 暴君
2. 周公, 周王朝。
3. 让制
4. 夏, 世袭
5. 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
6. 长安, 西安
7. 子, 孟子, 老子, 庄子, 墨子, 韩非子
8. 内乱, 外患
9. 海, 外族, 胡人, 夷人

10. 齐楚燕韩赵魏秦
11. 楚国，秦国，称霸
12. 秦始皇，焚书坑儒
13. 楚汉之争，刘邦，项羽
14. 张骞
15. 东汉，五胡乱华
16. 南北朝
17. 魏蜀吴，三国鼎立
18. 三百多年
19. 太平天国，天京（南京），十六
20. 唐

II. 是非问题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III. 选择题

1. B>; 2. <A>; 3. <C>; 4. <D>; 5. <A>

IV. 问题答案

1. 迁都；建筑长城；派使者搞好与邻国的关系。
2. 金，元，满清。
3. 燕国（燕京）、元、宋、明、清。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
4. 夏、商、周、汉、晋、唐、宋、明、清是大朝代；秦、三国（魏、蜀、吴），南北朝、隋、五代十国、元是小朝代。
5. 南京曾经充当过南朝、明（首都先定在金陵，后搬到北京），太平天国、中华民国首都。